

國學基
本叢書
龍川文集
附辨偽
考異
上





書叢本基學國

集文川龍

異考僞辨附

(上)

撰亮陳

行發館書印務商

龍川文集序

同甫文字行於世者。酌古論陳。子課藁。上皇帝四書最著者也。子沆聚他作爲四十卷以授予。初天子得同甫所上書。驚異累日。以爲絕出。使執政召問當從何處下手。將繇布衣徑唯諾殿上。以定大事。何其盛也。然而詆訕交起。竟用空言羅織成罪。再入大理獄。幾死。又何酷也。使同甫晚不登進士第。則世終以爲狠疾人矣。嗚呼悲夫。同甫其果有罪於世乎。天乎。予知其無罪也。同甫其果無罪於世乎。世之好惡。未有不以情者。彼於同甫何獨異哉。雖然。同甫爲德不爲怨。自厚而薄責人。則疑若以爲有罪焉可也。同甫旣修皇帝王霸之學。上下二千餘年。考其合散。發其祕藏。見聖賢之精微。常流行於事物。儒者失其指。故不足以開物成務。其說皆今人所未講。朱公元晦意有不與。而不能奪也。呂公伯恭退居金華。同甫間往視之。極論至夜分。呂公歎曰。未可以世爲不能用。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同甫亦頗慰意焉。予最鄙且鈍。同甫微言。十不能解一二。猶以爲可教者。病眊十年。耗忘盡矣。今其遺文。大抵斑斑具焉。覽者詳之而已。

嘉泰甲子春三月朔旦。龍泉葉適序。

重刊龍川文集序

龍川文集三十卷。其後裔故明時吾邑陳某。及國朝道光間義烏陳東屏司馬。皆嘗校刊行於世。此外湘蜀間亦間有鈔本。然不多覩也。今余家藏書數千百卷。憶自髫齡就外傳。心獨嗜陳氏文。時時誦習。竊嚮慕之。自咸豐辛酉。粵賊徧躡江浙諸郡縣。曩時藏書。焚如棄如。所至板本亦燬失。龍川集遂無存者。其後嘗游於皖。復自皖之鄂。往來求龍川集不可得。又寓書湘。蜀間求之。訖無有。同治丁卯。余司鄂中書局。延監利王子壽比部總校讎事。一日比部出一編授余。余觀之。則龍川集也。大喜不自勝。以近歲窮力蒐訪不可見者。而一旦乃得之乎。是本蓋亦明崇禎中錢塘鄒氏所刻。今秋比部回里。又檢寄一編。則國朝義烏陳司馬校刊較鄒氏本多補遺五則。今余從詞綜中搜出朱竹垞先生採選水龍吟洞仙歌虞美人詞三首。附入補遺梅花五律之後。所稱龍川集詞一卷。未窺全豹。茲合鄒陳二編。互相讎校。其間時有訛誤。謹就所知者。另纂辨訛考異二卷。刊正之。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旣乃付之梓人。以廣其傳。凡五閱月。蕝事爰爲志。其顛末如此。若其文之崇論宏議。體用賅備。固已如日月並行。江河不廢。前人具道之。無俟余之贅言也。

同治戊辰八月。邑後學胡鳳丹月樵甫謹序

刻龍川先生全集小引

立言居三不朽之一。故斲輪氏謂其人與骨俱朽。獨其言在。言真不朽者哉。迺惠施之書。五車而不足多。則不朽者又不獨以言也。必其本之德行。而能見諸事功。然後其言能歷萬古而不毀。陳龍川先生當弱宋之世。挺然持華夷君父之大節。故其言有根本。卒能動人主之聽。使至今讀之者。覺行間猶勃勃有生。氣。而可試之於實用。而無疑。世間如此等書。是真可爲不朽者矣。龍湖老人於龍川集。摘而丹鉛之。雖自謂點睛手。取其一鱗一爪。亦足以鼓動雲霧。然而潛見惕亢之妙。運於毫端者。非備觀之。猶未易以盡其變。今故梓其全集。任有目者縱覽焉。不求文序。尊王言也。雖異代傑臣。不可以履加首。不用評點。洗時格也。且通人別愛。自能以磁吸鍼。所不全者飾。而所全者真。真物無價。不可擇也。譬之靈木久存。其根幹枝葉。都無朽法。豈必去枝葉。而留根幹哉。雖然。羣龍之見。仍未嘗以首示人。其言具在其妙不傳。觀其自贊爲人中之龍。文中之虎。亦自信其言之神明乎德。而能出而成非常不測之功歟。今之立言者。其有所師矣。

崇禎癸酉冬仲。錢塘鄒質士孝直父書於西湖之小築。



自贊

其服甚野。其貌亦古。倚天而號。提劍而舞。惟稟性之至愚。故與人而多憚。歎朱紫之未服。謗丹青而描取。遠觀之一似陳亮。近眊之一似同甫。未論似與不似。且說當今之世。孰是人中之龍。文中之虎。

宋史本傳

陳亮字同甫。婺州永康人。生而目光有芒。爲人才氣超邁。喜談兵。議論風生。下筆數千言立就。嘗攷古人用兵成敗之跡。著酌古論。郡守周葵得之。相與論難。奇之。曰。他日國士也。請爲上客。及葵爲執政。朝士白事。必指令揖亮。因得交一時豪俊。盡其議論。因授以中庸。大學。曰。讀此可精性命之說。遂受而盡心焉。隆興初。與金人約和。天下忻然。幸得蘇息。獨亮持不可。婺州方以解頭薦。因上中興五論。奏入。不報。已而退脩于家。學者多歸之。益力學。著書者十年。先是亮嘗環視錢塘。喟然歎曰。城可灌耳。蓋以地下於西湖也。至是當淳熙五年。孝宗卽位。蓋十七年矣。亮更名同。詣闕上書曰。臣惟中國天地之正氣也。天命所鍾也。人心所會也。衣冠禮樂所萃也。百代帝王之所相承也。挈中國衣冠禮樂而寓之偏方。雖天命人心。猶有所係。然豈以是爲可久安而無事也。天地之正氣鬱遏而久不得騁。必將有所發泄。而天命人心。固非偏方所可久係也。國家二百年太平之基。三代之所無也。二聖北狩之痛。漢唐之所未有也。方南渡之初。君臣上下。痛心疾首。誓不與之俱生。卒能以奔敗之餘。而勝百戰之敵。及秦檜倡邪議以沮之。忠臣義士。斥死南方。而天下之氣惰矣。三十年之餘。雖西北流寓。皆抱孫長息於東南。而君父之大讎。一切不復關念。自非海陵送死淮南。亦不知兵戈爲何事也。況望其憤故國之恥。而相率以發一矢哉。丙午。丁未之變。距今尙以爲遠。而海陵之禍。蓋陛下卽位之前一年也。獨陛下奮不自顧。志於殄滅。而天下之人。安然如無

事時方口議腹非。以陛下爲喜功名而不恤後患。雖陛下亦不能以崇高之勢而獨勝之。隱忍以至于今。又十有七年矣。昔春秋時君臣父子相戕殺之禍。舉一世皆安之。而孔子獨以爲三綱旣絕。則人道遂爲禽獸。皇皇奔走。義不能以一朝安。然卒於無所遇。而發其志於春秋之書。猶能以懼亂臣賊子。今舉一世而忘君父之大讎。此豈人道所可安乎。使學者知學孔子之道。當導陛下以有爲。決不沮陛下以苟安也。南師之不出於今幾年矣。豈無一豪傑之能自奮哉。其勢必有時而發泄矣。苟國家不能起而承之。必將有承之者矣。不可恃衣冠禮樂之舊。祖宗積累之深。以爲天命人心可以安坐而久繫也。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自三代聖人。皆知其爲甚可畏也。春秋之末。齊、晉、秦、楚皆衰。吳、越起於小邦。遂伯諸侯。黃池之會。孔子所甚痛也。可以明中國之無人矣。此今世儒者之所未講也。今金源之植根旣久。不可以一舉而遂滅。國家之大勢未張。不可以一朝而大舉。而人情皆便於通和者。勸陛下積財養兵。以待時也。臣以爲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爲安庸兩售之地。宜其爲人情之所甚便也。自和好之成。十有餘年。凡今日之指畫方略者。他日將用之以坐籌也。今日之擊毬射鵰者。他日將用之以決勝也。府庫充滿。無非財也。介冑鮮明。無非兵也。使兵端一開。則其跡敗矣。何者。人才以用而見其能否。安坐而能者。不足恃也。兵食以用而見其盈虛。安坐而盈者。不足恃也。而朝廷方幸一旦之無事。庸愚齷齪之人。皆得以守格令。行文書。以奉陛下之使令。而陛下亦幸其易制而無他也。徒使度外之士。擯棄而不得聘。日月蹉跎。而老將至矣。臣故曰。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爲安庸兩售之地也。東晉百年之間。南北未

嘗通和也。故其臣東西馳騁。多可用之才。今和好一不通。朝野之論。常如敵兵之在境。惟恐其不得和也。雖陛下亦不得而不和矣。昔者金人草居野處。往來無常。能使人不知所備。而兵無日不可出也。今也城郭宮室。政教號令。一切不異於中國。點兵聚糧。文移往返。動涉數月。一方有警。三邊騷動。此豈能歲出師以擾我乎。然使朝野常如敵兵之在境。乃國家之福。而英雄所用以爭天下之機也。執事者胡爲速和以惰其心乎。晉楚之戰於郟也。欒書以爲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晉楚之弭兵於宋也。子罕以爲兵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繇也。而求去之。是以誣道蔽諸侯也。夫人心之不可惰。兵威之不可廢。故雖成康太平。猶有所謂四征不庭。張皇六師者。此李沆所以深不願真宗皇帝之與遼和親也。況南北角立之時。而廢兵以惰人心。使之安於忘君父之大讎。而置中國於度外。徒以便妄庸之人。則執事者之失策亦甚矣。陛下何不明天大義而慨然與金絕也。貶損乘輿。卻御正殿。痛自克責。誓必復讎。以勵羣臣。以振天下之氣。以動中原之心。雖未出兵而人心不敢惰矣。東西馳騁。而人才出矣。盈虛相補。而兵食見矣。狂妄之辭。不攻而自息。懦庸之夫。不卻而自退縮矣。當有度外之士起。而惟陛下之所欲用矣。是雲合響應之勢。而非可安坐而致也。臣請爲陛下陳國家立國之本末。而開今日大有爲之略。論天下形勢之消長。而決今日大有爲之機。惟陛下幸聽之。唐自肅代以後。上失其柄。藩鎮自相雄長。擅其土地。人民用其甲兵財賦。官爵惟其所命。而人才亦各

盡心於其所事。卒以成君弱臣強。正統數易之禍。藝祖皇帝一興。而四方次第平定。藩鎮拱手以趨約束。使列郡各得自達於京師。以京官權知。三年一易。財歸於漕司。而兵各歸於郡。朝廷以一紙下郡國。如臂之使指。無有畱難。自筦庫微職。必命於朝廷。而天下之勢一矣。故京師嘗宿重兵以爲固。而郡國亦各有禁軍。無非天子所以自守其地也。兵皆天子之兵。財皆天子之財。官皆天子之官。民皆天子之民。紀綱總攝。法令明備。郡縣不得以一事自專也。士以尺度而取官。以資格而進。不求度外之奇才。不慕絕世之偉功。天子蚤夜憂勤於其上。以禮義廉恥。嬰士大夫之心。以仁義公恕。厚斯民之生。舉天下皆繇於規矩準繩之中。而二百年太平之基。從此而立。然契丹遂得以猖狂恣睢。與中國抗衡。儼然爲南北兩朝。而頭目手足。渾然無別。微澶淵一戰。則中國之勢浸微。根本雖厚。而不可立矣。故慶歷增幣之事。富弼以爲朝廷之大恥。而終身不敢自論其勞。蓋契丹征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供貢。是臣下之禮也。契丹之所以卒勝中國者。其積有漸也。立國之初。其勢固必至此。故我祖宗常嚴廟堂而尊大臣。寬郡縣而重守令。於文法之內。未嘗折困天下之富商巨室。於格律之外。有以容獎天下之英偉奇傑。皆所以助立國之勢。而爲不虞之備也。慶歷諸臣。亦嘗憤中國之勢不振矣。而其大要。則使羣臣爭進其說。更法易令。而廟堂輕矣。嚴按察之權。邀功生事。而郡縣又輕矣。豈惟於立國之勢無所助。又從而朘削之。雖微章得象。陳執中以排沮其事。亦安得而不自沮哉。獨其破去舊例。以不次用人。而勸農桑。務寬大。爲有合於因革之宜。而其大要已非矣。此所以不能洗契丹平視中國之恥。而卒發神宗皇帝之大憤也。王安石以正法度之說。首合

聖意。而其實則欲籍天下之兵。盡歸於朝廷。別行教閱。以爲彊也。括郡縣之利。盡入於朝廷。別行封樁。以爲富也。青苗之政。惟恐富民之不困也。均輸之法。惟恐商賈之不折也。罪無大小。動輒興獄。而士大夫緘口畏罪矣。西北兩邊。至使內臣經畫。而豪傑恥於爲役矣。徒使神宗皇帝見兵財之數既多。銳然南征北伐。卒乖聖意。而天下之勢。實未嘗振也。彼蓋不知朝廷立國之勢。正患文爲之太密。事權之太分。郡縣太輕於下。而委瑣不足恃。兵財太關於上。而重遲不易舉。祖宗惟用前四者以助其勢。而安石竭之不遺餘力。不知立國之本末者。真不足以謀國也。元祐紹聖。一反一覆。而卒爲金人侵侮之資。尙何望其振中國以威四裔哉。南渡以來。大抵遵祖宗之舊。雖微有因革增損。不足爲輕重有無。如趙鼎諸臣。固已不究變通之理。況秦檜盡取而沮毀之。忍恥事讎。飾太平於一隅。以爲欺。其罪可勝誅哉。陛下憤王業之屈於一隅。勵志復讎。不免籍天下之兵。以爲強。括郡縣之利。以爲富。加惠百姓。而富人無五年之積。不重征稅。而大商無巨萬之藏。國勢日以困竭。臣恐尺籍之兵。府庫之財。不足以支一旦之用也。陛下蚤朝晏罷。冀中興日月之功。而以繩墨取人。以文法洩事。聖斷裁制中外。而大臣充位。胥吏坐行條令。而百司逃責。人才日以闕茸。臣恐程文之士。資格之官。不足當度外之明也。藝祖經畫天下之大略。太宗已不能盡用。今其遺意。豈無望於陛下也。陛下苟推原其意而行之。可以開社稷數百年之基。而況於復故物乎。不然。維持之具既窮。臣恐祖宗之積累。亦不足恃也。陛下試令臣畢陳于前。則今日大有爲之略。必知所處矣。夫吳蜀天地之偏氣。錢塘又吳之一隅。當唐之衰。錢鏐以閭巷之雄。起王其地。自以不能獨立。常朝事中國。以

爲重。及我宋受命。俶以其家人京師。而自獻其土。故錢塘終始五代。被兵最少。而二百年之間。人物日以繁盛。遂甲於東南。及建炎。紹興之間。爲六飛所駐之地。當時論者。固已疑其不足以張形勢。而事恢復矣。秦檜又從而備百司庶府。以講禮樂於其中。其風俗固已華靡。士大夫又從而治園囿臺榭。以樂其生於干戈之餘。上下晏安。而錢塘爲樂國矣。一隙之地。本不足以容萬乘。而鎮壓且五十年。山川之氣。蓋亦發泄而無餘矣。故穀粟桑麻絲枲之利。歲耗於一歲。禽獸魚鼈草木之生。日微於一日。而上下不以爲異也。公卿將相。大抵多江浙閩蜀之人。而人才亦日以凡下。場屋之士。以十萬數。而文墨小異。已足以稱雄於其間矣。陛下據錢塘。已耗之氣。用閩浙日衰之士。而欲鼓東南習安脆弱之衆。北向以爭中原。臣是以知其難也。荆襄之地。在春秋時。楚用以虎視齊。晉而齊。晉不能屈也。及戰國之際。獨能與秦爭帝。其後三百餘年。而光武起於南陽。同時共事。往往多南陽故人。又二百餘年。遂爲三國交據之地。諸葛亮繇此起。輔先主。荆楚之士。從之如雲。而漢氏賴以復存於蜀。周瑜魯肅呂蒙陸遜陸抗鄧艾羊祜皆以其地顯名。又百餘年。而晉氏南渡。荆雍常雄於東南。而東南往往倚以爲彊。梁竟以此代齊。及其氣發泄無餘。而隋唐以來。遂爲偏方下州。五代之際。高氏獨常臣事諸國。本朝二百年之間。降爲荒落之邦。北連許汝。民居稀少。土產卑薄。人才之能通姓名於上國者。如晨星之相望。況至于建炎。紹興之際。羣盜出沒於其間。而被禍尤極。以迄于今。雖南北分畫交據。往往又置於不足用。民食無所從出。而兵不可繇此而進。議者或以爲憂。而不知其勢之足用也。其地雖要爲偏方。然未有偏方之氣。五六百年而不發泄者。況其東通吳會。

西連巴蜀。南極湖湘。北控關洛。左右伸縮。皆足以爲進取之機。今誠能開墾其地。洗濯其人。以發泄其氣。而用之。使足以接關洛之氣。則可以爭衡于中國矣。是亦形勢消長之常數也。陛下慨然移都建業。百司庶府。皆從草創。軍國之儀。皆從簡略。又作行宮於武昌。以示不敢寧居之意。常以江淮之師。爲金人侵軼之備。而精擇一人之沈鷲。有謀。開豁無他者。委以荆襄之任。寬其文法。聽其廢置。撫摩振勵於三數年之間。則國家之勢成矣。石晉失盧龍一道。以成開運之禍。蓋丙午。丁未歲也。明年。藝祖皇帝始從郭太祖征伐。卒以平定天下。其後契丹以甲辰敗于澶淵。而丁未。戊申之間。真宗皇帝東封西祀。以告太平。蓋本朝極盛之時也。又六十年。而神宗皇帝實以丁未歲卽位。國家之事。於此一變矣。又六十年。丙午。丁未。遂爲靖康之禍。天獨啓陛下於是年。而又啓陛下以北向復讎之志。今者去丙午。丁未。近在十年間矣。天道六十年一變。陛下可不有以應其變乎。此誠今日大有爲之機。不可苟安以玩歲月也。臣不佞。自少有驅馳四方之志。嘗數至行都。人物如林。其論皆不足以起人意。臣是以知陛下大有爲之志孤矣。辛卯。壬辰之間。始退而窮天地造化之初。攷古今沿革之變。以推極皇帝王伯之道。而得漢。魏。晉。唐。長短之繇。天人之際。昭昭然可攷而知也。始悟今世之儒士。自以爲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癢之人也。舉一世安于君父之讎。而方低頭拱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陛下接之而不任以事。臣於是服陛下之仁。又悟今世之才臣。自以爲得富國彊兵之術者。皆狂惑以肆叫呼之人也。不以暇時講究立國之本末。而方揚眉伸氣以論富彊。不知何者謂之富彊乎。陛下察之而不敢盡用。臣於是服陛下之明。陛下厲

志復讎。足以對天命。篤於仁愛。足以結民心。而又明足以照臨羣臣。一偏之論。此百代之英主也。今乃委任庸人。籠絡小儒。以遷延大有爲之歲月。臣不勝憤悱。是以忘其賤而獻其愚。陛下誠令臣畢陳於前。豈惟臣區區之願。將天地之神。祖宗之靈。實與聞之。書奏。孝宗赫然震動。欲榜朝堂。以勵羣臣。用種放故事。召令上殿。將擢用之。左右大臣莫知所爲。惟曾覲知之。將見亮亮恥之。踰垣而逃。覲以其不詣己。不悅。大臣尤惡其直言無諱。交沮之。乃有都堂審察之命。宰相臨以上旨。問所欲言。皆落落不少貶。又不合。待命十日。再詣闕。上書曰。恭惟皇帝陛下。厲志復讎。不肯卽安於一隅。是有大功於社稷也。然坐錢塘浮侈之隅。以圖中原。則非其地。用東南習安之衆。以行進取。則非其人。財止於府庫。則不足以通天下之有無。兵止於尺籍。則不足以兼天下之勇怯。是以遷延之計。遂行。而陛下大有爲之志乖矣。此臣所以不勝忠憤。齋沐裁書。獻之闕下。願得望見顏色。陳國家立國之本末。而開大有爲之略。論天下形勢之消長。而決大有爲之機。務合於藝祖經畫天下之本指。然待命八日。未有聞焉。臣恐天下豪傑。有以測陛下之意向。而雲合響應之勢。不得而成矣。又上書曰。臣妄意國家維持之具。至今日而窮。而藝祖皇帝經畫天下之大指。猶可恃以長久。苟推原其意而變通之。則恢復不足爲矣。然而變通之道有三。有可以遷延數十年之策。有可以爲百五十年之計。有可以復開數百年之基。事勢昭然而效見。殊絕非陛下聰明度越百代。決不能一二以聽之。臣不敢泄之大臣之前。而大臣拱手稱旨以問。臣亦姑取其大體之可言者三事。以答之。其一曰。二聖北狩之痛。蓋國家之大恥。而天下之公憤也。五十年之餘。雖天下之氣。銷鑠頽墮。不復

知讎恥之當念。正在主上與二三大臣。振作其氣。以泄其憤。使人人如報私讎。此春秋書衛人殺州吁之意也。其二曰。國家之規模。使天下奉規矩準繩。以從事。羣臣救過之不給。而何暇展布四體。以求濟度外之功哉。其三曰。藝祖皇帝用天下之士人。以易武臣之任事者。故本朝以儒立國。而儒道之振。獨優於前代。今天下之士。熟爛委靡。誠可厭惡。正在主上與二三大臣。反其道以教之。作其氣而養之。使臨事不至乏才。隨才皆足有用。則立國之規模。不至戾藝祖之本旨。而東西馳騁。以定禍亂。不必專在武臣也。臣所以爲大臣論者。其略如此。書既上。帝欲官之。亮笑曰。吾欲爲社稷開數百年之基。寧用以博一官乎。亟渡江而歸。日落魄醉酒。與邑之狂士飲。醉中戲爲大言。言涉犯上。一士欲中亮。以其事首刑部侍郎何澹。嘗爲考試官。黜亮。亮不平。語數侵澹。澹聞而嫌之。卽繳狀以聞。事下大理。笞掠亮無完膚。誣服爲不軌。事聞。孝宗知爲亮。嘗陰遣左右廉知其事。及奏入。取旨。帝曰。秀才醉後妄言。何罪之有。劃其牘于地。亮遂得免。居無何。亮家僮殺人于境。適被殺者嘗辱亮父次尹。其家疑事繇亮。聞于官。笞榜僮死。而復蘇者數。不服。又囚亮父于州獄。而屬臺官論亮情重。下大理。時丞相准知帝欲生亮。而辛棄疾羅點素高亮才。援之尤力。復得不死。亮自以豪俠。屢遭大獄。歸家益勵志讀書。所學益博。其學自孟子後。惟推王通。嘗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秒忽。較理於分寸。以積累爲工。以涵養爲正。晬面盎背。則於諸儒誠有愧焉。至於堂堂之陳。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現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自謂差有一日之長。亮意蓋指朱熹呂祖謙等云。高宗崩。金遣使來弔。簡慢。而光宗繇潛邸。

判臨安府。亮感孝宗之知。至金陵視形勢。復上疏曰。有非常之人。然後可以建非常之功。求非常之功。而用常才。出常計。舉常事。以應之者。不待知者而後知其不濟也。秦檜以和誤國。二十餘年。而天下之氣索然無餘矣。陛下慨然有削平宇內之志。又二十餘年。天下之志始知所向。其有功於宗廟社稷者。非臣區區所能誦說其萬一也。高宗皇帝春秋既高。陛下不欲大舉驚動慈顏。抑心俯首。以致色養。聖孝之盛。書冊所未有也。今者高宗既已祔廟。天下之英雄豪傑。皆仰首以觀陛下之舉動。陛下其忍使二十年間。所以作天下之氣者。一旦而復索然乎。天下不可以坐取也。兵不可以常勝也。驅馳運動。又非年高德尊者之所宜也。東宮居曰監國。行曰撫軍。陛下何以不於此時而命東宮爲撫軍大將軍。歲巡建業。使之兼統諸司。盡護諸將。置長史司馬以專其勞。而陛下於宅憂之餘。運用人才。均調天下。以應無窮之變。此肅宗所以命廣平王之故事也。高宗與金有父兄之讎。生不能以報之。則死必有望於子孫。何忍以升遐之哀告諸讎哉。遺囑報謝。三使繼遣。金帛寶貨。千兩連發。而金人僅以一使如臨小邦。哀祭之辭。寂寥簡慢。義士仁人。痛切心骨。豈以陛下之聖明智勇而能忍之乎。陛下倘以大義爲當正。撫軍之言爲可行。則當先經理建業。而後使臨之。縱今歲未爲北舉之謀。而爲經理建康之計。以振動天下。而與金絕。陛下之初志。亦庶幾於少伸矣。陛下試一聽臣。用其喜怒哀樂之權。鼓動天下。大略欲激孝宗恢復。而是時孝宗將內禪。不報。繇是在廷交怒。以爲狂怪。先是鄉人會宴。末胡椒特置亮羹。中蓋村俚敬待異禮也。同坐者歸而暴死。疑食異味有毒。已入大理。會呂興何念四歐呂天濟且死。恨曰。陳上舍使殺我。縣令王恬實其

事。臺官諭監司。選酷吏訊問。無所得。取入大理。衆意必死。少卿鄭汝諧閱其單詞。大異曰。此天下奇材也。國家若無罪而殺士。上干天和。下傷國脉矣。力言於光宗。遂得免。未幾。光宗策進士。問以禮樂刑政之要。亮以君道師道對。且曰。臣竊嘆陛下之於壽皇。洫政二十有八年之間。寧有一政一事之不在聖懷。而問安視寢之餘。所以察辭而觀色。因此而得彼者。其端甚衆。亦既得其機要。以見諸施行矣。豈徒一月四朝。而以爲京邑之美觀也哉。時光宗不朝重華宮。羣臣更進迭諫。皆不聽。得亮策。迺大喜。以爲善處父子之間。奏名第三。御筆擢第一。既知爲亮。則大喜曰。朕擢果不謬。孝宗在南內。寧宗在東宮。聞之皆喜。故賜第告詞曰。爾蚤以藝文首賢能之書。旋以論奏動慈宸之聽。親閱大對。嘉其淵源。擢置舉首。殆天畱以貽朕也。授僉書建康軍判官廳公事。未至官。一夕卒。亮之既第而歸也。弟充迎拜于境。相對感泣。亮曰。使吾他日而貴。澤首逮汝。死之日。各以命服見先人于地下足矣。聞者悲傷其意。然志存經濟。重許可。人人見其肺肝。與人言。必本於君臣父子之義。雖爲布衣。薦士恐弗及。家僅中產。畸人寒士。衣食之不衰。卒之後。吏部郎葉適請于朝。命補一子官。非故典也。端平初。謚文毅。更與一子官。

宋史紀事總議

張溥曰。賈生年少秀才。建議更秦法。漢孝文心嚮之。欲任以公卿。厄於絳灌。東陽出傳諸王。不得意而哭泣死。陳亮上書孝宗。天子震動。辭官而歸。屢罹大獄。紹熙對策。光宗親擢第一。未及用。卽死。兩生皆命世才。風采議論。見知人主。卒陷坎壈。異代同悲。然孝文治當太平。衆庶休息。誼忽痛哭流涕。其辭過激。疑爲闊遠。宋隆興之際。大仇震鄰。枕戈飲血。猶恐不及。非可飲食燕樂。塞耳無聞也。斥亮不用。何哉。或云。亮譏當世儒士。好言正心誠意。意在詆朱熹。呂祖謙等。熹雅不合。目爲粗豪。今觀熹在孝宗朝。其所立論。非戰無以復讎。非守無以制勝。而亮亦痛言通和非策。曾覲張說之徒用事。內批盛行。熹首以正君心爲規。而亮亦諫帝喜易制之臣。屏度外之士。言論同揆。未嘗少異。烏得云新安專性命。龍川專事功乎。李綱藥石高宗。屢請都建康。以營荆襄。亮見亦然。錢塘一隅。本非帝都。君臣因循。不百年而亡。亮豈狂者哉。何澹憾亮訕議。欲中以死罪。他日卽排擊道學。指爲邪迹。凡爲小人。未有不惡正人。惡正人。未有不惡才士者。何則。才與正。皆君子所有也。

宋喬行簡奏請諡陳龍川劄子

臣聞褒崇旣往。所以激勸方來。乾道淳熙之間。名儒輩出。其所植立。雖有不同。要皆有以垂於後。如朱熹張栻呂祖謙陸九淵。旣蒙國家錫以美諡。或錄其子孫。而並時奮興。其才學迥出前古。而乃有未經褒卹者焉。臣伏見承事郎簽書建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陳亮。以特出之才。卓絕之識。而究皇帝王霸之略。期於開物成務。酌古理今。其說蓋近世儒者之所未講。平生所交。如熹栻祖謙九淵。皆稱之曰是實有經濟之學。所爲文號龍川集。行於世。當淳熙之戊戌。三上書極論社稷大計。孝宗皇帝覽之感涕。召赴都堂審察。將以种放故事不次擢用。左右用事亟來謁亮。欲掠美市恩。而亮不出見之。故爲所讒沮而止。晚際光宗皇帝。親擢進士第一。曾未及小用而不祿。其遺文爲世所珍重。其淵微英特之論。雄邁超脫之氣。由晉宋隋唐以後。自成一家。惜不究其所蘊。而僅見諸空言也。臣竊謂亮之學。有遺文具存。學者尙知所宗。至若當渡江積安之後。首勸孝宗以修藝祖法度爲恢復中原之本。將以伸大義而雪仇恥。其忠與漢諸葛亮本朝張浚相望於後先。尤不可磨滅。當今國家多事。所少者忠義之士。苟褒其人。亦足以激昂人心。其人生長於婺。臣少壯接聞。取爲模範。今獨後死。遭時竊位。倘不引義一陳於上。使表見於明時。非惟有媿於前賢。抑亦無以垂示於後學。況如亮者。非所謂一鄉一國之士。乃天下之士。臣故敢冒昧以言。臣竊照諡法。聲問顯著者。雖無官爵。特聽令諡。又淳熙勅。勳德節義。聲實彰著者。不以官品。特與命諡。若亮識足

以明義氣足以折奸可謂節義彰著矣。學足以名家文足以傳後可謂聲聞顯著矣。迹其所立實應得諡。臣愚欲望聖慈憫其不遇特頒睿旨下有司定諡庶幾天下之士知朝廷風勸之意翕然有所興起臣無任拳拳之至。

李氏藏書名臣傳

陳亮字同甫永康人。生而目光有芒。爲人才氣超邁。喜談兵。論議風生。下筆數千言立就。嘗著酌古論。郡守周葵得之。曰。他日國士也。及葵執政。朝士白事。必指令揖亮。因得交。一時豪俊。隆興初。與金人約和。天下忻然。幸得蘇息。獨亮持不可。因上中興五論。奏入不報。亮園視錢塘。喟然歎曰。城可灌爾。蓋以地下於西湖也。淳熙五年。孝宗卽位。又十七年矣。亮更名同。復詣闕上書。書奏。孝宗赫然震動。欲榜朝堂。用种放故事。召令上殿。將擢用之。左右大臣惡其直言。遂有都堂審察之命。亮待命十日。再詣闕上書。帝欲官之。亮笑曰。吾欲爲社稷開數百年之基。寧用以博一官乎。遂渡江而歸。日與邑之狂士飲。醉中戲爲大言。有欲中亮者。以其事首刑部侍郎何澹。澹嘗爲考試官。黜亮。亮不平。語數侵澹。澹聞而嫌之。卽繳狀以聞。事下大理。答掠亮無完膚。孝宗知爲亮。及奏入。取旨。帝曰。秀才醉後妄言。何罪之有。劃其牘於地。亮遂得免。居無何。亮家僮殺人。適被殺者嘗辱亮父。其家疑事繇亮。聞於官。乃囚亮父于州獄。而屬臺官論亮情重。下大理。時丞相王淮知帝欲生亮。而辛棄疾。羅點素高亮才。援之尤力。復得不死。亮自以屢遭大獄。歸家讀書。所學益博。嘗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秒忽。較理於分寸。以積累爲工。以涵養爲正。睥面盎背。則於諸儒誠有愧焉。至於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現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自謂差有一日之長。亮意蓋指朱熹。呂祖謙等云。是時熹與亮

往復論王伯之辨。葉適曰：同甫既修皇帝王伯之學，上下三千餘年，考其合散，發其秘藏，見聖賢之精微，常流行於事物，儒者失其指，故不足以開物成務。其說皆今人所未講。朱元晦意有不與，而不能奪也。於時鄉人宴會，多末胡椒置羹，載中以爲敬。同坐者歸而暴死。曰：陳上舍使殺我，縣令王恬實其事。臺官諭監司選酷吏訊問，無所得，取入大理。衆意必死，少卿鄭汝諧閱其單辭，大異曰：此天下奇才也。力言於光宗，遂得免。未幾，光宗策進士，問以禮樂政刑之要，亮以君道師道對。時光宗不朝重華宮，羣臣更進迭諫，皆不聽。得亮策，乃大喜，以爲善處父子之閒。奏名第三，御筆擢第一。既知爲亮，則大喜。孝宗在南內，寧宗在東宮，聞之皆喜，授僉書建康軍判官廳公事。未至官，一夕卒。年五十五。亮志存經濟，重許可，人人見其肺肝，雖爲布衣，薦士恐弗及。家僅中產，疇人寒士衣食之久不衰。卒之後，葉適請于朝，命補一子官，非典故也。李卓吾曰：終始知公者葉。雖與文公游，文公不知也。乃郡守周葵早歲便知亮，異哉堂堂朱夫子，反以章句繩亮。麤豪目亮，悲夫！士唯患不麤豪耳，有麤有豪，而後真精細出矣。不然，皆假也。

方孝孺先生讀陳同甫上孝宗四書

予始讀陳同甫論史諸文。見其馳騁爲驚人可喜之談。以爲同甫特尙氣狂生耳。未必足用也。及觀其上孝宗四書。不覺慨然而嘆。毛髮森然上豎。嗚呼。同甫豈狂者哉。蓋俊傑丈夫也。宋之不興。天實棄之。使孝宗之志不伸者。史浩沮之於前。湯思退敗之於後。及同甫上書之時。孝宗之初志已衰矣。當隆興間。孝宗苟聞此言。將不踰時而召用之。寧使同甫至四上而不報。死於布衣而不用哉。設用同甫。聽其言。從其設施。則未必無成功。而卒不用者。天也。宋之不復興者。亦孝宗也。興亡天命。非余所知。余所憾者。以同甫之才。而不得一展以死。又豈非天哉。展勿展不足。以論同甫。予所深悲者。世愈下而俗愈變。士大夫厭厭無氣。有言責者。不敢吐一詞。況若同甫一布衣乎。人不以爲狂。則以爲妄。得全身進退。以死於牖下。若同甫者。幸矣。尙何不用之。恠乎。世之相遠。兩百餘年。而俗之相下如此。使同甫而見之。當何如耶。

龍川文集目錄

卷之一

書疏

上孝宗皇帝第一書

上孝宗皇帝第二書

上孝宗皇帝第三書

戊申再上孝宗皇帝書

卷之二

中興論

中興五論序

中興論

論開誠之道

論執要之道

論勵臣之道

龍川文集 目錄

論正體之道

卷之三

問答上

問答
凡十道

卷之四

問答下

問答

卷之五

酌古論一

序

光武

先主

曹公

孫權

卷之六

酌古論二

苻堅

韓信

薛公

鄧禹

馬援

卷之七

酌古論三

諸葛孔明上

諸葛孔明下

呂蒙

鄧艾

羊祜

卷之八

酌古論四

龍川文集 目錄

龍川文集 目錄

崔浩

李靖

封常清

馬燧

李愬

桑維翰

卷之九

論

謝安比王導

王珪確論如何

揚雄度越諸子

勉彊行道有大功

卷之十

經書發題

書經

詩經

周禮

春秋

禮記

論語

孟子

箴銘贊

上光宗皇帝鑒成箴

耘齋銘

力齋銘

妥齋銘

朱晦菴畫像贊

辛稼軒畫像贊

卷之十一

策

龍川文集 目錄

廷對

國子

傳註

江河淮汴

壹度權衡

銓選資格

四弊

變文法

制舉

子房賈生孔明魏徵何以學異端

蕭曹丙魏房杜姚宋何以獨名於漢唐

卷之十二

三國紀年

序

漢昭烈皇帝

漢後主

諸葛亮

龐統法正

關羽

魏武帝

魏文帝

魏明帝

齊王高貴鄉公常道鄉公陳留王

荀彧

荀攸

賈翮程昱郭嘉董昭 鍾繇華歆王朗

陳登田疇

崔琰毛玠

袁渙

劉曄蔣濟劉放孫資

龍川文集 目錄

夏侯玄李豐張緝

王陵令狐愚母丘儉諸葛誕

嵇康阮籍

司馬懿司馬昭司馬師

吳武烈皇帝長沙桓王 吳大皇帝

會稽王景皇帝歸命侯

張昭周瑜

建安七子

鄧禹耿弇附錄

諸葛亮附錄

曹植附錄

呂東萊答書

卷之十三

史傳序

高士傳序

忠臣傳序

義士傳序

謀臣傳序

辯士傳序

英豪錄序

中興遺傳序

二列女傳

卷之十四

序說引

伊洛正源書序

伊洛禮書補亡序

三先生論事錄序

楊龜山中庸解序

春秋比事序

胡仁仲遺文序

龍川文集 目錄

鄭景望書說序

鄭景望雜著序

桑澤卿詩集序

西銘說

類次文中子引

卷之十五

序

送韓子師侍郎序

送邱秀州宗卿序

送諸生赴補序

送徐子才赴富陽序

送吳恭父知縣序

送叔祖主簿高安簿序

送巖起叔之官序

送王仲德序

送吳允成運幹序

贈武川陳童子序

贈樓應元序

贈術者宣顛序

贈術者戴生序

後杜應氏宗譜序

卷之十六

記

笏記

信州永豐縣社壇記

義烏縣減酒額記

普明寺置田記

普明寺長生穀記

重建紫霄觀記

北山普濟院記

龍川文集 目錄

元寶觀重建大殿記

題跋

書類次文中子後

書文中子附錄後

書伊洛遺禮後

書伊川先生春秋傳後

書歐陽文粹後

書家譜石刻後

書職事題名後

書趙永豐訓之行錄後

書林勳本政書後

題喻季直文編

跋焦伯強帖

跋米元章帖

跋朱晦庵送寫照郭秀才序後

書作論法後

卷之十七

詩

廷對應制

和御賜詩韻

歌詞

謫仙歌并序

詞三十闕

表

皇帝正謝表

重華宮正謝表

啓

謝畱丞相啓

謝葛丞相啓

謝陳叅政啓

龍川文集

目錄

謝趙同知啓

謝羅尙書啓

謝曾察院啓

謝張侍御啓

謝黃正言啓

謝章司諫啓

謝楊解元啓

答陳知丞啓

送陳給事去國啓

卷之十八

啓

賀周丞相啓

賀洪景廬除內翰啓

謝王丞相啓

謝留丞相啓

謝葛知院啓

謝胡叅政啓

謝陳同知啓

謝羅尙書啓

謝汪侍郎啓

謝梁侍郎啓

謝陳侍郎啓

謝鄭侍郎啓

謝曾察院啓

謝何正言啓

復吳氏定婚啓

卷之十九

書

與周叅政費

與王丞相淮

龍川文集

目錄

與韓無咎尙書

與徐大諫良能

與章德茂侍郎四

與應仲實

與呂伯恭正字三

又戊戌冬書

與林和叔侍郎

與韓子師侍郎

復樓大防郎中

復陸伯壽

復杜伯高

復杜仲高

復何叔厚

復呂子約

復呂子陽

復李唐欽

卷之二十

書

壬寅答朱元晦秘書 又書

又癸卯通書

又甲辰答書

與朱元晦秘書

又書

又乙巳通書

丙午復朱元晦秘書

卷之二十一

書

與葉丞相衡 又書三

與周叅政 必大

與周丞相 必大

龍川文集 目錄

與辛幼安殿撰

與張定叟侍郎

與勾熙載提舉 又書一

與彭子壽祭酒

與范東叔龍圖 又書一

與尤延之侍郎

與吳益恭安撫

與鄭景元提幹

與陳君舉 又書一

與石天民

與石應之

復吳叔異

復張好仁

復胡德永

復喻謙父

復黃伯起

卷之二十二

祝文

告先聖文

告先師文

告鄒國公文

石井祈雨文

廣惠王祈雨文

佑順侯祈雨文

告高曾祖文

告祖考文

祭文

祭章德文侍郎文

祭周叅政文

祭呂治先郎中文

祭薛仕隆知府文

祭三五伯祖文

祭三七叔祖文

祭鄭景望龍圖文

祭張師古司戶文

祭妻叔文

祭喻德載知縣文

卷之二十三

祭文

先考卒哭文

先考移靈文

祭王永康文

祭鄭景元提幹文

祭何茂恭文

祭楊子固縣尉文

祭潘叔源文

祭潘叔度文

祭朱壽之文

祭林聖材文

祭何子剛文

祭陳肖夫文

祭周賢董文

祭喻夏卿文

祭郭德揚文

祭宗式之文

祭妹夫周英伯文

祭胡彥功墓文

祭俞景山文

祭何茂材文

卷之二十四

祭文

祭呂東萊文

又祭呂東萊文

祭妻父何茂宏文

祭石天民知軍文

衆祭潘用和文

祭章孟容文

祭孫冲季文

衆祭孫冲季文

祭宗成老文

祭妻弟何少嘉文

祭徐子宜父文

祭陳聖嘉父承務文

祭凌正仲父文

祭王木叔父文

祭彭子復父文

祭金伯清父文

祭王天若父母文

祭王文卿父母文

卷之二十五

祭文

祭妻祖母夫人王氏文

祭姨母周夫人黃氏文

祭妻叔母喻氏文

祭林和叔母夫人文

祭徐子才母夫人文

祭葉正則母夫人文

祭趙尉母夫人文

祭王道甫母太宜人文

祭錢伯同母碩人文

祭樓德潤母夫人文

祭鄭景元母夫人文

祭邱宗卿母碩人臧氏文

祭盧欽叔母夫人文

祭蔡行之母太恭人文

祭李從仲母夫人文

祭郭伯瞻母夫人文

祭凌存仲母夫人文

祭葉正則外母高恭人翁氏文

祭妻姑劉夫人文

祭妹文

祭徐子宜內子宋恭人文

祭薛象先內子黃恭人文

祭王丞內子文

祭潘叔度內子朱氏文

卷之二十六

行狀哀詞

吏部侍郎章公德文行狀

東陽郭德麟哀辭

卷之二十七

墓誌銘

先祖府君墓誌銘

蔡元德墓碣銘

宗縣尉墓誌銘

林公材墓誌銘

孫貫墓誌銘

章晦文墓誌銘

陳性之墓碑銘

錢元卿墓碣銘

郎秀才墓誌銘

胡公濟墓碣銘

方元卿墓誌銘

孫天誠墓碣銘

周叔辯夫妻祔葬墓誌銘

卷之二十八

墓誌銘

何茂宏墓誌銘

陳府君墓誌銘

謝教授墓誌銘

陳元嘉墓誌銘

庶弟昭甫墓誌銘

陳春坊墓碑銘

金元卿墓誌銘

陳思正墓誌銘

喻夏卿墓誌銘

錢叔因墓碣銘

姚唐佐墓誌銘

何少嘉墓誌銘

劉和卿墓誌銘

卷之二十九

墓誌銘

先妣黃氏夫人墓誌銘

孫夫人周氏墓誌銘

商夫人陳氏墓誌銘

章婦胡氏墓誌銘

胡夫人呂氏墓碣銘

章夫人田氏墓誌銘

徐婦趙氏墓誌銘

喻夫人王氏改葬墓誌銘

卷之三十

墓誌銘

汪夫人曹氏墓誌銘

周夫人黃氏墓誌銘

劉夫人陳氏墓誌銘

何夫人杜氏墓誌銘

劉夫人何氏墓誌銘

姚漢英母夫人沈氏墓誌銘

凌夫人何氏墓誌銘

呂夫人夏氏墓誌銘

黃夫人樓氏墓誌銘

補遺

王應麟困學紀聞二則

法深無善治

畏羞于君子

梅花詩

水龍吟

洞仙歌

虞美人

附錄朱文公經濟文衡

論堯舜禹相傳之旨答陳同甫

論漢祖唐宗只是暗合於道答陳同甫

再論古今漢唐之異答陳同甫

論理欲係義利邪正之閒答陳同甫

論聖門成人之說答陳同甫

又答書 六篇

附錄葉水心先生文集

祭陳同甫文

陳同甫王道甫墓誌銘

龍川集序 見前首卷

書龍川集後

龍川文集 目錄

龍川文集 目錄

陳同甫抱膝齋二首

龍川文集卷之一

宋 陳 亮 撰

書疏

上孝宗皇帝第一書

臣竊惟中國、天地之正氣也。天命之所鍾也。人心之所會也。衣冠禮樂之所萃也。百代帝王之所以相承也。豈天地之外夷狄邪氣之所可奸哉。不幸而奸之。至於挈中國衣冠禮樂而寓之偏方。雖天命人心。猶有所繫。然豈以是爲可久安而無事也。使其君臣上下。苟一朝之安。而息心於一隅。凡其志慮之經營。一切置中國於度外。如元氣偏注一肢。其他肢體。往往萎枯而不自覺矣。則其所謂一肢者。又何恃而能久存哉。天地之正氣。鬱遏於腥羶。而久不得聘。必將有所發泄。而天命人心。固非偏方之所可久係也。東晉自元帝息心於一隅。而胡羯鮮卑。羌迭起中國。中國無歲不尋干戈。而江左卒亦不得一日寧。然淵、勒遂無遺種。而愍、懷之痛。猶有所諉以安也。晉之植根本無可言者。而江左諸臣。若祖逖、周訪、陶侃、庾翼之徒。皆有虎視河洛之意。而桓溫之師。西至灞上。東至枋頭。又於其閒修陵寢於洛陽。蓋猶未盡置中國於度外也。故劉裕竟能一平河洛。而後晉亡。百年之閒。其事旣已如此。而天地之正氣。固將有所發泄矣。元魏起而承之。孝文遂定都洛陽。以修中國之衣冠禮樂。而江左衣冠禮樂之舊。非復天命人心之所繫矣。

是以一天下者。卒在西北。而不在東南。天人之際。豈不甚可畏哉。一日之苟安。數百年之大患也。恭惟我國家二百年太平之基。三代之所無也。二聖北狩之痛。漢唐之所未有也。堂堂中國。而蠢爾醜虜。安坐而據之。以二帝三王之所都。而爲五十年犬羊之淵藪。國家之恥。不得雪。臣子之憤。不得伸。天地之正氣。不得而發泄也。方南渡之初。君臣上下。痛心疾首。誓不與虜俱生。卒能以奔敗之餘。而勝百戰之虜。及秦檜倡邪議以沮之。忠臣義士。斥死南方。而天下之氣惰矣。三十年之餘。雖西北流寓。皆抱孫長息於東南。而君父之大讎。一切不復關念。自非逆亮送死淮南。亦不知兵戈之爲何事也。況望其憤中國之腥羶。而相率北向以發一矢哉。丙午丁未之變。距今尙以爲遠。而靖康皇帝之禍。蓋陛下卽位之前一年也。獨陛下奮身不顧。志在滅虜。而天下之人。安然如無事時。方口議腹非。以陛下爲喜功名而不恤後患。雖陛下亦不能以崇高之勢。而獨勝之。隱忍以至於今。又十有七年矣。昔者春秋之時。君臣父子相戕殺之禍。舉一世皆安之。而孔子獨以爲三綱旣絕。則人道遂爲禽獸。夷狄皇皇奔走。義不能以一朝安。然卒於無所遇。而發其志於春秋之書。猶能以懼亂臣賊子。今者舉一世而忘君父之大讎。此豈人道之所可安乎。使學者知學孔子。當導陛下以有爲。決不沮陛下以苟安也。南師之不出。於今幾年矣。河洛腥羶。而天地之正氣。抑鬱而不得泄。豈以堂堂中國。而五十年之間。無一豪傑之能自奮哉。其勢必有時而發泄矣。苟國家不能起而承之。必將有承之者矣。不可恃衣冠禮樂之舊。祖宗積累之深。以爲天命人心。可以安坐而久繫也。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自三代聖人。皆知其爲甚可畏也。春秋之末。齊晉秦楚皆

衰諸侯往往困於陪臣而不自振。當此之時。雖如魯、衛之邦。苟能舉大義以正諸侯。則天下可以一指麾而定也。孔子倦倦斯世。而卒莫能用。吳越起於蠻夷之小邦。而舉兵以臨齊、晉。如履無人之地。遂伯諸侯。黃池之會。孔子之所甚痛也。天地之氣發泄於蠻夷之小邦。可以明中國之無人矣。王通有言。夷狄之德。黎民懷之。三才其捨諸。此今世儒者之所未講也。今醜虜之植根既久。不可以一舉而遂滅。國家之大勢未張。不可以一朝而大舉。而人情皆便於通和者。勸陛下積財養兵以待時也。臣以爲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爲安庸兩售之地。宜其爲人情之所甚便也。自和好之成。十有餘年。凡今日之指畫方略者。他日將用之以坐籌也。今日之擊毬射鵰者。他日將用之以決勝也。府庫充滿。無非財也。甲冑鮮明。無非兵也。使兵端一開。則其迹敗矣。何者。人才以用而見其能否。安坐而能者。不足恃也。兵食以用而見其盈虛。安坐而盈者。不足恃也。而胡廷方幸一旦之無事。庸愚齷齪之人。皆得以守格令。行文書。以奉陛下之使令。而陛下亦幸其易制而無他也。徒使度外之士。擯棄而不得聘。日月蹉跎。而老將至矣。臣故曰。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爲安庸兩售之地也。東晉百年之間。南北未嘗通和也。故其臣東西馳騁。而多可用之才。今和好一不通。而朝野之論。常如虜兵之在境。惟恐其不得和也。雖陛下亦不得而不知矣。昔者金人草居野處。往來無常。能使人不知所備。而兵無日不可出也。今也城郭宮室。政教號令。一切不異於中國。點兵聚糧。文移往返。動涉歲月。一方有警。三邊騷動。此豈能歲出師以擾我乎。是固不知勢者之論也。然使朝野常如虜兵之在境。乃國家之福。而英雄所用以爭天下之機也。執事者胡爲速和以惰其

心乎。晉楚之戰于郟也。變書以爲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晉楚之弭兵於宋也。子罕以爲兵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繇也。而求去之。是以誣道蔽諸侯也。夫人心之不可惰。兵之不可廢。故雖成康之太平。猶有所謂四征不庭。張皇六師者。此李沈之所以深不願真宗皇帝之與虜和親也。況南北角立之時。而廢兵以惰人心。使之安於忘君父之大讎。而置中國於度外。徒以便妄庸之人。則執事者之失策亦甚矣。陛下何不明天大義而慨然與虜絕也。貶損乘輿。卻御正殿。痛自克責。誓必復讎。以勵羣臣。以振天下之氣。以動中原之心。雖未出兵。而人心不敢惰矣。東西馳騁。而人才出矣。盈虛相補。而兵食見矣。狂妄之辭。不攻而自息。懦庸之夫。不卻而自退縮矣。當有度外之士起。而惟陛下之所欲用矣。是雲合響應之勢。而非可安坐而致也。臣請爲陛下陳國家立國之本末。而開今日大有爲之略。論天下形勢之消長。而決今日大有爲之機。伏惟陛下試幸聽之。唐自肅代以後。上失其柄。而藩鎮自相雄長。擅其土地人民。用其甲兵財賦。官爵惟其所命。而人才亦各盡心於其所事。卒以成君弱臣強。正統數易之禍。藝祖皇帝一興。而四方次第平定。藩鎮拱手以趨約束。使列郡各得自達於京師。以京官權知。三年一易。財歸於漕司。而兵各歸於郡。朝廷以一紙下郡國。如臂之使指。無有畱難。自管庫微職。必命於朝廷。而天下之勢一矣。故京師嘗宿重兵以爲固。而郡國亦各有禁軍。無非天子所以自守其地也。兵皆天子之兵。財皆天子之財。官皆天子之官。民皆天子之民。綱

紀總攝。法令明備。郡縣不得以一事自專也。士以尺度而取。官以資格而進。不求度外之奇才。不慕絕世之雋功。天子蚤夜憂勤於上。以禮義廉恥嬰士大夫之心。以仁義公恕厚斯民之生。舉天下皆繇於規矩準繩之中。而二百年大平之基。從此而立。然夷狄遂得以猖狂恣睢。與中國抗衡。儼然爲南北兩朝。而頭目手足。混然無別。微澶淵一戰。則中國之勢浸微。根本雖厚。而不可立矣。故慶歷增幣之事。富弼以爲朝廷之大恥。而終身不敢自論其勞。蓋夷狄征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供貢。是臣下之禮也。夷狄之所以卒勝中國者。其積有漸也。立國之初。其勢固必至此。故我祖宗常嚴廟堂而尊大臣。寬郡縣而重守令。於文法之內。未嘗折困天下之富商巨室。於格律之外。有以容獎天下之英偉奇傑。皆所以助立國之勢。而爲不虞之備也。慶歷諸臣。亦嘗憤中國之勢不振矣。而其大要。則使羣臣爭進其說。更法易令。而廟堂輕矣。嚴按察之權。邀功生事。而郡縣又輕矣。豈惟於立國之勢無所助。又從而朘削之。雖微章得象。陳執中以排沮其事。亦安得而不自沮哉。獨其破去舊例。以不次用人。而勸農桑。務寬大。爲有合於因革之宜。而其大要已非矣。此所以不能洗夷狄平視中國之恥。而卒發神宗皇帝之大憤也。王安石以正法度之說。首合聖意。而其實則欲籍天下之兵。盡歸於朝廷。別行教閱以爲強也。括郡縣之利。盡入於朝廷。別行封樁以爲富也。青苗之政。惟恐富民之不困也。均輸之法。惟恐商賈之不折也。罪無大小。動輒興獄。而士大夫緘口畏事矣。西北兩邊。至使內臣經畫。而豪傑恥於爲役矣。徒使神宗皇帝見兵財之數既多。銳然南征北伐。卒乖聖意。而天下之勢。實未嘗振也。彼蓋不知朝廷立國之勢。正患文爲之太密。事權之太分。郡縣

太輕於下。而委瑣不足恃。兵財太關於上。而重遲不易舉。祖宗惟用前四者以助其勢。而安石竭之不遺餘力。不知立國之本末者。真不足以謀國也。元祐紹聖。一反一覆。而卒爲夷狄侵侮之資。尙何望其振中國以威夷狄哉。南渡以來。大抵遵祖宗之舊。雖微有因革增損。不足爲輕重有無。如趙鼎諸臣。固已不究變通之理。而況秦檜盡取而沮毀之。忍恥事讎。飾太平於一隅。以爲欺。其罪可勝誅哉。陛下憤王業之屈於一隅。勵志復讎。而不免籍天下之兵。以爲強。括郡縣之利。以爲富。加惠百姓。而富人無五年之積。不重征稅。而大商無巨萬之藏。國勢日以困竭。臣恐尺籍之兵。府庫之財。不足以支一旦之用也。陛下早朝宴罷。以冀中興日月之功。而以繩墨取人。以文法涖事。聖斷裁制中外。而大臣充位。胥吏坐行條令。而百司逃責。人才日以闕茸。臣恐程文之士。資格之官。不足以當度外之用也。藝祖皇帝經畫天下之大略。太宗皇帝已不能盡用。臣不敢盡具之紙墨。今其遺意。豈無望於陛下也。陛下苟推原其意而行之。可以開社稷數百年之基。而況於復故物乎。不然。維持之具既窮。臣恐祖宗之積累亦不足恃也。陛下試幸令臣畢陳於前。則今日大有爲之略。必知所處矣。夫吳蜀天地之偏氣也。錢塘又吳之一隅也。當唐之衰。而錢鏐以閭巷之雄。起王其地。自以不能獨立。常朝事中國以爲重。及我宋受命。假以其家人京師。而自獻其土。故錢塘終始五代。被兵最少。而二百年之閒。人物日以繁盛。遂甲於東南。及建炎紹興之閒。爲六飛所駐之地。當時論者固已疑其不可以張形勢而事恢復也。秦檜又從而備百司庶府。以講禮樂於其中。其風俗固已華靡。士大夫又從而治園圍臺榭。以樂其生於干戈之餘。上下宴安。而錢塘爲樂國矣。一隙之地。

本不足以容萬乘而鎮壓。且五十年山川之氣，蓋亦發泄而無餘矣。故穀粟桑麻絲枲之利，歲耗於一歲。禽獸魚鼈草木之生，日微於一日。而上下不以爲異也。公卿將相，大抵多江浙閩蜀之人，而人才亦日以凡下。場屋之士，以十萬數，而文墨小異，已足以稱雄於其間矣。陛下據錢塘，已耗之氣，用閩浙日衰之士，而欲鼓東南習安脆弱之衆，北向以爭中原，臣是以知其難也。荆襄之地，在春秋時，楚用以虎視齊，晉而齊，晉不能屈也。及戰國之際，獨能與秦爭帝。其後三百餘年，而光武起於南陽，同時共事，往往多南陽故人。又二百餘年，遂爲三國交據之地。諸葛亮由此起輔先主，荆楚之士，從之如雲，而漢氏賴以復存於蜀。周瑜、魯肅、呂蒙、陸遜、陸抗、鄧艾、羊祜，皆以其地顯名。又百餘年，而晉氏南渡，荆、雍常雄於東南，往往倚以爲強。梁竟以此代齊，及其氣發泄無餘，而隋唐以來，遂爲偏方下州。五代之際，高氏獨常臣事諸國。本朝二百年之間，降爲荒落之邦。北連許、汝，民居稀少，土產卑薄，人才之能通姓名於上國者，如晨星之相望。況至於建炎、紹興之際，羣盜出沒於其間，而被禍尤極。以迄于今，雖南北分畫交據，往往又置於不足用。民食無所從出，而兵不可繇，此而進，議者或以爲憂，而不知其勢之足用也。其地雖要爲偏方，然未有偏方之氣五六百年而不發泄者。況其東通吳會，西連巴蜀，南極湖湘，北控關洛，左右伸縮，皆足爲進取之機。今誠能開墾其地，洗濯其人，以發泄其氣，而用之，使足以接關洛之氣，則可以爭衡於中國矣。是亦形勢消長之常數也。陛下慨然移都建業，百司庶府，皆從草創，軍國之儀，皆從簡略，又作行宮於武昌，以示不敢寧居之意。常以江淮之師爲虜人侵軼之備，而精擇一人之沈鷺有謀，開豁無他者，委以荆襄之任。

寬其文法。聽其廢置。撫摩振厲於三數年之間。則國家之勢成矣。至於相時弛張。以就形勢者。有非書之所能盡載也。石晉失盧龍一道。以成開運之禍。蓋丙午。丁未歲也。明年。藝祖皇帝始從郭太祖征伐。卒以平定天下。其後契丹以甲辰敗於澶淵。而丁未。戊申之間。真宗皇帝東封西祀。以告太平。蓋本朝極盛之時也。又六十年。而神宗皇帝實以丁未歲卽位。國家之事。於是一變矣。又六十年。而丙午。丁未。遂爲靖康之禍。天獨啓陛下於是年。而又啓陛下以北向復讎之志。今者去丙午。丁未。近在十年間耳。天道六十年一變。陛下可不有以應其變乎。此誠今日大有爲之機。不可苟安以玩歲月也。臣不佞。自少有驅馳四方之志。常欲求天下豪傑之士。而與之論今日之大計。蓋嘗數至行都。而人物如林。其論皆不足以起人意。臣是以知陛下大有爲之志孤矣。辛卯。壬辰之間。始退而窮天地造化之初。攷古今沿革之變。以推極皇帝王伯之道。而得漢。魏。晉。唐。長短之繇。天人之際。昭昭然可察而知也。始悟今世之儒士。自以爲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癢之人也。舉一世安于君父之讎。而方低頭拱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陛下接之而不任以事。臣於是服陛下之仁。又悟今世之才臣。自以爲得富國強兵之術者。皆狂惑以肆叫呼之人也。不以暇時講究立國之本末。而方揚眉伸氣。以論富強。不知何者。謂之富強乎。陛下察之而不敢盡用。臣於是服陛下之明。陛下厲志復讎。足以對天命。篤於仁愛。足以結民心。而又仁明足以臨照羣臣。一偏之論。此百代之英主也。今乃驅委庸人。籠絡小儒。以遷延大有爲之歲月。臣不勝憤悱。是以忘其賤而獻其愚。陛下誠令臣畢陳於前。豈惟臣區區之願。將天地之神。祖宗之靈。實與聞之。干冒

天威罪當萬死。

上孝宗皇帝第二書

臣嘗嘆西周之末。犬戎之禍。蓋天地之大變。國家之深恥。臣子之至痛也。平王東遷以來。使其痛內切於心。必將因臣子之憤。藉晉鄭之勢。以告哀於天下之諸侯。以大義責其輿師。以獎王室。其不至者。天下共誅之。則可以掃蕩犬戎。洗國家之恥。而舒臣子之憤矣。然後正紀綱。修法度。親魯衛。以和柔中國。命齊晉爲方伯。以糾合天下之諸侯。文武之迹可尋。東周之業可興也。今乃卽安於洛邑。雖周民賴以粗安。宗祀賴以不絕。然使其臣子忘君父之大讎。而置天下之諸侯於度外。周之名號雖存。而其實則眇然一列國耳。當平王在位之時。世之君子。尙意其猶有待也。及待之四十九年。而士君子之望亦衰矣。天子之命令。不足以制諸侯。則其互相吞滅。蓋其勢之所必至也。天下不明於復讎之義。則其君臣父子相賊殺。習以爲常。而不之怪也。孔子傷宗周之無主。痛人道之將絕。而作春秋。其書天王之義嚴矣。書其有所求者。明天王之不可失其柄也。其書討賊之義嚴矣。賊不討。不書葬者。明一國之無臣子也。一人討賊。而以衆書者。示夫人之皆可得而討也。天子旣不能以保天下之民。而一國各自以有其民。其君之有志於民。而閔雨者必書。無志於民。而不閔雨者必書。土功必書。饑饉必書。孔子之心。未嘗不庶幾天下之民。一日之獲。也是君道之大端。而聖人望天下與來世者。可謂深切著明矣。臣恭惟皇帝陛下。厲志復讎。不肯卽安於一隅。是有大功於社稷也。而天下之經生學士。講先王之道者。反不足以明陛下之心。陛下篤意恤民。

每遇水旱憂見顏色。是有大德於天下也。而天下之才臣智士。趨當世之務者。又不足以明陛下之義。論恢復。則曰修德待時。論富強。則曰節用愛人。論治。則曰正心。論事。則曰守法。君以從諫務學爲美。臣以識心見性爲賢。論安言計。動引聖人。舉一世謂之正論。而經生學士合爲一辭。以摩切陛下者也。夫豈知安一隅之地。則不足以承天命。忘君父之讎。則不足以立人道。民窮兵疲而事不可已者。不可以常理論。消息盈虛而與時偕行者。不可以常法拘。爲天下之正論。而不足以明天下之大義。宜其取輕於陛下也。論恢復。則曰精閒謀。結豪望。論富強。則曰廣招募。括隱漏。論治。則曰立志。論事。則曰從權。君以駕馭籠絡爲明。臣以奮勵驅馳爲最。察事見情。自許豪傑。舉一世謂之奇論。而才臣智士合爲一辭。以撼動陛下者也。夫豈知坐錢塘浮侈之隅。以圖中原。則非其地。用東南習安之衆。以行進取。則非其人。財止於府庫。則不足以通天下之有無。兵止於尺籍。則不足以兼天下之勇怯。爲天下之奇論。而無取於辦天下之大計。此所以取疑於陛下者也。三光五岳之氣分。而人才之高者。止於如此。經生學士。既揆之以大義。而取輕。才臣智士。又權之以大計。而取疑。陛下始不知所仗。而有獨運四海之意矣。故左右親信之臣。又得以窺意嚮。而效忠款。陛下喜其頤指如意。而士大夫亦喜其有言之易達也。是以附會之風浸長。而陛下之大權移矣。尋常無過之人。安然坐廟堂而奉使令。陛下幸其易制無他。而天下之人亦幸其苟安而無事也。是以遷延之計遂行。而陛下大有爲之志乖矣。陛下勵志復讎。有大功於社稷。篤意恤民。有大德於天下。而卒不免籠絡小儒。驅委庸人。以遷延大有爲之歲月。此臣之所以不勝忠憤。而齋沐裁書。擇今者丁巳而

獻之闕下。願得望見顏色。陳國家立國之本末。而開大有爲之略。論天下形勢之消長。而決大有爲之機。務合於藝祖皇帝經畫天下之本旨。然八日待命而未有聞焉。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使天下之言者。越月踰時而後得報。在安平無事之時。猶且不可。今者當陛下大有爲之際。陳天下之大義。獻天下之大計。而八日不得命焉。臣恐天下之豪傑。得以測陛下之意向。而雲合響應之勢。不得而成矣。陛下積財養兵。志在滅虜。而不免與之通和以俟時。固已不足以動天下之心矣。故旣和而聚財。人反以爲厲民。旣和而練兵。人反以爲動衆。舉足造事。皆足以致人之疑。議者惟其不明大義以示之。而後大計不可得而立也。苟又無意於臣之言。則天下愈不知所向矣。張浚始終任事。竟無一功可論。而天下之兒童婦女。不謀同辭。皆以爲社稷之臣。彼其誓不與虜俱生。百敗而不折者。誠有以合於天人之心也。秦檜專權二十餘年。東南賴以無事。而天下之兒童婦女。不謀同辭。皆以爲國之賊。彼其忘君父之讎。而置中國於度外者。其違天人之心亦甚矣。陛下將以辦天下之大計。而大義未足以震動天下。亦執事者之所當蚤正而預計也。臣區區之心。皆已具之前書。惟陛下財幸。

上孝宗皇帝第三書

臣竊惟藝祖皇帝經畫天下之大略。蓋將上承周漢之治。太宗皇帝一切律之於規矩準繩之內。以立百五六十一年太平之基。至於今日而不思所以變而通之。則維持之具窮矣。舉江浙閩廣之士。亡慮十四五萬數。蜀不與焉。而齷齪拘攣。日甚於一日。選人之在銓者。殆以萬計。而僥倖之原。未有窮已。財用之入。倍

於承平之時。而費於養兵者十之九。兵不足用。而民日以困。非必道微俗薄。而至此也。蓋本朝維持之具。二百年之餘。其勢固必至此。藝祖皇帝固已逆知之矣。使天下安平無事。猶將望陛下變而通之。而況版輿之地。半入於夷狄。國家之恥未雪。而臣子之痛未伸。天錫陛下以非常之智勇。而又啟陛下以北向復讎之意。乃欲因今之勢。而有爲焉。此所以十有七年之間。聖慮愈勞。而取效愈遠也。羣臣既不足以望清光。而草茅賤士。不勝憂國之心。私以爲陛下春秋五十有二。經天下之事變爲已多。閱天下之義理爲已熟。舉足造事。必不傷國家之大體。叩囊底之智。猶足以辦此醜虜。六十以往。顧將望一日之安。而亦何忍遺患於後人乎。臣以爲拘攣齷齪之中。其勢當有卓然自奮於草茅。而開悟聖聰者。臣不自量其分之不足。而竊有志焉。是以具國家社稷之大計。質之天地鬼神。而獻之闕下。陛下亦卓然拔之羣言之中。特命大臣。察其所欲言之意。臣妄意國家維持之具。至今日而窮。而藝祖皇帝經畫天下之大指。猶可恃以長久。苟推原其意。而變通之。則恢復不足爲矣。然而變通之道有三。有可以遷延數十年之策。有可以爲百五六十一年之計。有可以復開數百年之基。事勢昭然。而效見殊絕。非陛下聰明度越百代。決不能一二以聽之。臣不敢泄之大臣之前。而大臣拱手稱旨以問。臣亦姑取其大體之可言者三事以答之。而草茅亦不自知其開口觸諱也。其一曰。二聖北狩之痛。蓋國家之大恥。而天下之公憤也。五十年之餘。雖天下之氣。銷鑠頹惰。不復知讎恥之當念。正在主上與二三大臣。振作其氣。以泄其憤。使人人如報私讎。此春秋書衛人殺州吁之意也。若祇與一二臣爲密。是以天下之公憤。而私自爲計。恐不足以感動天人之心。恢

復之事。亦恐茫然未知攸濟耳。其二曰。國家之規模。使天下奉規矩準繩以從事。羣臣救過之不給。而何暇展布四體。以求濟度外之功哉。故其勢必至於委靡而不振。五代之際。兵財之柄。倒持於下。藝祖皇帝束之於上。以定禍亂。後世不原其意。束之不已。故郡縣空虛。而本末俱弱。今不變其勢。而求恢復。雖一旦得精兵數十萬。得財數萬萬計。而恢復之期愈遠。就使虜人盡舉河南之地以還我。亦恐不能守耳。其三曰。藝祖皇帝用天下之士人。以易武臣之任事者。而五代之亂。不崇朝而定。故本朝以儒立國。而儒道之振。獨優於前代。今天下之士。爛熟委靡。誠可厭惡。正在主上與二三大臣。反其道以教之。作其氣以養之。使臨事不至乏才。隨才皆足有用。則立國之規模。不至戾藝祖皇帝之本旨。而東西馳驅。以定禍亂。不必專在武臣也。前漢以軍吏立國。而用儒以致太平。要之人各有家法。未易輕動。惟在變而通之耳。天下大勢之所趨。非人力之所能移也。臣之所以爲大臣論者。其大略如此。而所謂數十年之策。百五六十年的計。數百年之基。與夫恢復之形勢。事大體重。苟未決之聖心。則不可泄之大臣之前也。故止陳其大略之可言者三事以答之。二三大臣已相顧駭然。而臣亦皇恐而退。疎遠草茅。寧復有路以望清光乎。馬周一時瑣瑣之才也。太宗喜其爲常何陳事。召使面對。未至之間。使者連數輩趣之。使有能爲太宗開禮樂法度者。其召之當不容喘矣。陛下聰明邁越太宗。而拔臣於羣言混淆之中。孤立以行一意。卒不免泯沒而止。其罪在臣之蹤跡不明。有以悞陛下也。臣本太學諸生。自憂制以來。退而讀書者。六七年矣。雖蚤夜以求皇帝王伯之略。而科舉之文。不合於程度。不止也。去年一發其狂論於小試之間。滿學之士。口語紛然。

至騰謗以動朝路。數月而未已。而爲之學官者。迄今進退未有據也。臣自是始棄學校而決歸耕之計矣。旋復自念。數年之間。所學云何。而陛下之心。臣獨又知之。苟徒恤一世之謗。而不爲陛下一陳國家社稷之大計。將得罪於天地之神。與藝祖皇帝在天之靈。而不可解。是故昧於一來。舊名已在學校之籍。於法不得以上書言事。使臣有一毫攫取爵祿之心。以臣所習科舉之文。更一二試。而考官又平心以攷之。則亦隨例得之矣。何忍假數百年社稷之大計。以爲一日之僥倖。而徒以累陛下哉。世固有卻萬鍾之祿而不受者。亦有爭一錢。以至於相殺者。人情相去之遠。何啻於十百千萬也。而臣欲持空言以自明。亦淺矣。然審察十日。而不得自便之命。臣將無以自見於山林之士。徒以傷陛下招致天下豪傑之道。臣今更待罪三日。而後渡江。誓將終老田畝。以弭羣論。以報陛下拔臣言於衆中之恩。故昧死拜書。以辭於闕下。臣闔門數十口。去行都無四百里。當席藁私室。以聽雷霆之誅。干冒天威。罪當萬死。

戊申再上孝宗皇帝書

臣聞有非常之人。然後可以建非常之功。求非常之功。而用常才。出常計。舉常事。以應之者。不待智者而後知其不濟也。前史有言。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古之英豪。豈樂於驚世駭俗哉。蓋不有以新天下之耳目。易斯民之志慮。則吾之所求。亦泛泛焉而已耳。皇天全付予有家。而半沒於夷狄。此君天下者之所當恥也。春秋許九世復讎。而再世則不問。此爲人後嗣者之所當憤也。中國聖賢之所建置。而悉淪於左衽。此英雄豪傑之所當同以爲病也。秦檜以和誤國。二十餘年。而天下之氣。索然而無餘矣。陛下慨然有削平

宇內之志。又二十餘年。而天下之士。始知所向。其有功德於宗廟社稷者。非臣區區之所能誦說。其萬一也。高宗皇帝春秋既高。陛下不欲大舉。以驚動慈顏。抑心俯首。以致色養。聖孝之盛。書冊之所未有也。今者高宗皇帝既已禱廟。天下之英雄豪傑。皆仰首以觀陛下之舉動。陛下其忍使二十年閒。所以作天下之氣者。一旦而復索然乎。天下不可以坐取也。兵不可以常勝也。驅馳運動。又非年高德尊者之所宜也。東宮居曰監國。行曰撫軍。陛下近者以宅憂之故。特命東宮以監國。天下之論。皆以爲事有是非可否。而父子之際。至難言也。東宮聰明睿知。而四十之年。不必試以事也。故東宮不敢安。而陛下亦知其難矣。陛下何不於此時。命東宮爲撫軍大將軍。歲巡建業。使之兼統諸司。盡護諸將。置長史司馬。以專其勞。而陛下於宅憂之餘。通用人才。均調天下。以應無窮之變。此肅宗所以命廣平王之故事也。兵雖未出。而聖意振動。天下之英雄豪傑。靡然知所向矣。天下知所向。則吾之馳驅運動。亦有所憑藉矣。臣請爲陛下論天下之形勢。而後知江南之不必憂。和議之不必守。虜人之不足畏。而書生之論不足憑也。臣聞吳會者。晉人以爲不可都。而錢鏐據之以抗四鄰。蓋自毗陵而外。不能有也。其地南有浙江。西有崇山峻嶺。東北則有重湖沮洳。而松江震澤。橫互其前。雖有戎馬百萬。何所用之。此錢鏐所恃以爲安。而國家六十年都之。而無外憂者也。獨海道可以徑達吳會。而海道之險。吳兒習舟楫者之所畏。虜人能以輕師而徑至乎。破人家國。而止可用其輕師乎。書生以爲江南不易保者。是真兒女子之論也。臣嘗疑書冊不足憑。故嘗一到京口。建業。登高四望。深識天地設險之意。而古今之論爲未盡也。京口連岡三面。而大江橫陳。江傍極

目千里。其勢大略如虎之出穴。而非若穴之藏虎也。昔人以爲京口酒可飲。兵可用。而北府之兵。爲天下雄。蓋其地勢當然。而人善用之耳。臣雖不到采石。其地與京口股肱建業。必有據險臨前之勢。而非止於斬斬自守者也。天豈使南方自限於一江之表。而不使與中國而爲一哉。江傍極目千里。固將使謀夫勇士。得以展布四體。以與中國爭衡者也。韓世忠頓兵八萬於山陽。如老鸞之當道。而淮東賴以安寢。此守淮東之要法也。天下有變。則長驅而用之耳。若一一欲塹而守之。分兵而據之。出奇設險。如兔之護窟。勢分力弱。反以成戎馬長驅之勢耳。是以二十年閒。紛紛獻策。以勞聖慮。而卒無一成。雖成亦不足恃者。不知所以用淮東之勢者也。而書生便以爲長淮不易守者。是亦問道於盲之類耳。自晉之永嘉。以迄於隋之開皇。其在南。則定建業爲都。更六姓。而天下分裂者三百餘年。南師之謀北者。不知其幾。北師之謀南者。蓋亦甚有數。而南北通和之時。則絕無而僅有。未聞有如今日之岌岌然。以北方爲可畏。以南方爲可憂。一日不和。則君臣上下。朝不能以謀夕也。罪在於書生之不識形勢。併與夫逆順曲直而忘之耳。高宗皇帝於虜有父兄之仇。生不能以報之。則死必有望於子孫。何忍以升遐之哀告之仇哉。遺畱報謝。三使繼遣。金帛寶貨。千兩連發。而虜人僅以一使。如臨小邦。聞諸道路。哀祭之辭。寂寥簡慢。義士仁人。痛切心骨。豈以陛下之聖明智勇。而能忍之乎。意者執事之臣。憂畏萬端。有以誤陛下也。南方之紅女。積尺寸之功於機杼。歲以輸虜。人固已不勝其痛矣。金寶之出於山澤者有限。而輸諸虜人者無窮。十數年後。豈不遂就盡哉。陛下何不翻然思首足之倒置。尋卽位之初心。大泄而一用之。以與天下更始乎。未聞以數千

里之地而畏人者也。劉淵、石勒、石虎、苻堅皆夷虜之雄，曾不能以終其世，而阿骨打之興於今僅八十年。中原塗炭，又六十年矣。父子相夷之禍，具在眼中，而方畏其爲南方之患，豈不誤哉！陛下倘以大義爲當正，撫軍之言爲可行，則當先經理建業，而後使臨之。今之建業，非昔之建業也。臣嘗登石頭、鍾阜而望，今也直在沙嘴之傍耳。鍾阜之支隴隱隱而下，今行宮據其平處，以臨城市。城之前則逼山而斗絕焉。此必後世之讀山經而相宅者之所定。江南李氏之所爲，非有據高臨下以乘王氣而用之之意也。本朝以至仁平天下，不恃險以爲固，而與天下共守之，故因而不廢耳。臣嘗問之鍾阜之僧，亦能言臺城在鍾阜之側，大司馬門適當在今馬軍新營之傍耳。其地據高臨下，東環平岡以爲固，西城石頭以爲重，帶玄武湖以爲險，擁秦淮青溪以爲阻，是以王氣可乘，而運動如意。若如今城，則費侯景數日之力耳。曹彬之登長干，兀朮之上雨花臺，皆俯瞰城市，雖一飛鳥不能逃也。臣又嘗問之守臣，以爲今城不必改作。若上有北方之志，則此直寄路焉耳。臣疑其言雖大而實未切也。據其地而命將出師，以謀中國，不使之乘王氣而有爲，雖省目前經營之勞，烏知其異日不垂得而復失哉！縱今歲未爲北舉之謀，而爲經理建業之計，以震動天下，而與虜絕。陛下卽位之初，志亦庶幾於少伸矣。第非常之事，非可與常人謀也。陛下卽位之初，喜怒哀樂，是非好惡，皦然如日月之在天，雷動風行，天下方如草之偃，惟其或失之太怯，故書生得拘文執法，以議其後，而其真有志者，私自奮勵，以求稱聖意之所在，則陛下或未之知也。陛下見天下之士，皆不足以望清光，而書生拘文執法之說，往往有驗，而聖意亦少衰矣。故大事必集議，除授必資格，才者以

跡弛而棄。不才者以平穩而用。正言以迂闊而廢。巽言以軟美而入。奇論指爲橫議。庸論謂有典則。陛下以雄心英略。委曲上下於其間。機會在前。而不敢爲翻然之喜。隱忍事讎。而不敢奮赫斯之怒。朝得一才士。而暮以當路不便而逐。心知爲庸人。而外以人言不至而留。泯其喜怒哀樂。雜其是非好惡。而用依違以爲仁。戒諭以爲義。牢籠以爲禮。闕防以爲智。陛下聰明自天。英武蓋世。而何事出此哉。天下非有豪猾不可制之姦。虜人非有方輿未艾之勢。而何必用此哉。夫喜怒哀樂愛惡。人主之所以鼓動天下而用之之具也。而皇極之所謂先作者。不使加意於其閒耳。豈欲如老莊所謂槁木死灰。與天下爲嬰兒。而後爲至治之極哉。陛下二十七年之閒。遵養時晦。示天下以樂其有親。而天下歸其孝。行三年之喪。一誠不變。示天下以哀而從禮。而天下服其義。陛下以一身之哀樂。而鼓天下以從之。其驗如影響矣。乙巳丙午之閒。虜人非無變故。而陛下不獨不形諸喜。而亦不泄諸機密之臣。近者非常之變。虜人略於奉慰。而陛下不獨不形諸怒。而亦不密其簡慢之文。陛下不以喜示天下。而天下惡知機會之可乘。陛下不以怒示天下。而天下惡知讎敵之不可安。棄其喜怒。以動天下之機。而欲事功之自成。是閉目而欲行也。小臣之得對陛下。有卓然知其才者。外臣之奉公。陛下有隱然念其忠者。而已用者。旋去。既去者。無路以自進。是陛下不得而示天下以愛也。大臣之弄權。陛下既知其有塞路者。議人之多私。陛下既知其有罔我者。而去之。惟恐傷其意。發之。惟恐其悵恨而不滿。是陛下不得而示天下以惡也。陛下翻然思卽位之初心。豈知其今日至此乎。臣猶爲陛下悵念於既往。而天生英雄。豈使其終老於不濟乎。長江大河。一瀉千里。苟得

非常之人以共之。則電掃六合。非難致之事也。本朝以儒道治天下。以格律守天下。而天下之人。知經義之爲常程。科舉之爲正路。法不得自議其私。人不得自用其智。而二百年之太平。繇此而出也。至於艱難變故之際。書生之智。知議論之當正。而不知事功之爲何物。知節義之當守。而不知形勢之爲何用。宛轉於文法之中。而無一人能自拔者。陛下雖欲得非常之人。以共斯世。而天下其誰肯信乎。臣於戊戌之春正月丁巳。嘗極論宗廟社稷大計。陛下亦慨然有感於其言。而卒不得一望清光。以布露其區區之誠。非廷臣之盡皆見惡。亦其勢然耳。臣今者非以其言之小驗。而再冒萬死。以自陳。實以宗廟社稷之大計。不得不決於斯時也。陛下用其喜怒哀樂愛惡之權。以鼓動天下。使如臣者。得借方寸之地。以終前書之所言。而附寸名於竹帛之間。不使鄧禹笑人寂寂。而陛下得以發其雄心英略。以與四海才臣智士共之。天生英雄。殆不偶然。而帝王自有真。非區區小智所可附會也。干冒天威。罪當萬死。

龍川文集卷之二

中興論

中興五論序

臣聞治國有大體。謀敵有大略。立大體而後綱紀正。定大略而後機變行。此不易之道也。仰惟陛下。以睿聖神武之資。充碩大光明之學。留神政事。勵志恢復。罔敢自暇自逸。而大欲未遂。大業未濟。意者大體之未立。而大略之未定歟。臣嘗爲陛下有憂於此矣。嘗欲輸肝膽。効情愫。上書於北闕之下。又念世俗道薄。獻言之人。動必有覬。心雖不然。蹟或近似。相師成風。誰能不疑。旣已疑矣。安能察其言而明其心。此臣之所大懼。而卒以自沮也。今年春。隨試禮部。僥倖一中。庶幾俯伏殿陛。畢寫區區之忠。以徹天聽。有司以爲不肖。竟從黜落。不得進望清光。以遂昔願。索手東歸。杜門求志。因以爲功名之在人。猶在己也。懷愚負計。而不以裨上之萬一。是忿世也。有君如此。而忠言之不進。是匿情也。己無他心。而防人之疑。是自信不篤也。故書其中興論一千八百餘言。大體大略。於斯見矣。并論開誠執要。勵臣正體之道。合五篇。上干天聽。惟陛下寬其萬死。不以爲草茅之言。而留神裁察。是天下社稷之福也。於臣何有。

中興論

臣竊惟海內塗炭。四十餘載矣。赤子嗷嗷無告。不可以不拯。國家憑陵之恥。不可以不雪。陵寢不可以不

還輿地不可以不復。此三尺童子之所共知。曩獨畏其強耳。韓信有言。能反其道。其強易弱。況今虜酋庸懦。政令日弛。捨戎狄鞍馬之長。而從事中州浮靡之習。君臣之間。日趨怠惰。自古夷狄之強。未有四五十年而無變者。稽之天時。揆之人事。當不遠矣。不於此時早爲之圖。縱有他變。何以乘之。萬一虜人懲創。更立令主。不然。豪傑並起。業歸他姓。則南北之患方始。又況南渡已久。中原父老。日以殂謝。生長於戎。豈知有我。昔宋文帝欲取河南故地。魏太武以爲我自生髮未燥。卽知河南是我境土。安得爲南朝故地。故文帝旣得而復失之。河北諸鎮。終唐之世。以奉賊爲忠義。狃於其習。而時被其恩。力與上國爲敵。而不自知其爲逆。過此以往。而不能恢復。則中原之民。烏知我之爲誰。縱有倍力。功未必半。以俚俗論之。父祖質產於人。子孫不能繼贖。更數十年。時事一變。皆自陳於官。認爲故產。吾安得言質。而復取之。則今日之事。可得而更緩乎。陛下以神武之資。憂勤側席。慨然有平一天下之志。固已不惑於羣議矣。然猶患人心之不同。天時之未順。賢者私憂。而姦者竊笑。是何也。不思所以反其道故也。誠反其道。則政化行。政化行。則人心同。人心同。則天時順。天不遠人。人不自反耳。今宜清中書之務。以立大計。重六卿之權。以總大綱。任賢使能。以清官曹。尊老慈幼。以厚風俗。減進士以列選能之科。革任子以崇薦舉之實。多置臺諫。以肅朝綱。精擇監司。以清郡邑。簡法重令。以澄其源。崇禮立制。以齊其習。立綱目以節浮費。示先務以斥虛文。嚴政條以覈名實。懲吏奸以明賞罰。時簡外郡之卒。以充禁旅之數。調度總司之贏。以佐軍旅之儲。擇守令以滋戶口。戶口繁則財自阜。揀將佐以立軍政。軍政明而兵自強。置大帥以總邊陲。委之專。而邊陲之利自

興任文武以分邊郡。付之久而邊郡之守自固。右武事以振國家之勢。來敢言以作天子之氣。精閒謀以得虜人之情。據形勢以動中原之心。不出數月。紀綱自定。比及兩稔。內外自實。人心自同。天時自順。有所不往。一往而民自歸。何者。耳同聽而心同服。有所不動。一動而敵自鬪。何者。形同趨而勢同利。中興之功。可躡足而須也。夫攻守之道。必有奇變。形之而敵必從。衝之而敵莫救。禁之而敵不敢動。乖之而敵不知所如往。故我常專而敵常分。敵有窮而我常無窮也。夫奇變之道。雖本乎人謀。而常因乎地形。一縱一橫。或長或短。緩急之相形。盈虛之相傾。此人謀之所措。而奇變之所寓也。今東西彌互。綿數千里。如長蛇之橫道。地形適等。無所參錯。攻守之道。無他奇變。今朝廷鑒守江之弊。大城兩淮。慮非不深也。能保吾城之卒守乎。故不若爲術以乖其所之。至論進取之道。必先東舉齊。西舉秦。則大江之南。長淮以北。固吾腹中物。齊秦誠天下之兩臂也。奈虜人以爲天設之險。而固守之乎。故必有批亢擣虛。形格勢禁之道。竊嘗觀天下之大勢矣。襄漢者敵人之所緩。今日之所當有事也。控引京洛。側睨淮蔡。包括荆楚。襟帶吳蜀。沃野千里。可耕可守。地形四通。可左可右。今誠命一重臣。德望素著。謀謨明審者。鎮撫荆襄。輯和軍民。開布大信。不爭小利。謹擇守宰。省刑薄斂。進城要險。大建屯田。荆楚奇才劍客。自昔稱雄。徐行召募。以實軍籍。民俗剽悍。聽於農隙。時講武藝。襄陽旣爲重鎮。而均隨信陽及光黃。一切用藝。祖委任邊將之法。給以州兵。而更使自募。與以州賦。而縱其自用。使之養士。足以得死力。用閒足以得敵情。兵雖少而衆建。其助官雖輕而重。假其權。列城相援。比鄰相和。養銳以伺。觸機而發。一旦狂虜玩故。習常來犯江淮。則荆襄之師。率

諸軍進討。襲有唐、鄧諸州。見兵於潁、蔡之間。示必截其後。因命諸州轉城進築。如三受降城法。依吳軍故城爲蔡州。使唐、鄧相距各二百里。並桐栢山以爲固。揚兵擣壘。增陴深塹。招集土豪。千家一堡。興雜耕之利。爲久駐之基。敵來則嬰城固守。出奇制變。敵去則列城相應。首尾如一。精閒謀。明斥堠。諸軍進屯光、黃、安、隨、襄、郢之間。前爲諸州之援。後依屯田之利。朝廷徙都建業。築行宮於武昌。大駕時一巡幸。虜知吾意在京、洛。則京、洛、陳、許、汝、鄭之備當日增。而東西之勢分矣。東西之勢分。則齊、秦之閒可乘矣。四川之帥親率大軍。以待鳳翔之虜。別命驍將出祈山以截隴右。偏將繇子午以窺長安。金、房、開、達之師入武關以鎮三輔。則秦地可謀矣。命山東之歸正者往說豪傑。陰爲內應。舟師繇海道以搗其脊。彼方支吾奔走。而大軍兩道並進。以搃其胷。則齊地可謀矣。吾雖示形於唐、鄧。上蔡。而不再謀進。坐爲東西形援。勢如猿臂。彼將愈疑吾之有意京、洛。特持重以示不進。則京、洛之備愈專。而吾必得志於齊、秦矣。撫定齊、秦。則京、洛將安往哉。此所謂批亢擣虛。形格勢禁之道也。就使吾未爲東西之舉。彼必不敢離京、洛而輕犯江、淮。亦可謂乖其所之也。又使其合力以壓唐、蔡。則淮、西之師起而禁其東。金、房、開、達之師起而禁其西。變化形敵。多方牽制。而權始在我矣。然荊、襄之師。必得純意於國家。而無貪功生事之心者。而後付之。平居無事。則欲開誠布信。以攻敵心。一旦進取。則欲見便擇利而止。以禁敵勢。東西之師有功。則欲制馭諸將。持重不進。以分敵形。此非陸抗、羊祜之徒。孰能爲之。夫伐國大事也。昔人以爲譬拔小兒之齒。必以漸搖撼之一。拔得齒。必且損兒。今欲竭東南之力。成大舉之勢。臣恐進取未必得志。得地未必能守。邂逅不如意。則吾

之根本。滅矣。此豈謀國萬全之道。臣故曰。攻守之間。必有奇變。臣諛人也。何足以明天下之大計。姑疏愚慮之崖略。曰。中興論。唯陛下財幸。

論開誠之道

臣嘗觀自古大有爲之君。慷慨果敢。而示之以必爲之意。明白洞達。而開之以無隱之誠。故天下雄偉英豪之士。聲從響應。雲蒸霧集。爭以其所長自效。而不敢萌欺罔之心。截然各職其職。而不敢生不滿之念。故所欲而獲。所爲而成。而卓乎其不可及也。仰惟陛下。英睿神武。出於天縱。嗣承大統。于今八年。天下咸知其爲真英主矣。而所欲未獲。所爲未成。雖臣亦爲陛下疑之也。夫慷慨果敢。陛下固示之以必爲之意矣。而天下之氣。索然而不吾應。或者明白洞達。開之以無隱之誠者。容有未至乎。夫任人之道。非必每事疑之。而後非無隱之誠也。心知其不足任。而姑使之以充吾位。使之既久。而姑遷之以慰其心。身尊位大。而大責或不必任。職親地密。而密議或不得聞。聽其言。與之以位。而不責其實。責其實。迫之以目前。而不待其成。陛下自度任人之際。頗亦有近於此者乎。如或近之。則非所謂明白洞達。開之以無隱之誠也。故天下懦弱委瑣之人。得以自容而無嫌。而狂斐妄誕之流。得以肆言而無忌。中實無能。而外爲欺罔。位實非稱。而意輒不滿。平居則何官不可爲。緩急則何人不退縮。是宜陛下當寧而嘆。天下人才無一之可用。而謂書生誠不足以有爲。則非陛下之過也。天下之士。有以致之耳。雖然。何世不生才。何才不資世。天下雄偉英豪之士。未嘗不延頸待用。而每視人主之心。爲如何。使人主虛心以待之。推誠以用之。雖不必高

爵厚祿而可使之死。況於其中之計謀乎。人主而有矜天下之心。則雖高爵厚祿。日陳於前。而雄偉英豪之士。有窮餓而死爾。義有所不屑於此也。夫天下之可以爵祿誘者。皆非所謂雄偉英豪之士也。陛下勿以其可以爵祿誘。奴使而婢呼之。天下固有雄偉英豪之士。懼陛下誠心之不至而未來也。臣願陛下虛懷易慮。開心見誠。疑則勿用。用則勿疑。與其位勿奪其職。任以事勿閒以言。大臣必使之當大責。邇臣必使之與密議。才不堪此。不以其易制而姑畱。才止於此。不以其久次而姑遷。言必責其實。實必要其成。君臣之間。相與如一體。明白洞達。豁然無隱。而猶不得雄偉英豪之士。以共濟大業。則陛下可以斥天下之士。而不與之共斯世矣。不然。臣恐孤陛下必爲之心。沮天下願爲之志。兩相求而不相值也。以陛下英睿神武之資。視古之賢主。無所不及。而有過之者。而其效乃爾。此臣所以區區愛君之心。不能自己。而輒獻其愚忠。惟陛下裁幸。

論執要之道

臣竊惟陛下自踐祚以來。親事法宮之中。明見萬里之外。發一政。用一人。無非出於獨斷。下至朝廷之小臣。郡縣之瑣政。一切上勞聖慮。雖陛下聰明天縱。不憚勞苦。而臣竊以爲人主之職。本在於辨邪正。專委任。明政之大體。總權之大綱。而屑屑焉一事之必親。臣恐天下有以妄議陛下之好詳也。自祖宗以來。軍國大事。三省議定。面奏獲旨。差除卽以熟狀進入。獲可。始下中書造命。門下審讀。有未當者。在中書則舍人封駁之。在門下則給事封駁之。始過尙書奉行。有未當者。侍從論思之臺諫劾舉之。此所以立政之大

體。總權之大綱。端拱於上。而天下自治。用此道也。今朝廷有一政事。而多出於御批。有一委任。而多出於特旨。使政事而皆善。委任而皆當。固足以彰陛下之聖德。而猶不免好詳之名。萬一不然。而徒使宰輔之避事者。得用以藉口。此臣愛君之心。所不能以自已也。臣願陛下操其要於上。而分其詳於下。凡一政事。一委任。必使三省審議取旨。不降御批。不出特旨。一切用祖宗上下相維之法。使權固在我。不蹈曩日專權之患。而怨有所歸。無代大臣受怨之失。此臣所以爲陛下願之也。臣聞之故老言。仁宗朝。有勸仁宗以收攬權柄。凡事皆從中出。勿令人臣弄威福。仁宗曰。卿言固善。然措置天下事。正不欲專從朕出。若自朕出。皆是則可。有一不然。難以遽改。不若付之公議。令宰相行之。行之而天下不以爲便。則臺諫公言其失。改之爲易。大哉王言。此百世人主之所法。而況於聖子神孫乎。史之稱光武曰。明謹政體。總攬權綱。政體者。政之大體也。權綱者。權之大綱也。臣願陛下立政之大體。總權之大綱。辨邪正。專委任。以宰天下。得操要之實。而鑒好詳之弊。則天下雄偉英豪之士。必有能奮然出力。以辦今日之事者矣。臣不勝大願。

論勵臣之道

臣聞上下同心。君臣戮力者。事無不濟。上下相蒙。君臣異志者。功無不隳。春秋之時。晉伐楚。三合不止。大夫請擊之。莊王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晉伐楚。是寡人之過也。如何其辱諸大夫也。大夫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臣之身。而晉伐楚。是臣之罪也。請擊之。莊王俛泣而起。拜晉師聞而夜還。越王求成於吳。而歸抱柱而哭。承之以肅。羣臣聞之曰。君王何愁心之甚也。夫復讎謀敵。非君王之獨憂。乃臣下

之急務也。其後越父兄請報恥。越王曰。昔者我辱也。非二三子之罪也。寡人何敢勞國人以塞吾讎。父兄曰。四封之內。盡吾君子。子報父讎。誰敢不力。越王卒用以滅吳。區區楚越。有臣如此。而謂堂堂大國。反無君憂臣辱。君辱臣死之義乎。今陛下慨念國家之恥。勵復讎之志。夙夜爲謀。相時伺隙。而羣臣邈焉不知所急。毛舉細事。以亂大謀。甚者僥倖苟且。習以成風。陛下數降詔以切責之。厲天威以臨之。而養安如故。無趨事赴功之念。復讎報恥之心。豈羣臣樂於負陛下哉。特玩故習常。勢流於此而不自知也。臣願陛下慨然興懷。不御正殿。減膳徹樂。夕惕若厲。立羣臣而語之曰。朕承太上皇帝付託之重。念國家之深恥。志在復讎。八年于茲。若涉淵冰。未知攸濟。而羣臣玩故養安。無肯戮力。是朕不明不德。不足以承大寶。圖大業。其何顏以臨於王公士民之上。況敢卽安。以自取辱。羣臣震懼。頓首請罪。然後徐諭之曰。朕固未敢卽安。羣臣猶以朕可與有爲。其各共厥職。勉趨厥事。上率其下。下勉其上。自度其力之不逮者。無尸厥官。朕將明賞罰以厲其後。繇今以往。羣臣咸爲朕思。所以畏天愛民。求賢發政。富國強兵。復讎謀敵之道。無以小事塞責。無以小謀亂大。相與熟講。惟新之政。使內外有序。則朕卽安之日。陛下惕然側席。圖濟大業。而羣臣不能惕然承意。竭力以報其上。是人而禽獸者也。誅之殺之。何所不可。誠使上下同心。君臣戮力。則何事之不濟乎。

論正體之道

臣聞君以仁爲體。臣以忠爲體。徧覆包含。如天地之大。仁也。公家之事。知無不爲。忠也。故君行恩而臣行

令慶歷開。杜衍輔政。遇有內降。輒封還之。仁宗以杜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又多於所封還。治平初。任守忠。離開兩宮。韓琦乘閒開悟上心。斥之遠方。仍放謝辭。卽日押出國門。君當其善。臣當其怨。君臣之體也。澶淵之役。自寇準而下。均欲追戰。章聖皇帝獨惻然許和。及其議歲幣也。章聖不欲深較。而準戒曹利用以不得過三十萬。天聖初。契丹借兵伐高麗。明肅太后微許其使。呂夷簡堅以爲不可而塞之。其後劉六符來求割地。夷簡召至殿廡。以言折之。君任其美。臣受其責。君臣之體也。今則不然。陛下銳意於有爲。不顧浮議。而羣臣持祿固位。多務收恩。陛下慨然立計。不屈醜虜。而羣臣動欲隨順。圖塞谿壑。使陛下孤立以主大計。羣臣安坐而竊美名。是尙爲得君臣之體乎。臣願陛下總攬大柄。端己責成。畏天愛民。以德自護。明詔大臣。使當大任。不辭小怨。不辭大艱。使天下戴陛下之恩。而嚴大臣之執守。敵人服陛下之德。而憚大臣之忠果。則何事之不濟。何功之不成。此祖宗養人心以行德義。正君臣之體。而爲百世不易之家法也。故願陛下仰法祖宗。而大臣以寇準、呂夷簡、杜衍、韓琦爲法。天下有不足爲者矣。

此己丑歲余所上之論也。距今能幾時。發故篋讀之。已如隔世。追思十八九歲時。慨然有經略四方之志。酒酣語及陳元龍、周公瑾事。則抵掌叫呼以爲樂。閒關世途。毀譽率過其實。雖或悔而胸中耿耿者。終未下臍也。一日讀楊龜山語錄。謂人住得然後可以有爲才智之士。非有學力。卻住不得。不覺恍然自失。然猶上此論無所遇。而杜門之計始決。於是首尾蓋十年矣。虛氣之不易平也如此。孟子曰。詭遇而得禽。雖若邱陵弗爲。自視其幾矣。又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爲不熟。不如萑稗。豈不爲大憂乎。

龍川文集 卷之二

引筆識之掩卷兀坐者良久。

龍川文集卷之三

問答凡一十道

「一」三代以仁義取天下。本於救斯民。而非以位爲樂也。齊威挾尊周以自私。敗商。周之常經。而開爭奪篡殺之禍。其流旣慘矣。秦合天下以奉一人。恣其所欲爲。陳涉因斯民之不忍。徒手大呼。而劉項藉之以起。沛公號爲寬大長者。三章之約。足以動天下而入其心。宜本於爲民而起矣。方其窮時。縱觀秦皇帝。嘆曰。大丈夫當如此。其意豈出於爲民耶。天下旣定。周防曲慮。如一家私物。此豈三代公天下之法耶。唐太宗與劉文靖之謀。似矣。與其父謀所以免禍。而迫脅以從之。何其舛也。尊隋之舉。代王之立。殆若濯泥於水。而明白洞達之事。僅能以九錫歸諸有司耳。其所以守之者。又密於漢。則其義豈足自附於三代乎。然而國祚之久長。斯民之愛戴。曾不減於夏商。何也。民不可欺。則其取守之道。必有可言者矣。

昔者生民之初。類聚羣分。各相君長。其尤能者。則相率而聽命焉。曰皇。曰帝。蓋其才能德義。足以爲一代之君師。聽命者不之焉。則不厭也。世改而德衰。則又相率以聽命於才能德義之特出者。天生一世之人。必有出乎一世之上者。以主之。豈得以世次而長有天下哉。以至於堯。而天下之情僞日起。國家之法度亦略備矣。君臣有定位。聽命有常所。非天下之人所得而自制也。朱均之不肖。非如桀紂之足以亡天下。

而堯以爲非天下之賢聖不宜在此位。豈以法度定天下之心。而私諸不肖之子哉。取舜禹於無所聞知之人。而歷試以事。以與天下共之。然後舉而加諸天下之上。彼其心固以天下爲公。而其道終不可常也。禹以爲苟未得非常之人。則立與子之法。以定天下之心。子孫之不能皆賢。則有德者一起而定之。不必其在我。固無損於天下之公也。湯以爲天下既已聽命於一家。而吾之子孫不擇其可與之者。而使不肖者或得以自肆於民上。則非所以仁天下也。故或世或及。惟其賢而已。不幸而與之不當其人。則天下之公議。終不以私之吾家也。武王周公合天下之諸侯。使之小大相承。而方伯實總之。以聽命於天子。天子不能以一人之私。而制天下也。故立嫡之法。以塞覬覦爭奪之門。而君臣之定分。屹然如天地之不可干矣。此豈一世之故哉。秦以智力兼天下。而君之不師古始。而欲傳之萬世。使天下疾視其上。翻然欲奪而取之。勢力一去。則田野小夫。皆有南面稱孤之心。競智角力。卒無有及沛公者。而其德義又真足以君天下。故劉氏得以制天下之命。使劉氏不有以大異乎天下之姓氏。則君臣之分。猶可干。而三代之統緒未可繼也。周防曲慮。豈其將以私天下哉。定于一而已。曹孟德一有私天下之心。而天下爲之分裂者十餘世。及李氏之興。則猶劉氏之舊也。彼其崛起之初。眇然一亭長耳。其盛者不過一少年子弟。安知天下之大慮。而勃然有以拯民於塗炭之心。三章之約。非蕭何所能教。而定天下之亂。又豈劉文靖之所能發哉。彼其初心。未有以異於湯武也。而其臣凡下。無以輔相之。雖或急於天位。隨事變遷。而終不失其初救民之心。則大功大德。固已暴著於天下矣。孔孟以天下之賢聖。而適當春秋戰國之亂。卒不得行其道。以

拯民於塗炭者。無其位也。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又曰。垂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苟誠其人。而欲得其位者。其心猶可察也。使漢唐之義。不足以接三代之統緒。而謂三四百年之基業。可以智力而扶持者。皆後世儒者之論也。世儒之論不破。則聖人之道。無時而明。天下之亂。無時而息矣。悲夫。

〔二〕漢高祖起布衣以爭天下。及大業既成。而父兄故無恙也。然尊之封之。皆有所感。而後發。而或者猶置餘忿於其間。唐之太宗。既已一切委命於父兄矣。己未。庚申之變。豈人道之所可安乎。舜之於瞽象。周公之於管蔡。夫必有其道矣。豈聖人之事。不可復見於後世。而天下冒冒然以強弱小大相爲雄長。而彼善於此者。亦可以一天下而歸之正乎。人道之不滅者。幾希矣。精微委曲之際。處其所不可處。以待聖人之復起者。固不可以無論也。

匹夫不階尺土。而有天下。此天下之大變。而古今之所無也。彼豈有熟講素定之規模。而其臣相與把手以奮起草莽之間。又豈嘗學古以從事哉。仁義禮樂。先王所以維持天下之具。既已一切盡廢。而利害緩急。迫乎其前。則裂土定封。無所愛惜。至於著在人心。不可泯滅者。或有感而後發。或因以泄其餘忿。亦其勢然耳。嗟夫。此豈可謂非天哉。自黃初以來。陵夷四百餘載。夷狄異類迭起。以主中國。而民生常覲一日之安寧。於非所當事之人。人道失其統紀。而天地幾於不立矣。此非有超世邁往。拔出之英豪。安能埽地以求更新乎。太原之義旗一指。而天下靡然知所向矣。高祖以父而主之。可也。建成獨可以常法嗣之乎。

據非所當得。而又疾其當得者。若不能以終日。此非天誅之。則人殺之耳。天未嘗不假手於人。是以太宗抽矢蹀血。忍於同氣。犯天下不義之名而不恤。彼其心以爲是天實爲之。而非吾過也。天人之厭亂極矣。豈其使建成元吉。得稔其惡。以自肆於民上哉。人心蔽於自見。而天命不知所歸。是治亂安危之大幾也。昔者周公蓋憂此矣。孺子離襁褓寧幾時。而武王疾且病。周公懼其事之不可繼也。至誠委命於天。欲以身代武王之死。武王得以延數年之命。而孺子可輔以立。他日管蔡之誅。爲天下誅之耳。要以使天命卽於人心所可安之地。不然。則吾心豈能盡白於天下。而何以爲後世訓乎。天命之所在。若決江河。故檀車煌煌。牧野洋洋。雖聖人不敢以疑貳之心而承之也。顧其所以先爲之地者至矣。人欲謀我。而我亦謀之。是以亂易亂也。而其地安在哉。雖其決於承天命。以脫民於塗炭。有足自解者。而終不卽於人心之所安。至今論者猶不安之。嗟夫。此又可以盡歸之天哉。

【三】三老董公以仁義遮說漢高帝。而三軍始爲義帝縞素。項氏不復能自直於天下。名義之不可負。蓋如此。儒者正名之說。雖起於管仲之尊周。而自漢以來。則以此舉爲明驗矣。然人爲萬物之靈。而仁義智數。蓋不可以雜而行也。不出於高帝之誠心。而欲以欺天下。則名義乃自外來乎。故三軍縞素。本足以納侮。而不足以形敵。然劉項同受命於義帝。坐視同列之賊其君而不問。則舉世皆不復知所謂人道矣。是三軍縞素。而大義始明。高帝定天下之機。無乃真在此乎。合內外而論之。宜必有以處此者。

晉奚齊義不足以君國。聖人書以爲君之子。而卓子則書君者。里克君之也。秦以夷狄之智兼天下。其亡楚尤爲無道。蓋天下欲共亡之久矣。況當天下潰亂之時。蓋不必用懷王以從民望也。項氏君之。而諸公皆稟命焉。則其君之者非一人矣。利其爲名。則君之不利其實。則害之自立自廢。各從其私。是君臣無定位。而以強弱爲輕重。率天下之人。如驅羣羊。是非可否。惟吾之所欲爲。而人亦不得裂去也。其輕天下亦甚矣。董公者。發天下之公憤。而借高帝之力以扶人道於旣絕者也。揭項氏之不義於天下。使天下皆欲援弓而射之。雖微高帝。猶不可以自立。蓋董公之遮說。幾於孔子沐浴之請。而高帝之義。吾不知其何心也。故孫權之自立。非義也。使魏氏不得自正於天下。則人道不至於盡廢。雖聖人不得而明權之非義也。

【四】三代之勗業。以封先聖之後爲念。而論功行封。猶待其定也。至周則大封同姓於其閒。爲國五十有三。而猶未以爲慊。武王周公固非以天下爲己私者。天之立君。豈爲姬姓而設乎。漢興。患異姓之強大。而大封同姓以鎮之。其道蓋本諸此矣。七國同時舉事。黥彭之患。不如是之併也。誅鋤剗削。至於分裂。以各王其子弟。同姓湮微。而后族之禍又成矣。聖人之立法。本以公天下。而非以避禍亂。心有親疎。則禍福倚伏於無窮。雖聖智不得而防也。周漢之法。豈世變之窮。而至此乎。合天下而君之。疎遠之人。何負於國家。而周以宗強。此果何道乎。不然。漢諉之周。而周公其衰矣。

昔孔子論三代之損益。可知蓋自堯之親睦九族。積而至於周之大封同姓。五十有三國者。亦其損益之可知者也。然其義遂窮而不可繼。故春秋之諸侯。以其子弟爲卿者。聖人皆以弟書之。獨於季友之來歸。

不係以親而書曰季子。蓋其賢者則與衆共之。其不賢者。聖人以爲有國者之私其親。而其義不通於天下也。豈非參酌四代之制。以爲萬世通行之法哉。漢高帝與諸公共起草莽。以帝天下。天下平定。諸公各已南面稱孤。帝猶疑其不可盡信也。分王子弟。以據其衝。而庶尊與其不肖者。一切不問。庶幾以爲可自附於周家親親之義。而不知權勢旣成。雖親者亦不可保。其可保者。惟其賢也。不思天下之公義。而用其謀國之私心。是非利害。徇於目前。而使前後相矯。卒不得其正。禍亂相尋於無窮。不獨漢氏爲可憫。而魏、晉、宋、齊不能以是一日爲安者。蓋親疎之義不明也。出其子弟之賢者。以與天下共之。其不賢者。養以國家之私。使親賢參錯。而禍福治亂。一付之天下之公。而吾無容心焉。聖人之作春秋。以待後聖者。蓋如此。

〔五〕項羽喑鳴叱咤。千人皆廢。而能恭敬愛人。自屈於禮節人士。其仁與勇。可謂兼之矣。至於賞不妄與。豈不足自附於惟衣裳在笥之義邪。漢高帝乃饒爵邑。以來天下之頑鈍嗜利亡恥者。開國承家之初。而顧以小人先之。卒用是以勝羽。羽之目當不瞑矣。使天下有疑於儒者之道。其不自高帝始邪。

方三代之衰。聞諸侯脩德以興矣。未聞崛起草野。而皆有南面稱孤之心也。當草昧之時。欲以禮義律之。智勇齊之。而不能與天下共其利。則其勢必分裂四出。而不可收拾矣。匹夫並起而爭。此非先王之常勢也。高帝能用是以合其勢。而不能用是以一日爲安。蓋其初不能參用項氏之所長。以消伏異時黨與搖動之心。此正陳平之所預見。而深憂。而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之義。何嘗一日而廢哉。蓋田橫之未去。郡國

豪姓之未徙。四老人者伏於商山而不可招致。高帝雖死而目不瞑也。異姓諸侯王之憂。特衆人之所共憂耳。易曰。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聖人其知之矣。

〔六〕周召毛畢實佐文武以有天下。成康既沒。王朝之公卿。往往皆諸公之子孫族屬。比閭族黨之賢。脩身飭行。以自見於斯世者。非一人。其卓然者。豈不可與諸公之子孫族屬共執國政哉。然而位終不得過大夫。人才之特起。不幸而非世家。則不得以任公卿之位。此果何法也。春秋譏世卿。而人才之特起者。終無一人得附見於冊書。雖聖人之法。亦不免隨世而立歟。漢高帝與蕭曹諸公共起而亡秦。天下既定。非嘗更當時之事者。不以任公卿也。賈生特起之才。天子明知之而不得用。非獨絳灌之專其寵利也。然公孫弘自海瀕而登宰相。則天下自此多事矣。唐太宗雖以房杜爲宗臣。而天下之賢者始雜而用之。然其後遂無世臣之可倚。更任迭用。雖賢君亦不克其終。豈君臣之際。無終始之義。則其勢必至此邪。然合天下而君之。而獨私於共事之臣。宜非聖人之公道。而周漢之法。果可爲通行之法乎。

君臣天地之大義也。君臣不克其終。則大義廢而人道闕矣。此豈苟然之故哉。方天地設位之初。類聚羣分。以戴其尤能者爲之長君。奉其能者爲之輔相。彼所謂后王君公。皆天下之人推而出之。而非其自相尊異。據乎人民之上也。及法度既成。而君臣有定位。舜命夔以典樂教胄子。蓋欲其君臣相與世守之。以達天地之大義。三代既以世次而有天下。其相與肇造人紀而維持其國家者。亦欲其代脩祖父之業。而

君臣相保。與國無窮。使天下之人有所觀仰愛戴。而不敢窺伺其間。以覬幸國柄。橫生意見。紊亂綱紀。使天地大義有所廢闕。而厭故喜新。敗亡相尋而不悟也。惟其子孫族屬。舉不足以當賢者之選。而後廣求天下之賢聖。以庶幾於一遇。而中接墜業。不敢有加焉。如高宗之於傅說。是也。此豈君臣之常法哉。孔子之作春秋。其於三代之道。或增或損。或從或違。必取其與世宜者舉而措之。而不必徇其舊典。然於君臣之大義。未之有改也。其譏世卿。蓋譏其不擇世臣之賢者而用之。甚者遂使世其官。而人人輕視其上。皆有掩而取之之心。其勢必至於君臣之不相保。故惓惓於一世之賢者。悉使之附見於冊書。如蔡季。紀季。楚屈完。齊高子。魯季友。叔肸。宋子哀之徒。往往非公族。則其世家之舊也。使皆得若人而用之。則何厭於世臣。而欲求天下特起之賢於不可知之際哉。至於死生恩禮之厚。而適遭變故。或不以其道終。則正色書之。而無間於曹。莒之小國。所以究極天地之大義。而明示之後世者也。故孟子以爲故國必有世臣。至於不得已。而後使卑踰尊。疏踰戚。然猶必取其國人。皆曰賢者。繇此言之。豈樂於君臣之不相保。而新故相易。以求快一時之耳目哉。戰國朝暮反覆之禍。蓋起於君臣之不相保也。漢高帝以匹夫而有天下。視平時之等夷。無非可疑之人。故其臣不自保其首領。而天地之大義不復明矣。然猶不使後生新學得以參乎其間也。唐太宗則參而用之。更一世而盡忘其舊。甚者朝爲君臣。而暮爲路人。故以勢相臨。而不復以恩相保。緩急無一人之足依。而方顧望草萊之賢者。以爲己用。豈不殆哉。惟我本朝。於天下之賢者。必使之歛歷中外。養其資望。而後至於大用。故其人往往足以重人之國家。而子孫習識其本末源流。家世。

守之至於一二百年而不替。嗚呼。是天地之大義。而非君臣之私恩也。天下不能皆特起之賢。則超舉顯擢。豈可率以爲常乎。朝暮不相保。則是棄爵位於草萊。大義廢而天下離矣。

龍川文集卷之四

問答

〔七〕義利之分。孟子辨之詳矣。而賞以勸善。刑以懲惡。聖人所以御天下之大權者。猶未離於利乎。有所利而爲善。有所畏而不爲惡。則其入人也亦淺矣。堯舜之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故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豈亦知其效入人之淺乎。然臯陶之陳謨。以典禮賞罰。同出於天。而非有輕重之別也。苟無所事乎其用。則賞罰亦自外來耳。安在其爲天乎。三代之用賞罰。大概猶法唐虞。而記禮者載其先後之用甚詳。又以爲至周而窮。豈世變之極。而賞罰之用始重乎。抑其出於天。而三代始賴其用也。春秋聖人經世之志。而獨以代天子之賞罰。則聖人起而治天下。必不能以易此矣。亦何怪於漢宣帝之專恃賞罰以爲治乎。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洛書之所明載。而儒者終以爲治天下者。不取必於賞罰。亦知夫勸懲之效淺也。謂賞罰不取必於勸懲。則無以御天下。謂其爲懲勸而設。則賞罰亦利耳。利者人道之末也。則臯陶之所謂天者。豈誣乎。

耳之於聲也。目之於色也。鼻之於臭也。口之於味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出於性。則人之所同欲也。委於命。則必有制之者而不可違也。富貴尊榮。則耳目口鼻之與肢體皆得其欲。危亡困辱。則是故天下不得自徇其欲也。一切惟君長之爲聽。君長非能自制其柄也。因其欲惡而爲之節而已。敍五典。

秩五禮。以與天下共之。其能行之者。則富貴尊榮之所集也。其違之者。則危亡困辱之所并也。君制其權。謂之賞罰。人受其報。謂之勸懲。使爲善者得其所同欲。豈以利而誘之哉。爲惡者受其所同惡。豈以威而懼之哉。得其性而有以自勉。失其性而有以自戒。此典禮刑賞所以同出於天。而車服刀鋸。非人君之所自爲也。天下以其欲惡而聽之人君。人君乃以其喜怒之私而制天下。則是以刑賞爲吾所自有。縱橫顛倒。而天下皆莫吾違。善惡易位。而人失其性。猶欲執區區之名位以自尊。而不知天下非名位之所可制也。孔子之作春秋。公賞罰以復人性而已。後世之用賞罰。執爲己有。以驅天下之人而已。非賞罰入人之淺。而用之者其效淺也。故私喜怒者。亡國之賞罰也。公欲惡者。王者之賞罰也。外賞罰以求君道者。迂儒之論也。執賞罰以驅天下者。霸者之術也。

〔八〕肉刑之興。說者以爲起於苗民。而堯參取而用之。報虐以威。蓋將以戒小人。而非出於聖人之本心也。故舜多爲之塗。以出民於刑。祇以施諸怙終者。而穆王之訓刑爲尤詳。然則雖聖人欲去之久矣。安在其爲孝文姑息之仁也。而世儒之道古者。必以爲井田封建。肉刑皆聖人之大經大法。不可廢也。治天下而不用肉刑。徒以啓小人犯法之心耳。故曰。肉刑之刑。刑也。漢魏之際。往往數議復之。而不果。以至於本朝。而刑輕于三代矣。法家者流。以仁恕爲本。惟學道之君子。始惓惓於肉刑焉。何其用心之相反也。推之天理。驗之人事。而要諸古今之變。究其所從始。極其所由終。必有至當之說。昔者聖人。別人類於禽獸之中。而去其爭奪戕殺之患。蓋必執生殺之權。而後謂之刑政也。則肉刑固已

草具而未有其法耳。苗民始多爲戕人之具，以淫用之，堯懼其爲世訓也，故取而次第品節之，使必若苗民者，然後羅此刑耳。故曰：報虐以威，舜又多爲之法以出之，而夏於贖刑爲尤詳。商人執刑罰以督奸，傷肌膚以懲惡，蓋嚴其所當用者耳。夫旣多爲之塗以出之，而不嚴其所當用者，是教人以輕犯法也。豈聖人制刑之本意哉？文武尤謹於庶獄，而成康措而不用，至於四十餘年，穆王耄荒，而訓刑以詰四方，使知刑者，聖人愛民之具，而非以戕民也。漢興承秦之餘烈，先王之法度盡廢，而肉刑塊然獨存，文帝感一女子之言，而慨然除之，於是可與語通變之道矣。井田封建，自黃帝以來，極十數聖人之思慮，所以維持而奉行之者，惟恐其一事之不詳，而一目之不精也。至於肉刑，則多爲之塗以出之，惟恐其或用耳，豈可同日而語哉？聖人之恐其一事之不詳，而一目之不精者，今旣盡廢而不可復舉矣，獨惓惓於聖人之恐其或用者，縱使可用，無乃顛倒其序乎？使民有恥，則今法足矣，民不賴生，雖日用肉刑，猶爲無法也。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四達而不悖，則王道成矣。吾聞諸聖人者如此。

〔九〕酈食其教高祖，以示諸侯形勢之制，方天下未定之際，形勢固不可以授之人，蓋懼其自代也。天下已定，固當以天下爲家，以四塞爲形勢，而蕭何方惓惓於壯宮室，婁敬方勸據秦地，以臨制天下，何其狹也。高帝寬仁愛人，天下洵洵數歲，本不敢輕用其力，豁達大度，欲示天下以至公，而庶幾於周家之義，然卒爲宗臣所移，猶可也，而竟移於羈臣之說，何哉？豈三代公天下之道，後世真不可復行乎？抑人心多自疑，而其流遂如此也。不然，則在德不在險，是真書生之談耳。

萬物皆備於我。而一人之身。百工之所爲具。天下豈有身外之事。而性外之物哉。百骸九竅具而爲人。然而不可以亦立也。必有衣焉。以衣之。則衣非外物也。必有食焉。以食之。則食非外物也。衣食足矣。然而不可以露處也。必有室廬以居之。則室廬非外物也。必有門戶藩籬以衛之。則門戶藩籬非外物也。至是宜可已矣。然而非高明爽塏之地。則不可以久也。非弓矢刀刃之防。則不可以安也。若是者皆非外物也。有一不具。則人道爲有闕。是舉吾身而棄之也。然而高卑小大。則各有分也。可否難易。則各有辨也。徇其侈心。而忘其分。不度其力。無財而欲以爲悅。不得而欲以爲悅。使天下冒冒焉。惟美好之是趨。惟爭奪之是務。以至於喪其身而不悔。然後從而省之曰。身與心內也。夫物皆外也。徇外而忘內。不若樂其內而不願乎其外也。是教人以反本。而非本末具舉之論也。二帝三王。未嘗不擇形勢而居之。而周公於宮室之制。闕大端麗。欲用以爲萬世之法。夫豈以形勢爲德之輔。而宮室爲德之華哉。此帝王所以備人道。而與天下爲公也。蕭何。婁敬蓋亦知天下之勢而已。而未知聖人本末具舉之道。故使論者猶有疑焉。且諺有之。衣則成人。水則成田。此豈有內外輕重之異哉。世儒之論所未及也。

【十】帝王之號名殊。而其道一也。然學者知稱堯舜禹湯文武。而名號與諡終不可得而別。以堯舜禹爲名。則文武獨以諡舉。可通乎。以爲號。則咨爾舜禹者。必非號也。湯之子孫以甲庚丙壬爲號。則湯不得以謂之諡。然而所謂予小子履者。則湯既有其名矣。後世之言諡法者。遂次堯舜禹湯之中。夫豈其然乎。文武之子孫各以諡顯。而善惡一付之天下之公論。雖孝子慈孫不得加私意於其間也。

春秋之公侯伯子男。其卒葬例以公書。又何所貴於聖人之筆削乎。亦無怪後世之孝子慈孫。因得以致其隱惡之義也。聖人酌古今而裁之中道。必有俟百世而不惑者。

自風氣初開。人極肇建。於是有君臣上下之分。而爲之號以尊異之。未有名字之爲別。而文物之可觀也。及其久也。有號而後有名。有名而後有字。有字而後有諱。有諱而後有諡。上則追王其先祖。先公下則施及其文子文孫。旁則庇其本支族屬。惟其嫻聯親黨。隆於朋友。不遺故舊。以廣親親之道於天下。然後爲忠厚之極。則人道之志文。此周家所以獨備於三代也。孔子作春秋。旣已品節而盡用之矣。然名之曰幽厲。而國惡不諱。無以致君父之敬。列爵各從其實。而直情徑行。無以盡臣子之心。故春秋兼隱惡之義。從尊君之文。而人文於是大備。後世無以復加矣。過是以往。則人心無窮。不可以盡徇。而天下至衆。不可以文欺也。故堯舜禹湯循而至於周。道之文也。春秋之義。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後世之欲行恩義於春秋之外者。徇人心而欺天下者也。

〔十一〕呂不韋市子楚以爲奇貨。此戰國策士朝暮反覆之謀。君子之所不道。而漢文立未數月。乃脩代來功。宋昌旣封侯。而六人者皆官至九卿。宣帝惓惓舊恩。至侯五人而未止也。天之立君。本爲斯人計。猶不以逸豫其君之身。顧何有於平時自結於其君。以覬非望者乎。將相大臣。以天下之義。迎立代王。猶逡巡而不敢進。旣已立矣。夜拜宋昌爲衛將軍。領南北軍。而張武實行。殿中將相大臣。今猶未足信耶。昔者王代。而今爲天下主。必自代來者而後足信。何其示天下以狹耶。貪天之功。以爲

己力。宋文帝能忍於徐羨之、傅亮、謝晦，而王華、王曇首之徒，自是而用事焉。使後世反覆多詐之人，常覬天下之有變，以幸一日之富貴，其必自宋昌始矣。漢高帝用其私心於豐沛，而生長之地，亦有異恩焉。是納吾身於一邑，而教天下以僥倖，豈所以爲天下主哉。南陽之恩雖小殺，而此義卒不可廢。人主一時之私恩，又可爲萬世之常法乎。裁恩義而中持衡焉，使開國承家者有所據以爲常行之道，揆之以春秋之義，則必有以處此矣。

晉文公在外十九年，從亡者非一，而三士稱焉。及其反國也，卻穀實當國政，狐偃、趙衰蓋始爲卿，而賈佗、臼季之徒，未有列也。卻穀死，先軫以下軍之佐代之。當時以爲上德，則從亡之勞，不論矣。顛頡就誅，魏犢幾不免，而介之推不及祿，榮辱可否，與衆同之。幸不幸一歸諸命，不以親疎厚薄爲等降也。易曰：君子知柔知剛，知微知彰，萬夫之望，自古聖賢之舉事，與夫後世英雄豪傑，必寄腹心於同起共事之人者，彼其察事見情，常先乎衆人，非以其爲故舊而特親之也。至於左右親暱，詎肯以得國有天下而任之以政哉。富厚安榮，不欲以天下國家，而儉其素所親耳。春秋之義，所以重君臣恩義之始終，而不及其私者，固所以防人心之流也。文帝裁絳侯以大義，而卒不任宋昌、張武以國政，彼其輕重淺深，必有以知之矣。丙吉之端簡厚重，雖微舊故，是可任之以政乎。宣帝忍於霍光，而惓惓於五人者，非但親疎有以蔽之，而權利所在，固爭之端，而怨之府也。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此聖人所以裁恩義而中持衡者，其諸春秋之所不廢歟。豐沛、南陽，以生長之地，而寤

異恩雨露之所被。日月之所照。近而易入者。常先得之。此亦天下之公義。而厚薄之殊絕。則爲私心耳。夫人心之正。萬世之常法也。苟其不役於喜怒哀樂愛惡之私。則曲折萬變。而周道常如砥也。唐太宗倦倦於天策學士。而秦府舊人。則與東宮秦府。均其用捨。蓋亦庶幾於恩義之平矣。嗚呼。安得皇極之主。而共敘之哉。

〔十二〕聖人以常典衛中國。以封疆限夷狄。明其不可參也。然民命之所在。不當以夷狄中國爲別。故兼愛之說興。而通和之義行焉。甚者至欲以女妻之。冀以舅甥之恩。而獲一日之安。彼惟不習於禮義也。故謂之夷狄。而可以人倫而縻之乎。暗哉。婁敬之智也。一日作俑。而其流至於不可勝言矣。然合中國而君之。旣不能卻夷狄於塞外。又不能忍一日之辱。坐視民生之塗炭而莫之救。是誠何心哉。此齊景公所以涕出而女於吳也。孟子之所不敢廢。則婁敬豈得爲過乎。略其事而取其心。雖宋虢之息民。聖人不得正色而誅之也。

有中國必有夷狄。待夷狄之常道。莫詳於周。而其變則備於春秋矣。方舜禹之時。蠻夷猾夏。則命士以明刑而已。至湯有來享來王之事。而未有其禮也。周公相成王。朝諸侯於明堂。而列四夷於四門之外。分天下爲五服。而以周索戎索。辨其疆。蓋不使之參於中國也。宣王伐玁狁。至太原而止。而蠻荆使之來威而已。此周道之所以中興也。幽王之亂。而中國夷狄混而爲一矣。其後楚始僭王。以夷狄之道。橫行於中國。吳越奮自南方。以與晉楚爭伯。而晉楚不能抗。此商周而上夷狄未有之禍也。聖人有憂焉。而作春秋。其

所以致夷夏之辨亦難矣。戎狄之種類不一，而雜出於中華，以致其猾夏之禍。聖人一切以周道治之，而不使參中國之事也。諸侯與之會盟，則譏之。伯主窮追遠討，則黜之。要使各安其疆，則止矣。至於吳楚，則非周道之所能盡治也。方其始之僭竊也，固已斥而棄之於夷狄矣。及其能從中國之會盟，則人之能行聘禮，則爵之。能正中國，所不能正之罪，能討中國，所不能討之敵，則酌輕重以許之。及其行詐謀，用狄道，則斥而棄之如故也。然而圖伯可也，分伯可也，專伯則不可，人可也，子可也，公侯則不可，而況於僭王乎？是聖人於中國夷狄混然無辨之中，而致其辨，則所以立人道，扶皇極，以待後世也。吳楚之禍極矣，聖人豈不知後世必有夷狄之尤猾者，踵其轍以抗衡於中國，庶幾春秋之義，尙可覆而行也。漢之匈奴，唐之回鶻，吐蕃，本朝之契丹，豈可以待夷狄之常道而待之？徒曰不可參於中國而已乎？彼固越疆而來，參竊中國之文，以自尊異，逞夷狄之威，以自飛揚矣。然而妻之以女，則不可，藉其力以平中國，則不可。蓋懼夷狄中國之無辨也。漢唐之已事，可以鑒矣。本朝去是二禍，而歲以金繒奉之，不復至於交兵，則既享其福矣。獨使之並帝，則漢唐之所未有也。專中國之禍，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是皆當時之廷臣不講春秋之過也。今中原既變於夷狄矣，明中國之道，掃地以求更新可也。使民主宛轉於狄道而無有已時，則何所貴於人乎？故揚雄之言曰：五政之所加，七賦之所養，中於天地者爲中國。王通之言曰：天地之中，非他也，人也。蓋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龍川文集卷之五

酌古論

酌古論序

文武之道一也。後世始歧而爲二。文士專鉛槧。武夫事劍楯。彼此相笑。求以相勝。天下無事。則文士勝。有事。則武夫勝。各有所長。時有所用。豈二者卒不可合耶。吾以謂文非鉛槧也。必有處事之才。武非劍楯也。必有料敵之智。才智所在。一焉而已。凡後世所謂文武者。特其名也。吾鄙人也。劍楯之事。非其所習。鉛槧之業。又非所長。獨好伯王大略。兵機利害。頗若有自得於心者。故能於前史閒竊窺英雄之所未及。與夫既已及之。而前人未能別白者。乃從而論著之。使得失較然。可以觀。可以法。可以戒。大則興王。小則臨敵。皆可以酌乎此也。命之曰酌古論。

光武

自古中興之盛。無出於光武矣。奮寡而擊衆。舉弱而覆強。起身徒步之中。甫十餘年。大業以濟。算計見效。光乎周宣。此雖天命。抑亦人謀乎。何則。有一定之略。然後有一定之功。略者不可以倉卒制。而功者不可以僥倖成也。略以倉卒制。其略不可久。功以僥倖成。其功不可繼。犯此二患。雖運奇奮鬪。所當者破。而旋得旋失。將以濟中興難矣。人有常言。光武料敵明。遇敵勇。豁達大度。善御諸將。其中興也固宜。吾則曰。此

特光武中興之一術也。使其中興止在於此。則是其功有時而窮也。西都之末。莽盜神器。羣雄並起。相與圖之。光武因思漢之民。舉大義之師。發迹昆陽。遂破尋邑。百戰以有天下。彼其取亂誅暴。或先或後。未嘗無一定之略也。何以明之。光武自昆陽之勝。持節河北。鎮慰郡縣。破王郎。擊銅馬。收復故地。凡所以經營河北。而取河內爲之根本也。河北平。河內服。自常情觀之。當此之時。更始闇弱。可以西取關輔。疾據其地。俯首東瞰。以制天下。光武乃身徇燕趙。止命鄧禹乘釁西征。其意豈以燕趙爲可急。而關輔爲可後哉。吾嘗籌之。關輔雖形勝之地。而隗囂在隴西。公孫述據巴蜀。赤眉羣盜。蠶起山東。囂述猶虎狼之據穴也。有物以阻其穴。則彼不敢騁。不然。將何所憚。赤眉猶長蛇之螫草也。有物以肆其螫。則其毒無餘。不然。將何所不至。光武之未取關輔。所以阻囂述之穴。而肆赤眉之螫也。故且身徇燕趙。使之速定。則自河以北。民心已一。而吾之根本固矣。及赤眉破長安。志滿氣溢。兵鋒已挫。而鄧禹得乘釁以并關中。馮異繼之。遂破赤眉。而長安平。洛陽固。而耿弇且定齊矣。當此之時。天下略平。囂述雖有覬覦之心。而不得復騁。光武定都洛陽。命將討囂平述。而天下遂一矣。此其有一定之略。而後有一定之功也。使燕趙未平。而光武西取關輔。則遂與囂述爲敵。而赤眉無所騁其鋒矣。與囂述爲敵。則欲徇燕趙。而彼乘其虛。赤眉無所騁其鋒。則已服郡縣。而或罹其毒。是燕趙未可以卒平。關輔未可以卒守。河北河內未可以卒保。而天下紛紛。將何時而一也。雖料敵明。遇敵勇。豁達大度。善御諸將。顧亦何用哉。吾以是知中興之君。略之不定。而僥倖於或成。則我欲東而盜據其西。我欲前而敵隨其後。智謀勇鬪。無一可者。今夫道路之人。僥倖而得千金。

得之於此。則必失之於彼。何者。千金不可以常僥倖也。千金之子。則不然。致之有術。取之有方。成之有次第。不終年而其富百倍。此光武所以爲中興也。唐肅宗起兵靈武。不能先圖范陽。而急取關中。卒使盜據其穴。不能盡取河北。裂爲藩鎮。終唐之世。爲大患者。皆藩鎮也。此無他。不能立一定之略。則不能成一定之功。中興之不終宜哉。吾以是知光武之果不可及也。且吾又聞自古服羣叛。驅英豪者。無如漢高帝。而光武之行事。有高帝之所未能爲者二焉。光武降銅馬。封其渠帥。降者未安。將有他變。此何異於沙上之謀乎。光武勒使歸營。單騎按行。示以赤心。而降者悉服。不必封雍齒。而後諸將安也。馮異鎮關中人。或言其威權太重。恐有異志。此何異於蕭何之事乎。光武不信用者。而以其章示異。異惶恐稱謝。復賜詔慰諭。信任愈篤。不必繫諸獄。而後明其無他也。且使後世人君用此術。以成功者多矣。吾始讀高帝之書至此。未嘗不竊疑其計之過。而末有所處。及得光武二術。則欣然而笑曰。天下之事。未嘗無奇術。而人不能發之。光武發高帝之所未能爲。而中興之功。遠過古人者。雖天命。抑人謀也。

先主

英雄之主。所爲置私忿而未嘗求復者。非以私忿之不當復。而義有大於私忿者也。當理而後進。審勢而後動。有所不爲。爲無不成。是以英雄之主。常無敵於天下。夫劉備之荊州。孫權假之也。權不假之。其曲在權。備不復之。其曲在備。備旣得益州。權遣使請荊。備不以復。而天下皆不直備矣。權一舉而襲破三郡。再舉而遂梟關羽。何者。師直爲壯也。然備之於羽。義則君臣。恩猶父子。羽旣就戮。備不勝忿。遂大舉以求復。

其讎。而不知魏者國家之深讎。非特一關羽之比。吳者一家之私忿。猶有唇齒之援也。此吾所謂義有大於私忿者。如斯而已矣。備既舉兵。權遣使求和。而盛怒不許。是怒敵也。兵向西界。平地立營。而無他奇變。是輕敵也。怒敵者危。輕敵者敗。備之喪師。有自來矣。且吾又聞之。用兵之道。有攻法。有守法。此兵之常也。以攻爲守。以守爲攻。此兵之變也。攻專用攻法。守專用守法。其敗也固宜。然守專用攻法。攻專用守法。亦焉得而不敗哉。備之攻吳。可謂專用守法矣。備自秭歸。列立數十屯。互七百里。將以攻人。而計出於此。雖曹丕之庸。猶得而笑之。而備不知避者。豈其果關於用兵耶。備之意。欲示拙以誘吳師。待其貪利。一舉蕩之。而不知陸遜之持重。可以速壓。而不可以巧勝也。形之而彼不從。予之而彼不取。固將制奇合變。求爲不可敗。而全軍以返。迺難於舉動。計不復生。此固遜之所輕爲也。夫善用兵者。常避敵之所輕。而出敵之所忌。是以進而不可禦。何者。敵氣沮而吾志得也。且夷陵者。荊州之咽喉也。得夷陵。則荊州可有。使備能遣黃權。率水軍以爲先驅。順流而下。掩其未備。而備率步兵分進。疾趨夷陵。扇動諸蠻。招誘大姓。按兵而不動。命水軍急攻之。臨機設變。奮力死鬪。彼方支吾未暇。而吾率步兵乘高而進。聲東而擊西。形此而出。彼乘卒初銳而用之。彼亦疲於奔命矣。如其能隨機拒守。則駐軍而相持。固壘而不解。多張疑兵。斷絕險要。而實未嘗公。迺密遣一辯士。間行至魏。以金幣結其貴倖。自謂有謀。求見魏主。魏主知必召之。既入見。則泛論天下之事。語及吳蜀。然後徐言曰。臣嘗私賀陛下。竊笑陛下。已而又私喜陛下。彼必問曰。何以賀朕。則對曰。武皇帝所以不能吞併吳蜀也。非力不足而智不逮。以吳有長江之阻。蜀有崇山之險。而又相

爲唇齒之援也。今天相魏、兩雄相鬪，以資陛下進取之機。此臣所以賀陛下。曰：何以笑朕？則曰：臣聞敵人開闔，必亟入之。今陛下不亟圖進取，而猥信吳人之和，彼急則和，緩則去矣。投機之會，閒不容髮。此臣所以笑陛下。曰：何以喜朕？則曰：陛下天姿神武，聖斷易回，苟見其利，罔有不從。此臣所以喜陛下。彼必曰：計將安出？則曰：蜀地僻險，未易卒圖。不若遣夏侯尚、曹仁出信陵，賈逵、滿寵出東關，或出皖城，或出廣陵，東西彌互，直造長江，因蜀之勢，大舉攻吳。吳亡，則蜀失援，然後徐舉而圖蜀。天下可一也。議者必曰：兩虎方鬪，當收卞莊子之功。臣以爲莊子之術，可以刺野走之虎，若夫阻穴之虎，則當及其方鬪而急刺其一，待其鬪已，則斃者猶能阻穴，尙何收功之有哉？吳蜀阻穴之虎也。臣恐旣解之後，勝者張勢，敗者阻險，桀驁不遜，以拒陛下。陛下雖憤怒，無所逞其鋒矣。機不可失，願陛下熟慮之也。彼曹丕素貪功，而劉曄亦嘗言此。丕旣得聞此計，必深以爲然，而大舉攻吳。吳力不能兩拒，固將棄夷陵而與我和，以并力拒魏。是吾不戰而得夷陵也。夷陵得，則荊州可圖矣。不知出此，而怒敵取危，輕敵取敗，誰謂劉備爲識大計也。故夫以私忿興師，而又怒之又輕之者，可屢爲哉。

曹公

善圖天下者無堅敵。豈敵之皆不足破哉？得其術而已矣。運奇謀，出奇兵，決機於兩陣之間，世之所謂術也。此其爲術，猶有所窮，而審敵情，料敵勢，觀天下之利害，識進取之緩急，彼可以先，此可以後，次第收之，而無一不酬其意，而後可與言禱矣。故得其術，則雖事變日異，沛然應之，而天下可指揮而定。漢高帝是

也。失其術，則雖紛紛戰爭，進退無據，卒不免敗亡之禍者，項籍是也。至於得術之一二，而遺其三四，則得此失彼，雖能雄強於一時，卒不能混天下於一統，此雖曹公之所爲，而有志之士所深惜也。公奮身徒步之中，舉義兵，破黃巾，走奉、暹，輔帝室，深據根本，號令諸將，於是降張繡，擒呂布，斃袁氏，破烏桓，兵鋒所加，敵人授首，蓋舉無遺策，而北方略平矣。其爲患者，荊州二劉、江東孫氏、張魯、擅漢、劉璋、據蜀，而關西諸將紛紛不一，此其取之不可以無術也。夫所謂術者，當審敵之強弱難易而爲之先後，以勢度之。璋、魯弱而易，其勢在所先，孫、劉強而難，其勢在所後。夫荊州至近，表又寢弱，而有劉備在焉，故不若留之以恣備之所欲爲，而并魯取璋，以孤其勢。然則欲引兵西向，而關中諸將適當其前，則如之何？蓋嘗攷之，關西諸將皆不足畏，所可憚者，惟一馬超，而公制之非其術，此所以卒爲邊患，而反爲璋、魯之藩蔽也。方騰、遂不叶，求還京畿，此其勢易服矣。騰之家屬，盡還宿衛，而獨畱超，所謂養虎自遺患也。公之意，豈非以其嘗辟之不就，今雖召之，而彼未必肯至耶？此亦不思之甚也。且超之所以不就者，以父子俱在關西，未欲獨至，而又辟之甚輕，不肯屑就也。及騰既歸宿衛，公於此時，能以前將軍召之，待以厚禮，示以赤心，命統銳卒，常以自隨，又使超弟若休若鐵者，領騰部曲，而超之果敢喜立功名，曷爲不就？超既就，則關西諸將舉無足道。及熙尚既平，厲兵西向，風諭諸將，使來合勢，則韓遂等必不敢叛。縱叛破之易耳。然後并兵自陳倉出散關，運奇奮擊，以討張魯，則魯可平。漢中可有復於此時，合張魯之資，乘漢中之勢，整兵臨蜀，則劉璋震恐不能爲計，欲召劉備而無所及，備雖至而亦不能禦。何者？備非素拊蜀，蜀人方攝吾之威，兩不肯信備。

而拒守。上下異論。又不能爲用。璋異備志而潛相疑。其勢必不足以敵我。況荊州用武之國。備必不釋。以與人而徑入蜀。則璋不得不降也。璋降蜀平。分慰郡縣。命夏侯淵、張郃守之。而公親自還鄴。整兵向荆。使許、洛之兵衝其膺。蜀漢之兵搗其脊。絕吳之糧援。則荊州破。劉備蹙。然後大會諸將。合饗士卒。傳檄江東。責貢之不入。命荊州之兵出江陵。蜀漢之兵出巴峽。合攻其上流。一軍出廣陵。一軍出皖城。合攻其下流。使之奔命不暇。而公親率精兵數萬直抵武昌。則雖有智者不能爲吳謀矣。周瑜、魯肅雖千百輩。何害也。江東旣平。天下一統。分封諸將。撫慰士卒。迺退就臣列。光輔漢帝。招賢禮士。脩明庶政。以宰天下。雖西伯之功不能遠過。如其不然。亦不害爲能一天下也。彼荀彧、智謀百出。而不足以知天下之大計。徒見荊州四達。英雄之所必爭。而巴蜀險阻。非圖天下者之所急。及熙、尚、平遂教之南征荊州。責貢之不入。而不知大略之士。常留所必爭者以餌敵。而從事乎不足急者以蹙之也。孫權嘗告劉備。以巴漢爲曹公耳目。規圖益州。得之則荊州危。而廖立亦言。先主不先定漢中。而與吳人爭南三郡。三郡旣失。幾亡漢中。則孫、劉之所爭。蓋亦可見矣。蓋蜀漢者。天下之右臂也。江東者。天下之左臂也。安有人斷其右臂。而左臂能全乎。不知斷其一臂。而從其中以衝之。則兩臂俱奮矣。此曹公所以南失荆。西失蜀。而孫、劉爭雄。天下分裂。蓋其失止於留馬超。取荊州。而患之不可支。卒至於此。故夫取天下之大計。不可以不先定也。且夫曹公未平徐州。而先平兗州。未擊袁紹。而先擊劉備。破張、呂。而後圖二袁。蓋亦得術之一二。然公巧於戰鬪。而不能盡知天下之大計。故至此而失。亦卒無有以告之者。悲夫。

孫權

天下之事。最爲難應者。百萬之衆。卒然臨之。而羣情有不可測之憂。坐觀其來。而望風請命。則懼至於失。吾之大計。起而欲拒之。則又懼力之不足。而反爲大患。唯英雄之君。爲能出身以當之。而其氣不懼。觀其勢。審其人。隨其事。變而沛然應之。切中機會。而未嘗有失。此固非僥倖於或成。而畏謹者之所能爲也。故吾欲拒之。則以至寡當至衆。而吾能保其必勝。而不拒之。則啗以甘言。濟以深謀。而彼必不敢動。二者之所爲不同。而均於有成效。昔者漢高帝之據關。嘗欲納項籍矣。而孫權之據江東。則舉兵而拒曹公。事變不同。應之亦異。何以言之。項籍劫諸侯之兵。西向入秦。所當者破。勝氣百倍。此其勢固不可拒也。而籍之爲人。勇而無謀。氣雖行。然而有不忍之心。可下以言。則亦何必拒之哉。曹公并荊州之衆。東向俱下。而輕騎兼進。千里趁利。復與吳爭長於舟楫之間。此其勢易拒也。而公之爲人。智而多詐。其言甘。其心忍。一權其手。莫之能救。則雖欲不拒。不可得已。觀其勢。審其人。而後可以當大變也。當時之人。乃教高祖拒。而勸孫權降。可謂兩失機矣。方帝封秦府庫。還軍灞上。其計善矣。一惑其說。遽命拒關。鴻門之役。微項伯幾殆。使帝能因籍之來。開關延之。身往見籍。再拜賀救趙之功。作而曰。秦爲亡道。英雄並起。章邯舉全國之師。出關擊之。驅滅羣英。如獵狐兔。當此之時。邯以爲天下易與耳。渡河擊趙。偃然不顧。將軍整數萬之衆。趁救鉅鹿。焚棄輜重。身先士卒。叱咤生風。震呼響應。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人百其勇。秦軍大潰。諸侯觀之心戰膽栗。始知將軍爲眞英雄。膝行而前。莫敢仰視。敢賀。又再拜謝。所以破秦。作而曰。臣與將軍戮

力攻秦。將軍渡河救趙。大破秦軍。秦之良將勁卒。盡於鉅鹿。臣得引兵略地。通行無累。乘虛入關。遂降子嬰。憑藉威靈。得展尺寸。不然。臣何以至此。敢謝。又再拜請分王之約。作而曰。臣自入關。秋毫無所取。籍吏民。封府庫。還軍灞上。以待將軍。將軍存亡定危。救敗繼絕。於天下功最多。宜爲盟主。以宰天下。裂土行封。加惠於諸侯。將軍世居大楚。身爲霸王。臣願得如約居關中。與諸侯比肩錯壤。臣事大楚。世爲西藩。異者擊之。非臣之私。實將軍之大義。敢請。彼籍素不忍。可啗以言。吾曲意推之。則必欣然。而受。固不肯。吾關中之約矣。吾得王關中。然後收英雄之士。合義從之衆。厲兵南向。則全蜀可談笑而取。抗旌北首。則兩河可指揮而定。席捲燕趙。電埽齊魯。據形勢之雄。攝項籍之氣。然後三面並進以攻之。則彼將拱手就縛。亦何至於屢戰屢敗。重殘天下之民哉。張子房號爲知天下之大計者。見其距關。不能預爲之謀。事迫而僅能解之。此豈其慮有所不及耶。抑知之而不敢告耶。然幸而謝過之後。籍猶使之王巴蜀。得乘釁而取關中。而爭天下。苟王之於燕趙。若齊魯之間。則大失機矣。天下豈遽爲漢有哉。此其成特出於幸也。若夫孫權。蓋亦不惑於流議矣。審操可拒。卒置衆說而斷。用周瑜。使與劉備叶力。期必拒之。遂破孟德。開拓荊州。非惟免虎口。而且有大功。此其臨大變而不懼。豈幸也哉。權既不懼於孟德。而魏文繼立。始曲意事之。啗以甘言。效其珍物。有求則從。惟恐少拂其意。欲待其驕。而乘其變。其謀深矣。不幸而司馬仲達在魏。而其謀卒不獲聘。此則遇時之不幸。而非權之罪也。夫高帝之英雄。非權之所能髣髴。而帝之成。實出於幸。權之不成。實出於不幸。故夫天下之事。未可以成敗而定論也。

龍川文集卷之六

酌古論二

苻堅

智者之所以保其國者無他。善量彼己之勢而已矣。彼有釁。吾亦有釁。智者不舉也。吾無釁。彼亦無釁。智者不伐也。至於彼無釁而吾有釁。則兢兢自全。猶懼其不保。而何敢議人乎。苻堅者。好大而自忘其醜。貪功而不顧其後者也。以有釁攻無釁。雖婦人孺子。末工賤隸。皆知其不可。而堅決爲之。則安得而不亡哉。始堅以黠虜之雄。舉三國如拉朽。自以爲無敵於天下。侈心一動。遽欲移師而吞晉。晉雖弱。中國也。秦雖強。夷狄也。自古夷狄之人。豈有能盡吞中國者哉。率百萬之師。東向而俱下。謂可以傳呼而定矣。謝玄以數萬應之。百萬至衆也。數萬至寡也。以至寡當至衆。堅輕之。不以屑意。將橫截於岸。而盡剿之。而晉之數萬。自知非敵。士致其謀。人奮其勇。一以當百。百以當萬。堅雖有百萬之師。焉得而不敗。故嘗謂謝玄提孤軍以當秦。蓋亦識用兵之法也。然師次淝水。勝負未判。玄使人請堅。麾兵少退。以決一戰。堅命麾退。自相蹂踐。晉人乘之。因以大敗。世遂以爲秦自敗。而晉偶勝。非玄之善。堅之不善也。使其不退。則勝負未可知也。使其分爲十道。偕發並至。則可以勝歸也。吾嘗籌之。此二說者。常見其敗。未見其勝。夫堅之事。勝亦亡。敗亦亡。蓋不足論。而世猶惜其可以勝。而不知用之。則吾不可以無論也。故爲之說曰。許退者。晉之不幸。

也。不分者。又晉之大不幸也。夫夾水而陣。一衆一寡。寡者未敢前。衆者不肯還。晉苟退軍三十里。示堅以怯。堅必輕之。卷甲疾行。趁兵急渡。食不暇飽。糧不及齎。而吾先以兩道伏兵。張左右翼。乘其未陣。整兵向之。麾其東。鼓其西。正兵當其前。伏兵衝其腹。奇兵躡其後。三面夾擊。奮力鏖戰。此陷虎法也。虎之見人。常欲吞之。而人先設陷穽。然後脫身反走。虎必來奔。趨於陷穽。執戈臨之。殺之必矣。使堅而不退。則晉之計將出於此。而百萬之師。一敗塗地。天下之人。將以爲謀略不世出矣。不幸而不然。則人遂以晉爲偶勝。故曰許退者晉之不幸也。大率百萬之衆。分爲十道。求以攻人。必其兵皆精銳。將皆智勇。君明臣忠。內外無釁。始可以勝。今堅發諸州公私馬。十丁一兵。其精銳何在。諸將雖衆。人自爲志。可倚信者。惟一苻融。其智勇何有。君肆其驕。臣獻其諛。弱卒數萬。畱守關中。而根本空虛。鮮卑、羌、羯攢聚如林。而蕭牆釁起。晉苟待其既分。詔諸道堅壁清野。至勿與戰。命桓冲、謝玄等提精兵數萬。抵襄陽。設奇逆擊。破其一軍。而自均至金。入武關。趁長安。倍道兼行。出其不意。搗其空虛。慰撫居民。秋毫不犯。耆老感恩。晉德得見官軍。欣然相告。簞食來迎。不出旬月。關中舉定。則秦之諸道之兵。強者不顧而自立。弱者不戰而自懼。而蜀必孤。使關中之兵。衝其膺。荆楚之兵。搗其脇。而蜀定矣。此斷蛇法也。蛇出其穴。橫身於路。求以噬人。吾從其中而斷之。徑塞其穴。使之首尾不相救。欲進不能。欲退不可。雖有餘毒。將自斃矣。使堅而分爲十道。則晉之計。又將出於此。而坐關東。瞰以制天下。百里之內。牛酒日至。大享士卒。傳檄河洛。則中原之地。可復。百年之讎。可雪矣。不幸而不然。則玄雖乘勝直抵黎陽。而不得關中。守之不固。所取之地。卒沒於賊。故曰不分者又

晉之大不幸也。此二策者，天下之勝策也。顧玄雖未足以盡知之，而堅決無勝理也。世言王猛之將終也，叮嚀告戒，謂晉不可伐，彼亦知勢之不可，雖制奇合變，而亦無所用歟。

韓信

英雄之士，常以多算勝少算，而未嘗幸人之無算也。敵人無算，凡天下之有算者，類能勝之。豈惟英雄哉？故夫以英雄之才，而臨無算之敵，俛首而取之，曾不足以關其思慮，而奇謀至計，無所自發。此非英雄之所幸爲也。至若敵人去已不遠，籌算時出，其勢足以迫我，吾居其間，隨機而應之，窘之而愈知，費之而愈新，愈出愈奇，而沛然常有餘。天下始知英雄之爲不可當矣。且夫天下必有好強不可制之敵，而後天使英雄之士出佐其君，以制天下之變。以息天下之爭，使敵無算則進，少有算則遂，逡巡而不敢前，則是勝負之數未可判，而天下之患未可息也。是何足以辱英雄之名哉？天之所生，必不如是也。夫項氏之患，蚩尤以來所未有也。故韓信出佐高祖，而劫制之，彼其所以謀項氏者，可謂盡矣。不以其兵與之角，而欲先下諸國，以孤其勢，故一舉而定三秦，再舉而虜魏豹，三舉而擒夏說，適欲引兵遂下井陘。李左車說趙將陳餘曰：韓信乘勝遠鬪，其鋒不可當。趙地阻險，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道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信必成擒矣。餘不能用，信迺一舉而破趙。世之議者，皆曰：使左車之策遂行，則信必不敢下井陘，下則必爲所擒矣。嗟夫！此何待信之薄哉？信而非英雄則可，若英雄也，則計必不出此矣。且趙不破，則燕不服，燕不服，則齊未可平，齊未可平，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信之用兵，古今一人而已。今屈於左

車之計。而不能決劉項之雌雄。斯亦何取於信哉。故吾謂左車之策行。則信亦下井陘。趙亦破。餘亦擒。左車亦就縛。請遂籌之。夫善用兵者。不內人於死地。今餘兵當其前。左車之兵絕其後。進退不可。可謂死地矣。內人於死地。而求人之不出奇謀。智者固如是乎。且信之精兵已詣滎陽。而所存者。皆非素拊循之兵也。持是兵而與人戰。猶將自置之死地。以決死鬪。而況敵內我於死地。吾何憚而不敢入哉。吾以是知信之必下也。餘嘗言信兵雖號數萬。其實不過數千。則知餘兵雖號二十萬。其實不過十萬也。今分三萬以與左車。則餘所統者不過六七萬耳。吾既下井陘。因畱數千人扼險以爲後拒。以防左車之奇兵。迺引兵壓趙壘。而陣。彼必不肯戰。迺命挑鬪。彼又不肯戰。迺使辱之。彼必又不肯戰。何者。左車亦嘗告之也。遲之一二日。密遣數千人閒往伏險。戒之曰。望趙軍出而逐我。即起據其壁。擊其背。處分既定。乃使人巡軍大呼曰。賊兵斷後。不如急歸。乃引兵而反。彼必謂吾計已窮。士氣已沮。而又知左車奇兵實已斷後。欲使吾腹背受敵。始可全勝。此雖智者亦必舉兵逐我。而況餘貪得忘失之心。蠶然其未已乎。彼既舉兵逐我。勢將相迫。迺鼓噪反兵而戰。兵在死地。人人死鬪。而吾之伏兵。又起據其壁。擊其背。彼腹背俱受。敵反不知所以爲禦者矣。餘固可以一舉而擒也。餘既擒。則左車三萬之兵。可以傳呼而潰矣。孰謂左車之計果能沮信之兵乎。且夫斷後之兵。古之智將固嘗以是而勝也。然其勝嘗出於敵人之不意。今左車之計未行。而信已覘知之。此雖有天下之至計。猶得預爲之備。而況左車之計乎。且善謀者。鬼神不能窺。使敵人得窺之。則不得爲善謀矣。推此言之。左車之計可知矣。雖然。是計也。雖非天下之至計。亦一時之良策也。惟

信爲能可以當之。他人則愕然不敢進矣。計左車之爲人，亦足以爲軍中之謀主。信欲就之以決疑，所以虛心委己而問之。豈真以爲嚮者之計足以擒我哉。司馬遷班固不達兵機，以爲信然。迺記於傳曰：廣武君策不用，信使人閒視知之，乃敢引兵遂下。從遷固之言，則信特幸人之無算者爾。彼豈知廣武君之策用而信亦敢下兵哉。此殆可與曉機者道也。昔者曹操伐張繡，而劉表斷其後，操隨機應之，卒敗繡。表夫繡不下於餘，表不下於左車，而操之用兵，特信之流亞也。以信之流亞，猶能敗繡，表信獨不能破餘，左車乎。從是觀之，則吾之說有不妄者矣。

薛公

所貴乎謀夫策士者，爲其能審料敵情以釋人君之憂也。夫人各有心，對面相語，莫能相測。敵人遠在數千里，而欲察其情，揣其計之所出，此非智者不能爲也。方敵人勃然而起，人君四顧惶惑，茫然未知所措，有一人焉，奮身而出言之，設爲定計，使中敵人之所爲，瞭然如目見其事而言之者，使人君得先爲之規畫處置，而嚮者之憂一旦釋然。此謀夫策士所以爲可貴也。然而人君賞之，天下推之，後世又從而信服之，畏其審料之明，而不敢議其言之當否，故言雖或過，而亦無復有辯之者矣。昔者黥布之背漢也，高帝深憂之。薛公爲三策以料布，而謂布必出於下策。已而果然。此其智蓋出人數等矣。然而吾觀之，薛公謂布出下策，則漢無事，信矣。至言出上策，則山東非漢有，出中策，則勝負未可知。其言不亦過乎。吾之意則曰：布出下策，則不足敗，出中策亦敗，出上策亦敗。何以言之。古之所謂英雄者，非以其耀智勇，據形勢，如

斯而已也。此二者特英雄之末事。而仗大義以從天人之望者。乃英雄之所繇起也。苟天命人心。已有所歸。而吾乃攘袂而起於干戈紛擾之後。用下背上。舉逆犯順。其名曰盜。雖欲耀智勇。據形勢。而借英雄之資。其能濟乎。故凡薛公之上中二策。皆英雄之資也。英雄用之則可。布用之則所以速其亡耳。請遂籌之上策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齊與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夫吳在布後。楚在布左。以力取之。則誠易也。復竭力以并齊魯。則其力疲矣。而民心附漢。未必爲其用也。力取者猶然。而欲傳檄燕趙。能保其必降乎。縱使其迫於勢而降。而民心抑又可知矣。漢苟遣一信臣若周勃之徒。持節往慰諭之。則燕趙必復爲漢用。因命勃率趙燕之兵。以收齊魯。而帝親率關隴韓魏之兵。以與布角。布力已疲。一舉必敗。布敗則吳楚可不戰而復也。吾以是籌之。布出上策亦敗也。中策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韓與魏。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口。夫韓魏天下之中也。關隴在其西。齊魯在其東。燕趙在其北。得韓魏而未得齊魯。燕趙欲據敖倉。塞成臯。顧亦何用哉。漢苟遣一二能將若曹滕之徒。率燕趙齊魯之兵。合擊其背。彼必反兵自救。帝因以關隴蜀漢之兵而夾擊之。則布亦何足敗哉。吾以是籌之。布出中策亦敗也。薛公者。明於料敵。而不明於上下之分。逆順之理。故以英雄之資。設爲布之三策。而不自知其言之過也。或曰。司馬懿之料公孫淵。石勒之料劉曜。子謹之料蕭繹。果何如哉。曰。懿以棄城預走爲淵之上策。謹以席捲渡江爲繹之上計。皆所以明其甚不足畏也。不足畏之敵。彼料之既得矣。雖勿論可也。至勒之策。則有足言者矣。曜圍洛陽。勒將往救。因料之曰。曜盛兵成臯關。上計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陽者。成擒也。夫率兵以攻人。頓於堅城之下。數

月不能拔。士氣已沮。一旦強援奄至。不能扼險以拒之。則腹背受敵。不敗何待。成臯關。天下之大險也。使矚能置萬人以圍洛陽。而身率勁兵以扼成臯。則勒必不敢進。進則乘高而擊之。勝之必矣。勒既不獲進。則洛陽失援。矚因得優游而坐取之。此所以爲上計也。若其阻洛水。則勒亦未能進。然而勒可設爲疑兵。而潛兵以渡。矚能應之則勝。不能則敗。此所以爲中計也。故吾嘗謂矚出上計。則洛陽非勒有出中計。則勝負未可知。施之布。則薛公之言過矣。

鄧禹

善用兵者。識用不用之宜。而後能以全爭於天下矣。夫戰久勝。則兵不可用。敵已懼。則兵不必用。不可用而用之。則挫。不必用而用之。則勞。勞且挫。則敵人反得乘其弊而覆之。上損國家之靈。下虧一身之名。一跌之後。前功盡棄。其爲患也。可勝道哉。是故智者戒之也。昔者韓信之用兵也。一舉而定三秦。再舉而虜魏豹。三舉而擒夏說。四舉而梟成安君。出奇制勝。變化如神。兵鋒所加。敵人授首。蓋舉無遺策。而天下皆知其不可當也。然當此之時。戰雖勝。而兵已疲矣。兵雖疲。而敵已懼矣。故兵雖不可用。亦不必用也。聲恐而氣竭之。固足以勝。是以廣武君告以傳檄下燕。然後舉兵臨齊。信從其說。卒以成功。然吾以爲廣武君雖不言。信之計亦將出於此矣。何者。勢當然也。夫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勢不可用也。傷弓之鳥。可以虛弦下。勢不必用也。不可用。不必用。智者固將不用矣。今信之勢。何以異此。其所以區區咨計於廣武君者。蓋大功垂成。不敢不謹也。不然。則安能百舉百全而未嘗小衄歟。鄧禹起身徒步。杖策軍門。一見光武。遂

論霸王大略。陳天下之大計。此其胸中固有。大過人者矣。連兵西討。所當者破。既定河東。復平關中。威聲響震。敵人破膽。諸將勸禹乘勝徑攻長安。而禹定計欲待其斃。光武迫之使急進兵。赤眉西走。遂拔長安。已而糧運不繼。降者離散。赤眉還兵。長安復失。威名大損。功卒不成。論者皆以爲禹之計則然。而光武實迫之使敗者。吾獨以爲不然。斯民塗炭。皇皇無告。奮力拯之。惟恐不及。而況吾勝而彼沮。不進兵將何待也。使其既據長安。大張勝氣。分慰居民。合饗士卒。使辯士以尺書風諭威德。則赤眉延岑可指麾而定矣。此韓信破趙之勢也。不知出此。迺舉弊兵而與延岑合戰。敗於藍田。可以止矣。且憤其功之不成。復收餘卒。求與復戰。糧運日乏。屢戰屢敗。豈非禹之才略有所不及。而亦無謀士以傳檄之說告之耶。吾觀禹之失。而後知識用不用之宜者。蓋亦難矣。嗟夫。禹之失。亦有自來矣。禹令馮愔宗欽等守枸邑。二人爭權相攻。愔殺欽而反擊禹。禹懵然無所措。求計於光武。賴黃防而僅能得其首。愔偏裨也。始不能防之。終不能制之。敵人固有以窺我矣。使其能御愔。欽而不至於相攻。則枸邑不搖。枸邑不搖。則敵人不能窺。而糧運必不乏。敵人不能窺。則餘黨不降而自服。糧運既不乏。則居民降附者日衆。長安之功。固不在馮異而在禹矣。以此觀之。禹實有以取之。而光武何罪焉。語曰。行百里者。半於九十。故夫古之智者。嘗盡心於垂成之際也。

馬援

用兵之道。不可以常律論也。履險者兵家之危事。智將常用之而勝。他將常以之而敗。勝非險也。以有術

勝也。敗非不險也。以無術敗也。勝敗在人而不在險。唯險而後可以見人之能否也。且不探虎穴。安得虎子。冒大險而後能立奇功。險之不冒。雖曰有功。吾未見其奇也。故夫智者不惡夫履險。而惡乎無術。多方以誤之。此兵家之至術也。聲東而擊西。形此而出彼。雖在坦地。猶然而況於險乎。險者人所易拒也。吾欲出此而明以告之。則敵一分兵拒險。而吾固將不戰而自沮矣。乃若智者之制事也。聲其所必意。形其所必趨。而忽焉乘險而進。則敵人驚沮而不知其所從來。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鬪。一舉而敗其黨。與覆其巢穴。而後可以爲不世之奇功也。昔者馬援率耿舒進擊武陵溪蠻。軍次下雋。其道有二。一曰壺頭。一曰充。壺頭則路近而水險。充則塗夷而運遠。舒欲從充。將以正合也。援欲從壺頭。將以奇勝也。故援力言之。棄日費糧。不如徑進。搃其喉咽。帝遂捨舒而從援。援既進兵。賊乘高守險。欲前不可。欲退不能。已而著甚。士卒多疫。卒不戰而自敗。嗟夫。若援者可謂不明乎履險之術矣。吾以謂當聲言從充。縱其降口。使歸以告。多張疑兵。鳴鼓。盛旗幟。若從充進。賊必悉衆出拒。吾密遣輕兵乘舟急進。徑自壺頭以掩其無備。出其不意。則賊氣喪膽沮。不知所以爲禦者矣。五溪諸蠻可以一戰而擒也。不知出此。而明明履險。而敗也。固宜。然援則失矣。而議者方以耿舒之計爲得。是所謂見牛而未見羊也。故從援則必敗。從舒則未必勝。從吾之計。則發必中。攻必克。是以韓信之擊魏豹也。盛兵臨晉。而伏兵從夏陽襲安邑。卒以擒豹。曹公之攻馬超也。盛兵潼關。而潛兵渡蒲阪。取西河。卒以破超。此則兵家之妙術。而非吾臆說也。惜乎援之不出乎此。始援謀隗囂於掌握之間。擊諸羌於指顧之頃。破交趾。平嶠南。出奇制勝。前無堅敵。不可謂非一時

之傑也。然至此而失。豈其終老而智毫耶。光武嘗言。伏波論兵。與我意合。每有所謀。未嘗不用。援。援上此議。而光武從之。光武必以爲可勝矣。已而援敗。復重加罪。始不能料其不可。而遽從之。終不能少貸其法。而重責之。嗚呼。光武亦不得爲無罪也。

龍川文集卷之七

酌古論三

諸葛孔明上

英雄之士能爲智者之所不能爲。則其未及爲者。蓋不可以常理論矣。騏驥之馬。足如奔風。升高不軒。履濕不濡。度山越壑。瞬息千里。而適值一馬。蓋亦能然。則雖有此駿。而不足以勝之也。於是駕以輕車。鳴以和鸞。步驟中節。緩急中節。鏘鏘乎道路之間。能行千里。而能不行。雖無一時之駿。而久則有萬全之功。何者。吾乖其所能。而出其所不能。可以扼其喉。而奪之氣也。且譎詐無方。術略橫出。智者之能也。去詭詐而示之以大義。置術略而臨之以正兵。此英雄之事。而智者之所不能爲矣。故夫譎詐者。司馬仲達之所長也。使孔明而出於此。則是以智攻智。以勇擊勇。而勝負之數未可判。孰若以正而攻智。以義而擊勇。此孔明之志也。而何敢以求近效哉。故仲達以姦。孔明以忠。仲達以私。孔明以公。仲達以殘。孔明以仁。仲達以詐。孔明以信。兵未至而仲達之氣已沮矣。八陣列於前。四頭八尾。觸處爲首。進無速奔。退無遽走。突兵不能觸其膺。奇兵不能繚其背。伏兵不能衝其脇。追兵不能襲其後。諜間無所窺。詐謀無所用。當之則破。觸之則靡。鋒未交而仲達之能已乖矣。夫仲達出奇制勝。變化如神。天下莫不憚之。雖孫權亦以爲可憚。而仲達亦自負其能也。孔明以步卒十餘萬。西行千里。行行然求與之戰。而仲達以勁騎三十萬。僅能自守。來不敢敵。去不敢追。賈詡等常逼之戰矣。兵交卽敗。不敢復出。姑以待弊爲名。而其爲計者。不過日夕望

其死而無他術也。彼豈孔明敵哉。論者以孔明制戎爲長。奇謀爲短。雖知者亦止以爲知其短而不用。吾獨謂其能爲而能不爲。將以乖仲達之所能。而出其所不能也。故吾嘗論孔明而無死。而仲達敗。關中平。魏可舉。吳可并。禮樂可興。請遂言之。夫仲達以所能要其君。壓其同列。而誇其國人。今斂重兵而自守。姑曰待其弊。然孔明始試其兵。或以饑退。晚年雜耕渭濱。爲久住之基。木牛流馬。日運而至。則其弊不可待矣。遲之一二年。仲達將何辭哉。不戰則君疑之。同列議之。國人輕之。其身不安。其英氣無所騁。固不免於戰。戰則敗耳。敗則魏人破膽。郡縣響震。引兵略地。關中可有。分慰居民。彰明漢德。然後舉兵而臨關東。勢如破竹。所攻者下。關東平。則諭以信義。燕趙可指麾而定矣。至五六年。而魏明卽世。齊王踐位。上下相疑。蕭牆釁起。引兵合進。可以一舉而覆其巢穴。俘其君臣。分定州縣。安集流亡。魏旣舉。則吳人膽破矣。況權之末年。猜疑益甚。果於殺戮。雖陸遜不能自明。至十年而遜沒。其後步騭。朱然。全琮之徒。復相繼云亡。權之勇決之氣。亦已就衰。適庶分爭。內不能制。於是使蜀漢之師。順流而下。荆襄之師。乘勢而進。一軍出夏口。一軍出皖城。一軍出廣陵。吳之羣臣。無亮敵也。攻城略地。孰能禦之。盡一年之力。而吳可舉。江東旣平。天下旣一。偃武脩文。彰善殫惡。崇教化。移風俗。數年之間。天下略治。然後興典禮。脩正樂。斯民復見太平之盛矣。且孔明之治蜀。王者之治也。治者實也。禮樂者文也。焉有爲其實而不能爲其文者乎。人能捐千金之璧。而不能辭遜者。天下未之有。吾固知其必能興禮樂也。不幸而天不相蜀。孔明早喪。天下猶未能一。而況禮樂乎。使後世妄儒得各肆所見。以譏孔明者。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

諸葛孔明下

孔明、伊、周之徒也。而論之者多異說。以其遭時之難。而處英雄之不幸也。夫衆人皆進而我獨退。雍容草廬。三顧後起。挺身託孤。不放下攝。而人無間言。權偏人主而上不疑。勢傾羣臣而下不忌。厲精治蜀。風化肅然。宥過無大。刑故無小。帝者之政也。以佚道使人。雖勞不怨。以生道殺人。雖死不怨。殺者王者之事也。孔明皆優爲之。信其爲伊、周之徒也。而論者乃謂其自比管、樂。委身偏方。特霸者之臣爾。是何足與論孔子之仕魯與自比老彭哉。甚者至以爲非仲達敵。此無異於兒童之見也。彼豈非以仲達之言而信之耶。而不知其言皆譎也。仲達不能逞其譎於孔明。故常伺孔明之開闔。妄爲大言。以譎其下。論者特未之察耳。始孔明出祁山。仲達出兵拒之。聞孔明將芟上邽之麥。卷甲疾行。晨夜往赴。孔明糧乏已退。仲達譎言曰。吾倍道疲勞。此曉兵者之所貪也。亮不敢據渭水。此易與耳。夫軍無見糧。而轉軍與戰。縱能勝之。後何以繼。此少辯事機者之所必不爲也。仲達心知其然。外爲大言。以譎其下耳。已而孔明出斜谷。仲達又率兵拒之。知孔明兵未逼渭。引軍而濟。背水爲壘。孔明移軍且至。仲達譎言曰。亮若勇者。當出武功。依山而陣。若西上五丈原。諸軍無事矣。夫敵人之兵。已在死地。而率衆直進。來與之戰。此亦少辯事機者之所不爲也。仲達知其必不出。此姑誑爲此言。以妄表其怯。以示吾之能料。且以少安其三軍之心也。故孔明持節制之師。不用權譎。不貪小利。彼則曰。亮志大而不見機。多謀而少決。好兵而無權。凡此者。皆伺孔明之開闔。妄爲大言。以譎其下。此豈其真情也。夫善觀人之真情者。不於敵存之時。而於敵亡之後。孔明之存

也。仲達之言則然。及其歿也。仲達按行其營壘。歛衽而歎曰。天下奇才也。彼見其規矩法度。出於其所不能爲。恍然自失。不覺其言之發也。可以觀其真情矣。論者不此之信。而信其譎。豈非復爲仲達所譎哉。唐李靖。談兵之雄者也。吾嘗讀其問對之書。見其述孔明兵制之妙。曲折備至。曾不一齒仲達。彼曉兵者。固有以窺之矣。書生之論。曷爲其不然也。孔明距今且千載矣。未有能諒其心者。吾憤孔明之不幸。故備論之。使世以成敗論人物者。其少戒也。

呂蒙

成天下之大功者。有天下之深謀者也。制天下之深謀者。志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存乎吾之志。則除天下之患。安天下之民。皆吾之責也。其深謀遠慮。必使天下定于一。而後已。雖未一之。而其志願豈一日忘之哉。漢高帝之失職而西也。天下之人。將遂以爲不振。而高帝欲東之志。囂乎其未已。故燒絕棧道。使項籍意不復西。而後乘間以定三秦。旣又引兵出武關。使籍兵亟南。而復乘間以平諸國。漢日廣。籍日蹙。卒能并之而一天下。此其志之大。謀之深。而功亦如之也。孫權克仗先烈。雄據江東。舉賢任能。厲兵秣馬。以伺中國之變。若將有所爲矣。然吾觀其命呂蒙之取荊州。未嘗不嘆其志之不大。謀之不深。而知其無取天下之略也。夫關羽好勇而無謀。恃氣而驕功。此其勢甚易譎也。胡爲乎汲汲然而欲取之。使其攻破樊。襄陽。然後徐圖之。則漢。沔以南。皆吾地爾。是則羽之破二城者。吳之利也。然而不遂破之者。吳不能爲之聲援也。方其擒于禁。梟龐德。操意甚難之。議徙都以避其銳。而司馬仲達說操勸權躡其後。其議遂

寢。夫徙都之議。至下也。守邊之士。恃操以爲無恐。使操徙都渡河。則士氣索然不振。淮、泗以南。可襲而取矣。是則操之徙都者。吳之利也。然而不遂徙之者。吳許其躡羽之後也。此豈非其志之不大。謀之不深歟。故吾嘗論之。方操勸權以躡羽後。權當顯告之曰。關將軍以律行師。爲漢家除殘掃穢。孤以同盟。義當戮力。此言何爲至於我哉。誠如是。則操不知所以爲禦。而勢必至於徙都。羽行然無東顧之憂。得畢力以攻樊、襄陽矣。徐晃豈能遽當之哉。操旣徙都。權因自攻皖城。命一將攻廣陵。而合吞淮、泗之地。羽一破樊。襄陽。蒙因率兵以襲三郡。乘其弊而進擊之。而盡收漢、沔之地。東據淮、泗。西據漢、沔。土地日闢。形勢日張。如此而後。可以虎視中原。蠶食青、徐也。此則取天下之大略。而權之君臣。曾不足以知之。彼其志止於取荊州以固江東。凡蚤夜之所以爲謀者。襲關羽而已。何暇爲天下慮哉。魯肅曰。帝王之興。必有驅除。羽不足忌。吾切以斯言爲有志。而權乃笑之。信其不能有所爲矣。嗚呼。使周公瑾尙在。其智必及乎此矣。吾觀其決謀以破曹操。拓荊州。因欲進取巴、蜀。結援於馬超。以斷操之右臂。而還據襄陽。以蹙之。此非識大略者不能爲也。使斯人不死。當爲操之大患。不幸其志未遂。而天奪之矣。孫權之稱號也。顧羣臣曰。周公瑾不在。孤不帝矣。彼亦知呂蒙之徒。止足以保據一方。而天下之奇才。必也公瑾乎。

鄧艾

自古英偉之士。乘時而出。佐其君。其所以摧陷堅敵。開拓疆土。使聲威功烈。暴白于天下者。未有不本於謀者也。蓋其平居暇日。規模術略。定於胸中者久矣。一旦遇事而發之。如坐千仞而轉圓石。其勇決之勢。

殆有不可禦者。故其用力也易。而其收功也大。非徑行無謀。僥倖以求勝也。故夫僥倖以求勝者。幸而成則爲福。不幸而成則爲禍。禍福之間。相去不能以寸。此君子之論。所以無取於斯也。然其間有實出於謀。而其迹若幸。有實出於幸。而其迹若謀者。雖君子不能無惑。何者。疑似易乘也。桓溫之伐蜀也。師次笮橋。李勢率衆出戰。翼護戰沒。衆懼欲退。而鼓吏誤鳴。遂進破之。此其迹若幸也。然溫之謀蜀。審其必破。然後進兵而伐之。使鼓吏不誤鳴。則溫豈將遂退耶。故吾謂溫見客主殊勢。而勢又決死於一戰。不若遂因恐懼。姑命退軍。以懈其心。乘其懈而擊之。結陣而前。可以大勝。此曹操之所以破張魯也。謀未及施。而鼓吏誤鳴。士卒勇鬪。一舉蕩之。天下之人。見其功而不見其謀。皆曰。笮橋之勝。幸也。謝玄之禦秦也。師次淝水。苻堅拒岸而軍。玄使人請堅。麾衆少退。而堅衆相蹂。遂進敗之。此其迹若幸也。然玄之拒秦。審其可敗。然後進兵而禦之。使堅退軍整齊。則玄豈將遂已耶。故吾謂玄見衆寡不敵。而堅又求奮於一舉。不若請其退軍。進兵求戰。佯敗反走。俟其半濟而擊之。挫其前鋒。可以得志。此韓信之所以破龍且也。謀未及騁。而堅衆相蹂。因引精銳。一戰覆之。天下之人。見其功而不見其謀。皆曰。淝水之勝。亦幸也。夫所謂幸也者。嘗試之而後得之也。不幸而或不然。則不能有所處矣。彼二人之所以爲謀者。如此其久也。制勝之術。如此其深也。雖勝之似偶然。使其不然。亦不害其爲勝。何名爲幸哉。然史氏不能少發之。而二子之志。奄抑不伸。非有智者。孰能辯之。鄧艾攻蜀。自陰平道無人之地數百里。冒險歷艱。無所不至。艾則裹氈推轉而下。將士懸崖魚貫而進。卒破諸葛瞻。降劉禪。天下之人。皆以艾爲能冒險謀勝也。吾嘗論之。使瞻能拒束。

馬之險。則艾將不戰而自沮。禪忍數日不降。則艾將束手而就縛。彼艾特以僥倖而成也。何足道哉。宋武帝伐慕容超。引兵直度大峴。卒能破之。彼策超必不能拒故也。艾能策瞻必不能拒乎。唐太宗既破宋羅睺。以二千騎直造薛仁果城下。卒能降之。彼策仁果必出降故也。艾能策禪必降乎。艾皆不能素策之。而率兵徑進。豈非幸其或成哉。自古幸而成功者多矣。死而論定。未有如鄧艾之欺於後世者也。

羊祜

攻必克而守必固。天下之奇才也。世之言兵者。孰不曰我能攻。我能守。而以當堅敵。則不能盡如所言者。此其才必有所格也。夫敵守而我攻之。此非善攻也。敵攻而我守之。此非善守也。善攻者。攻敵之所不守。動於九天之上。人莫得而禦也。善守者。守敵之所不攻。藏於九地之下。人莫得而窺也。故以攻則克。以守則固。天下後世。又從而服之曰奇才。反是則人容有議之者矣。昔者羊祜蓋一時之良將也。脩德行義。以傾孫皓之政。推誠示信。以懷吳人之心。財之不傷。兵之不耗。而民爲之安。此所以爲國之輔。民之司命也。然而攻守之間。容有未善者。豈其才之有所格歟。且祜之守襄陽也。晉委之以謀吳。責之以安邊。而祜亦以此自任也。使攻而不皆克。守而不皆固。則猶有戾於其所自任矣。兵法曰。敵人開闔。必亟入之。西陵者。吳之要害。晉欲之而不可得者也。步闡以之而降。所謂時之一至。而不可失之機也。祜當親率襄陽之兵。而急趨其前。命徐嗣率巴東水軍。而急趨其左。晨夜往赴。與之合勢扼險。以待吳師。至則乘高而擊之。破之必矣。如使抗軍先至。而吾急攻之於外。闡乘之於內。表裏受敵。焉得而不敗哉。抗敗則西陵可得。西

陵則誘動羣蠻。而江陵可圖矣。如此而後可以謂之善攻也。不知出此。乃頓兵不進。而抗兵已圍西陵矣。止命楊肇往救之。而身攻江陵者。彼豈以爲攻其所必救耶。而江陵堅固。非抗之所必救也。已而肇敗。圍擒而祐卒無功。抑何戾於攻敵所不守之義哉。兵法曰。形人而我無形。襄陽者。祐所鎮守。而吳人不敢窺者也。而江夏益陽。乃敵意吾不守。吾意敵不攻之地也。祐當遣一能將。率精兵數千往戍之。偃旗仆鼓。常若無人。敵以爲無備。而來肆侵掠。則設覆以待之。誘進而擊之。去則因險以要之。乘息而破之。此出其不意。雖少猶可以覆衆也。覆其一。則後雖無兵。而敵不敢窺矣。如此而後可以爲之善守也。不知出此。迺屯聚不分。而吳之兵得掠江夏矣。雖曰地遠而不及救。而始不設備者。彼豈以爲地有所不守耶。而江夏切近。豈祐之所當不守也。已而朝廷詰之。而徒能肆辯以對。抑何戾於守敵所以不攻之義哉。此則攻守之間。容有未善。而人得以譏之也。雖伐吳之策。如見敵人之心腹而處置之。使杜預。王濬資以成功。亦吳之無人而後能爲是也。使陸抗尙無恙。祐豈能有所成耶。吾故曰。祐特一時之良將。而非所謂天下之奇才也。嗟夫。權譎之事。固君子之所羞爲。而亦兵家之所不廢也。如使不欲以權譎而攻西陵。則不若明告吳君曰。據城而叛。非忠臣也。納叛得城。吾將焉用。君其亟守之。此則足以彰大信於天下矣。又使不欲以權譎而守江夏。則不若明告吳將曰。名守爾土。無相窺也。備不可襲。多殺奚爲。公其圖之。此則足以推赤心於鄰國矣。誠如是攻守。不事權譎。而庶幾於王者之舉。苟爲不然。而猶惡乎權譎。使功喪而名虧。則亦智者之所不爲也。

龍川文集卷之八

酌古論四

崔浩

古之所謂英雄之士者。必有過人之智。兩軍對壘。臨機料之。曲折備之。此未足爲智也。天下有奇智者。運籌於掌握之間。制勝於千里之外。其始若甚茫然。而其終無一不如其言者。此其諳歷者甚熟。而所見者甚遠也。故始而定計也。人咸以爲誕。已而成功也。人咸以爲神。徐而究之。則非誕非神。而悉出於人情。顧人弗之察耳。夫崔浩之佐魏。料敵制勝。變化無窮。此其智之不可敵。雖子房無以遠過也。而其料柔然。尤爲奇中。方太武將議出征。衆皆難之。浩肆辯詰之力。遂其行。且告人曰。必克。但恐諸將瑣賈。前後顧慮。致不能盡舉耳。已而果然。使浩臨機料之可也。而能先事料之者。此果何術哉。吾嘗論之。古之善料敵者。必曰。攻其所不戒。擊其所不備。柔然去魏數千里。恃其絕遠。守備必懈。吾卒然以兵臨之。所謂迅雷不及掩耳。震電不及瞑目。彼將望風失措矣。此浩所以決知其克也。然夷狄之人。貪而無親。輕而不整。勝不相遜。敗不相救。一夫先奔。萬夫爭潰。此其習俗然也。魏師乘勝而進。勢如風雨。所至奔敗。鳥竄獸伏。各逃其死。柔然計窮氣沮。數日之間。衆未及聚。謀未及生。徬徨四顧。而莫知所以爲禦。使連兵急進。以勢迫之。此雖犯天下之至危。而可以得志。然是舉也。唯明者爲能必之。唯斷者爲能行之。不明則利害顯然而不見。不

斷則可否猶豫而不決。夫投機之會。間不容髮。有是二者。而何能投機哉。太武之用兵。動顧萬全。而其將若長孫翰、劉潔、古弼之徒。雖不爲無謀。而皆不能用權以求勝。故機會在前。而或失之者有矣。此浩之所爲深憂也。是以先事料之。言如有形。庶臨機之際。或因吾言而能有所決。則舉一國猶擣虛耳。其功可勝道哉。太武卒失其機。使貽後悔。彼非不知勢之可進。而自顧進軍數千里。窮其巢穴。人或死戰。或因險以要我。或設伏以待我。其害殆未可以一二計。不若全軍而止。他非所憂。此則太武與諸將之意也。而不知事固有隨機立權者。烏可以瑣瑣顧慮哉。故夫浩之所料。雖曰奇中。要之皆出於人情。而太武失之耳。唐太宗伐薛仁杲。旣破宋羅喉於淺水源。遂以二千騎進逼城下。仁杲遑遽出降。蓋以權術迫之也。太宗亦嘗爲諸將言之。太宗之智。則浩之故智也。或用或不用。成敗之所不同歟。嗟夫。此英豪之權術。前人祕之。而吾獨論之者。吾恐後世之以浩爲神也。

李靖

兵有正有奇。善審敵者。然後識正奇之用。敵堅則用正。敵脆則用奇。正以挫之。奇以掩之。均勝之道也。夫計里而行。尅日而戰。正也。非吾之所謂正。依險而伏。乘間而起。奇也。非吾之所謂奇。奇正之說。存乎兵制而已矣。正兵。節制之兵也。奇兵。簡捷之兵也。節制之兵。其法繁。其行密。隅落鉤連。曲折相對。進無速奔。退無遽走。前者鬪。後者息力。後者進。前者更休。一以當十。十以當百。詐者不能襲。勇者不能突。當之則破。觸之則摧。此所謂正兵。而以挫堅敵也。簡捷之兵。其法略。其行疎。號令簡一。表裏洞貫。進如颺風。退如疾雷。

地險峻則魚貫而進。道迂曲則鴈行而進。以一擊百。以百擊萬。間者不及知。能者不及拒。望之則恐。遇之則潰。此所謂奇兵。而以掩脆敵也。然而奇兵以簡捷寓節制。非廢節制也。正兵以節制存簡捷。非棄簡捷也。唯善治戎者爲能制之。唯天下奇才爲能用之。昔者李靖。蓋天下之奇才也。平突厥以奇兵。而太宗問何以討高麗。則欲用正兵。此其意曉然可見矣。頡利之敵。脆敵也。奇兵以臨之。使之不及拒。蘇文之敵。堅敵也。正兵以臨之。則彼無所用其能矣。故吾嘗謂諸葛孔明所用之兵。無非正靖所用之兵。無非奇。其亦以時之所遇有難易。而敵之所當有堅脆歟。請遂言之。東都之末。英雄之都會也。大者爭雄。小者固守。孔明於是以正兵臨之。南收孟獲。七縱七擒。西攻祁山。三郡響應。一戰而梟王雙。再出而走郭淮。兵追木門。張郃追之。交鋒而斃。師次渭南。司馬懿拒之。卒不敢決戰。其陣堂堂。其旗正正。此非正兵不能然也。隋室之季。太宗獨雄之時也。大者僅能自守。小者至不能自立。靖於是以奇兵臨之。要險設伏。而梟冉肇。乘冰傅壘。而破蕭銑。輕兵至丹陽。而公祐擒。勁騎襲定襄。而頡利走。出其不意。掩其無備。此非奇兵不能爲也。然靖亦嘗一用正兵矣。提師西征。決策深入。大戰數十。卒破吐谷渾。此豈非正兵歟。將以是平高麗。而不幸疾亟矣。故吾嘗謂自漢以來。識奇正而用者。孔明與靖而已。然非深曉機者。孰肯以吾言爲信哉。嗟夫。奇兵之效捷。正兵之效迂。孔明非不欲用奇也。而時之難。敵之堅。勢有所不可者。彼郭淮。司馬懿之徒。未嘗無詐謀也。使吾以奇兵乘之。彼亦將設詐以覆我矣。故孔明特挫之以正兵。欲收功於數年之後。而不幸早喪。論者見其功之不成。遂以爲不用奇之罪。是所謂不能盡人之詞。而欲斷其曲直也。悲夫。

封常清

輕敵者用兵之大患也。古之善用兵者，士卒雖精，兵革雖銳，其勢雖足以扼敵人之喉，而蹈敵人之膺，而未嘗敢輕也。設奇以破之，伺隙而取之，曲折謀慮，常若有不可當者，而後可以全勝於天下。使夫士卒未練，兵革未利，震蕩而勢不足以當敵，則彼固不敢輕矣。輕之而敗，非敵敗之，自敗之也。用兵而先之以自敗，可謂善用乎？昔者開元之盛，民不知兵，士不知戰者，二十餘年。一旦羯胡竊發，乘其間而執其機，蓋逆兵一舉，而河北諸郡悉爲賊有矣。當此之時，雖韓白復出，豈能當其鋒哉？而封常清欲挑馬箠渡河，以取賊首，志則銳矣。不幾於大言以輕敵乎？及下令募兵，所得者皆市井傭保，可聚而不可用。常清率之進守河陽，斷橋以抗賊，賊軍一至，舉兵挫之，已而大至，力不能拒，屢戰屢北，遂失河陝。此則常清有以取之也。且善用兵者，因其勢而順導之，賊鋒方銳，而吾勢蓋弱而未振也。處此之道，當因其弱而柔之，斂兵不應，嬰城固守，以挫其銳，而後可圖也。故吾以謂河陽之橋可斷而不必斷也，賊之前軍可挫而不必挫也，使之自恃以爲獨強，行行然長驅而進，自斃其鋒，而吾以全軍制其後，必勝之道也。夫河陽陝郡潼關者，關中之三咽喉也，是足以守矣。方常清受命討賊，進兵河陽，榮王、高仙芝之兵次其後，爲常清計者，宜告之曰：高將軍守陝郡，榮王守潼關，厲兵秣馬，各固其地，而常清則築卻月城以守河陽，訓練士卒，儲糧糗，浚溝固壘，清野以待之。賊軍至，則斂兵不應，設攻具，則隨機拒守，懈則擊之，退則躡之，食則掩之，夜則襲之，其餘應變之道，隨機處置，不及旬月，而賊兵固斃矣。顏杲卿、真卿起河北，郭子儀、李光弼起朔方，已沒郡

縣悉爲國守。而賊之巢窟且危矣。彼欲進不可。欲退不能。徬徨無所。而固將成禽。使其不顧而進攻陝郡。則吾以兵徐躡其後。彼反兵拒吾。而陝郡之兵。又起擊其背矣。腹背受敵。焉得而不敗。又使其率兵而遽退。則吾檄召陝郡之兵。共進追之。候其及河。半濟而後擊之。雖有勇者。不能爲賊禦矣。凡此者。皆因弱成強。而萬全之計也。不知出此。以不教之兵。當方銳之賊。以及于敗。旣敗而後告仙芝以賊銳甚難與爭鋒。嗚呼。常清何見之晚也。常清敗而仙芝退守潼關。明皇併戮之。易以哥舒翰。翰嚴兵守關。賊不獲進。而羸兵誘我。以冀復出。明皇不察。亟令進兵。翰執之益堅。而明皇督之益甚。不得已涕泣而後出。翰明知此賊爲誘我矣。固當因險設奇。勵士決戰。庶可以一勝。翰乃不然。見其兵寡則易之。行伍無列則笑之。反入其計而不悟。官軍一潰。潼關失守。而長安陷矣。始常清以輕敵而失河陽。仙芝遂失陝郡。翰復以輕敵而失潼關。使三咽喉絕。而宗社幾危。賊黨益熾。越數載而僅勦之。常清之罪其尤也。夫善用兵者。敵衰則一舉而乘之。敵銳則示弱以挫之。此兵之常勢也。常清號爲知兵者。而欲一舉以乘銳賊。則亦何取於知兵者哉。

馬箴

昔之善攻人者。使敵不得合。雖合而有以破之。則攻必克矣。夫攻者。事之末。患之端也。智者不得已而後爲之。使久而不克。則敵將有乘其弊而起者。此其爲患。殆未可以一二言也。然而智者善因危而設奇。扼要害。張形勢。以破敵人之交。一舉而兩斃之。使聲威功烈。傑出乎諸將之右。此則天下後世將企仰之不

暇而何敢訾議哉。昔者馬燧之鎮河東也，策田悅之必反，請出師以討之，出奇制勝，奮鬪無前，雖淄青常冀合兵救之，燧破之如反掌耳。燧能窺田悅於孤窮之中，此其智勇固有大過人者矣。然力能得悅而不遂取之，使得嬰城固守，悅不足道也。而魏爲可惜，魏據河北，蔽捍諸鎮，唇齒相固，牢不可破，桀驁不遜，以抗朝廷。凡師出而輒無功者，魏不破也。魏破則諸鎮不足平矣。當燧之時，所謂一致之機也。燧乃失之，使朱滔、王武俊得乘間來救，王師十萬一戰而北，燧殊無一謀以禦之，豈其智至此而窮耶？蓋嘗籌之，悅屢敗之餘，氣喪膽沮，衆不能陣，謀不復生，旬日之間，可坐而破也。滔、俊雖合兵以救，不過三萬五千耳。然滔性多疑，易以勢恐，武俊匹夫之勇耳，可一戰而擒也。以燧之才而無養寇自資之心，顧此三盜，亦何足滅哉！且當此之時，以兵隸燧者，凡四將也。使燧能畱李芄以圍危窘之悅，其勢固足以破之矣。而身率步兵去魏百里，據便地爲壁，以拒滔、俊之兵。兵至則堅壁不戰，挫其初銳之鋒。別命李抱真率昭義之兵，自洛下邢以指燕、薊。李晟率神策之兵，自博下貝以搗冀土。復命張孝忠、康日知勵兵秣馬，以助其勢。彼若能者，則反兵自救，不能則遲疑不去。二者必處一乎此矣。使其反兵自救，則抱真與晟衝其膺，燧又起而搗其背，腹背受敵，不敗何待？若其遲疑不去，則抱真等得優游以覆其巢穴，而燧堅壁以待其自斃。彼其欲前不能，欲退不可，傍徨無所而坐成擒。滔、俊擒則悅不攻而自破矣。悅破則三鎮席捲而平矣。三鎮平則淄青之膽破矣。命一辯士持天子之詔往諭之，彼安得不束手聽命哉！夫然後分置牧宰，慰養居民，使郡縣之權悉統於朝廷，則朱泚、李希烈亦無自而萌其姦矣。由此觀之，燧之罪豈止於失田悅哉！昔者唐太

宗伐王世充。久之不下。而竇建德率兵救之。太宗留萬人以圍世充。身率勁兵以據虎牢。扼建德之喉。使不得進。迺命宇文士及率騎經賊陣之西。馳而南引。而東以動其衆。乘其陣亂。縱騎夾擊之。遂擒建德。而下世充。自洛以東。際河之北。一旦而盡平之。此可謂善破敵人之交者矣。嗟夫。以燧之才。而不思伐交之術。乃復請濟師。使李懷光盡統神策之兵以往。卒以驕衆失律。而盜且乘間起於蕭牆矣。遂使李氏不見中州之大定。則諸鎮世爲不討之賊。燧之罪可勝誅哉。唐史臣曰。燧。賢者也。天下以爲可責。故責之。嗚呼。吾之意其亦猶是也哉。

李愬

天下之事。衆人之所不敢爲者。有一人焉。奮身而出爲之。必有術以處乎此矣。虎者人之所共畏。而不敢肆者也。而善養虎者。狎而玩之。如未始有可畏者。此豈病狂也哉。蓋其力足以制之。而又能去其爪牙。啗以肉餌。使之甘心焉。故雖驅而用之。而垂耳下首。卒不敢動。何者。有術以廢其心也。大將者天下之所難御者也。御之必以術。而況於降將乎。彼其心之不可測。孰敢信用之哉。古之人蓋亦有度其可用而用之者矣。然亦未嘗專倚之以成功。獨李愬用三降將以擒吳元濟。當時之人皆謂其不可。而愬獨以爲可。遂決意用之。卒能如其意之所逆料。不知者以爲幸。知之者以爲神。乃若愬則有術以處乎此也。何以言之。敵人之將。無故而降者。此未可信也。恐其謀也。至於勢窮力屈。而後就縛者。蓋可保其無謀矣。且此數子者。亦一時之傑也。不幸而事逆。猶竭忠以報之。使其獲背逆事順。則其忠報之心。當何如哉。而又愬之才。

智足以驅之。豁達足以容之。愬復能待以厚禮。示之赤誠。言笑無間。洞見肺腑。此南霽雲所以眷眷於張巡而不肯去也。數子者固已甘爲愬役矣。雖然。李愬未足以靡其心也。如丁士良之擒吳秀琳。秀琳之擒李祐。其忠款固可見矣。獨李祐未有以靡其心。而又欲專倚之以謀蔡。則其術不可不盡也。故方其得祐也。諸將皆請殺之。愬不聽。待之愈厚。會霖雨不止。將吏洵然。以爲不殺祐之罰。愬力不能勝。迺表諸朝。且言必殺祐無與共誅蔡者。詔釋還之。卒賴其用。大將者三軍之紀綱也。生殺予奪。皆稟其令。故雖天子之詔。猶或不受。而亦何畏於將吏之言乎。使將吏必欲殺祐。不過以色辭拒之。如霽然不止。則又從而戮之。彼固不敢有辭矣。何至表諸朝而後用之哉。吾於此識愬之心矣。其心曰。吾之待祐者如此其厚也。全祐者如此其至也。將吏囂然不已。吾力不能獨勝。復泣涕而送諸朝。表言其必不可殺。此雖父母之所以生全祐者。不過如是也。祐安得不竭其死力以報之哉。雖啗以高爵。脅以白刃。固不肯棄愬而就賊矣。故其始也。愬雖待之無間。未使之佩劍統兵也。及朝廷還之。乃使佩刀出入帳下。統六院銳士。而襲蔡之謀。始定。愬之心蓋可見矣。吾以是知古之英豪。所以臨事機者。未嘗無術。特其不以語人。而人亦莫之識也。昔韓信背楚歸漢。高帝用之。無以異於楚也。及滕公言之。上亦未之奇。使其憤怒而出亡。然後命蕭何往追之。何力言其可用。乃以爲大將。夫以一將之亡。而丞相自追之。人主驟用之。信之心固甘爲漢役矣。其後漢之所以定天下者。皆信之力。而蒯通、武涉之說。不得而間。卽其效也。論者乃以爲何之追信。高帝不知也。不然。何以反疑何之亡乎。曾不知高帝失何如失左右手。然遲之一二日而不問者。何也。帝之心固可

見矣。嗟夫。古之人所以御降將者。其術如此。苟不思其術而欲遽用之。其不爲所陷者幾希矣。

桑維翰

以中國定中國。以夷狄攻夷狄。古之道也。借夷狄以平中國。此天下之末策。生民之大患。而究其本原。乃出於明君賢臣者。蓋其事變迫於前。不得已而爲之。姑以權一時之宜。未暇爲天下後世慮也。然其積也既深。其來也既遠。膠於見聞。而爲之益勵。一旦潰亂四出。雖出於百營。而莫之能救。是非可嘆也歟。故吾嘗推原其事。蓋肇於唐高祖。成於郭子儀。而極於桑維翰。或難於勦業。而資爲聲援。或急於中興。而用爲輔翼。或迫於拒命。而倚爲先驅。皆所以權宜濟變。而速一時之功。雖能快中心之所欲。而後世之被其患。蓋有不可勝道者。此所謂慮不及遠也。且昔者漢高帝嘗勦業矣。倡義草莽。無置錐之地。雖糾合徒衆。以破強秦。而百戰百敗。危窘於項籍者數矣。然高帝之氣。曾不少懼。合罷敵之卒。據形勢。收英雄。卒困項籍而亡之。未嘗資夷狄之聲援也。隋煬之暴。徧流於天下。天下之人。皆苦其刑。而厭其穢德。惟恐其不速亡也。苟能反其道。雖徒手可以亡之。而況太原之衆乎。故夫資夷狄之聲援者。唐高祖之罪也。漢光武嘗中興矣。起自徒步。無素合之衆。雖奮力鼓勇。以破尋邑。而羣盜蠡起。幾見蹙於河北之盜矣。然光武之心。未始或懈。因思漢之民。運籌略。驅諸將。卒舉羣盜而平之。未嘗用夷狄之輔翼也。安史之惡。彰聞於天下。天下之人。皆欲食其肉。而寢處其皮。未嘗一日忘之也。苟能順其勢。雖尺箠可以夷之。而況靈武之衆乎。故夫用夷狄之輔翼者。是郭子儀之罪也。至於拒命者。雖忠臣義士之所必不爲。而古之人蓋亦有因時而

爲之者孫權是也。曹公乘舉荆之勢，率八十萬之衆，直造長江，挾天子之令，以責其貢之不入。此其大勢未易與敵也。權壯勇敢爲，違命周瑜往禦之，運奇奮巧，大敗其衆。雖能遏其敵，不能遂兼天下，而常以江東之衆與中國抗衡，非有待乎夷狄爲之先驅也。潞王以非姓而繼大統，淫穢暴虐，天下所明知也。張敬達以庸瑣之才，統兵以攻石敬瑭，其勢未足以直曹操之萬一也。爲維翰計者，當一舉太原之衆，運奇奮巧，以破敬達，迺急下太行，抵懷孟，塞虎牢，示天下以形勢，檄諸鎮而犄角，則區區之唐亦何足滅哉。此則磊磊落落，千載一時之功也。何至於北面夷狄，請救以示弱哉。北面猶可也，復割盧龍以遺之，使夷狄有輕中國之心，長驅徑入，習以爲常，原情定罪，維翰可勝誅哉。故自漢以來，夷狄之犯邊者，蓋亦有之矣。西不過鴈門，定襄、東不過漁陽、上谷，未有長驅深入者也。自唐始有之，故雖太宗盛時，頡利之兵直次渭水，其後徑犯長安者，代不絕也。蓋自唐高祖而降，急於有功，求其爲援，使之得聘，志於中州，彼其樂中州之繁華，而謂其易與也，故常心吞而氣蹙之，是以長驅深入，無所顧憚，使中州之人世被犬狼之毒。至于今猶未已也。或曰：五胡亂華，自晉有之，豈曰唐哉。曰：五胡亂華，胡之在中原者也。越塞而犯中原者，唐始有之。吾惡中原之亂於夷狄，故推原三人之罪如此。然此三人者，特欲速一時之功，亦不知禍患之至於此極，使其誠知之，則彼亦安肯爲之哉。繇是觀之，舉大事者，果不可以欲速成也。

余於是時年十八九矣，而胷中多事已如此，宜其不易平也。政使得如志，後將何以繼之。獨曹公一論爲之反復數過。

龍川文集卷之九

論

謝安比王導

善觀大臣者常觀諸其國而不觀諸其身。晉有天下不二世而爲江東。德之在人者尙淺也。而更成百年之業。有王導焉。立之於其先。有謝安焉。扶之於其後。端靜寬簡。均能爲一國之輕重。有無者。故當時有謝安比王導之論。請因史臣所載而申之。劉石交亂中原。晉之藩鎮相繼覆沒。人心雖未忘晉。非有英豪絕世之才不能駐足於北方也。勢之所在。豈人力之所能強哉。故王導輔元帝立基建業。以遙爲北方應援。當是時元帝名論尤輕。導能重之。諸名將未輔。導能致之。法令寬簡。庶事草創。宮室不脩。軍國之儀不備。示若不安於此者。以揚州爲京畿。穀帛所資皆出焉。以荊州爲重鎮。甲兵所聚盡在焉。故江左之勢遂強。舉大綱於其上。而二千石守長往往得以自行其意。將帥之有功者。人才之不羈者。族望之盛者。民之豪強者。與夫戶口之能自隱匿者。又皆得以自舒於其不窮。姦以爲明。不苛法以爲嚴。中更敦峻之變。及若將相異同疑間之論。導俛仰廢興存亡之間。因事就功。而江東卒賴以定。巍然社稷之臣也。獨祖逖經營河南有功緒矣。導蓋若任其自存自沒者。豈以江左甫定。未遑遠略乎。君父之痛。不可以一朝安也。是以周訪陶侃有志而不遂。庾亮庾翼褚裒大舉而自沮。造端於其初者。無以開其後也。其後桓溫藉平蜀

之勢。威震一時。挈兵入關。三輔震動。當是時。南師不出。蓋四十餘年矣。有如徑詣長安。則豪傑響應。西北郡縣。誰非效功之人。雖有智者。不能爲苻健。苻雄計矣。溫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故氣不足以決之。而進退失據。此固王猛之所不屑也。晉於是無中州之望矣。而溫方專制朝廷。幾於改物。謝安高臥東山。負蒼生之望。晚始從溫辟。卒與王坦之。彪之。周全上下。扶持王室。使逆謀遂緩。而溫自斃。及安輔政。晉之變故數矣。如人之一身。元氣未實。而奇疾繼作。此固非永年之道也。乘其小定。而求快焉。則遂亡矣。故安一切以大體彌縫之。號令無所變更。而任用不分彼此。后戚入則輔政。出則方伯。晉之制也。王蘊固辭。則以義強令之。使上下無不滿之心。而他時無任用過正之禍。桓氏位列內外。一朝失職。政之蠹也。以石民石虔爲荆江。使其無窺窬之心。而異時無意外生憂之慮。苻堅之舉。可以無晉矣。而秦然如平時。淮淝之功。壯矣。而微賞之不受。君臣之恩意。已不可保。顧方經略中原。惟恐不及。晉之爲晉。蓋可知矣。有以壯其勢。則來者尙有所憑藉。而一身之不暇恤也。及桓氏竟以失職成禍。而劉裕卒藉手以起。竟能爲晉一平河洛。司馬氏旣亡。而復存者。猶二十餘載。微安之壯其勢。宜不及此。導與安相望於數十年間。其端靜寬簡。彌縫輔贊。如出一人。江左百年之業。實賴焉。其亦庶幾於古之所謂大臣歟。置其立國之功。而取其立身之一節以較之。非所以論大臣也。故吾極論江左之興亡。而二人之相配較然矣。

王珪確論如何

人才之在天下。固樂乎人君之盡其用。而尤樂乎同列之知其心。夫士之懷才以自見於世。常慮夫人君

之不我用。君既知而用之矣。同列之人相與媚其長而媒孽其短。周旋四顧。無與共此樂者。其何以泰然於進退之際哉。此自古乘時有爲之士。而猶懷不盡之嘆。以公論常不出於同列故也。房元齡、李靖、溫彥博、戴胄、魏徵、王珪。其於唐室之興。太宗固已無所不盡其用矣。而諸公亦奮然並見其才。而無相媚之意。雖至於廷論之際。辯其所長。如數黑白。則諸公豈不各以自慰哉。王珪確論如何。於是始有可論者。夫寵利所在。至可畏也。功名之際。至難居也。君臣上下。相與共樂之。而無異同疑問之論。則爲可願耳。漢高帝所藉以取天下者。固非一人之力。而蕭何、韓信、張良。蓋傑然於其間。天下既定。而不免於疑。於是張良以神僊自脫。蕭何以謹畏自保。韓信以蓋世之功。進退無以自明。蕭何能知之於未用之先。而卒不能保其非叛。方且借信以爲保身之術。然則人才之獲盡其用。乃一身之至憂也。則亦何樂於功名寵利之際哉。故李泌極論李晟、馬燧於德宗之前。而二臣爲之感泣。使泌如張延賞。則晟方欲死而不可論。至於此。則同列之公論。豈不甚可樂哉。吾之所長。既已暴白於天下。而猶眷眷於同列之公論。固非沾沾自喜之爲也。蓋同體共事之人。其論易以不公。而人主之聽易以入。此自古之所通患。而其來非一日矣。唐太宗之興也。房玄齡相得於艱難之中。謀謨帷幄。以定大業。溫彥博蓋嘗掌其機事。而李靖亦既有功於南方矣。其後天下平定。玄齡相與興仆起僇。而唐之紀綱法度。燦然爲之一新。彥博於出納之間。蓋亦具盡其勞。而征伐之責。靖實專之。及魏徵、王珪以讎臣入備諫諍之列。而戴胄亦自小官進用。遂以平天下之法。其先後新故之不同。亦已甚矣。太宗並舉而大用之。以究盡其才。而諸公亦展布四體以自效。不復知先後

新故之爲嫌也。一日太宗以王珪善人物。使之庭論諸公之才。而珪一二辯數。皆足以盡其長而中其心。彼其同心以濟天下之事。至是可以釋然而自慰矣。宜其不謀同辭。而皆以爲確論也。不然。因諸公已成之業而論之。此何足以爲知人。而諸公樂之至此哉。故曰。人才之在天下。固樂乎人君之盡其用。而尤樂乎同列之知其心。嗟夫。珪之論可謂公。而其心蓋亦甚平矣。珪與徵均爲諫臣。而忠直剴切。大略亦相當也。人情每蔽於自知。而珪獨察其有恥君不及堯舜之心。而自處於激濁揚清之任。辯析毫釐。而明於自知。則其論安得而不公。吾以是知其心之甚平也。雖然。房玄齡視諸公最爲舊故。而唐業之成亦勞矣。以漢高帝之多疑。蓋終其身不敢捨蕭何而 he 有所用也。太宗方奮然有運天下豪傑之心。使新進迭用事。而玄齡泰然居之。不以進退自嫌。故諸公得以盡其才。而卒無紛亂法度之憂。夫迭用新進。而不害於國家之大體。此蕭何、曹參之所難。而珪之論所未及也。豈玄齡固樂諸公之並已。而非珪之所可察乎。此玄齡所以爲宗臣也。

揚雄度越諸子

天下不知其幾人也。古今不知其幾書也。人物有細大高下。書有淺深醇疵。所未暇論也。要之天下不可以無此人。亦不可以無此書。而後足以當君子之論。伏羲氏始畫八卦。假象以明理。更數聖人。設爻立象。推義陳辭。以發揮易象。使之光明盛大而不可掩。而後天下之開物成務者宗焉。言術數者宗焉。著書立言者宗焉。孔孟蓋發揮之大者也。揚雄氏猶懼天下之人不足以通知其變。故因天地自然之數。覃思幽

妙。著爲太玄。以闡物理無窮之妙。天道人事之極。天下之人。知其爲數而已。而烏知其窮理之精。一至於此哉。法言特其衍耳。宜乎世人之莫知也。桓譚稱其度越諸子。班固取以贊之。則亦不可不極論其故。自昔聖賢之生於世也。豈以一身之故。而求以自見於斯世哉。適會其時。而人道之不可少者。待吾而後具。則其責不可得而辭。進而經世。退而著書。亦惟所遇而已矣。六經待孔子而具者也。七篇之書。待孟子而具者也。苟卿子之書出。而後儒者之事業。始發揮於世。彼其時之不可以無此人也。亦不可以無此書也。豈若諸子之譏謔。然誦其所聞。而求以自見哉。賈生之一書。仲舒之三策。司馬子長之記歷代。劉更生之傳五行。其切於世用。而不悖於聖人。固已或異於諸子矣。蓋晚而後揚雄出焉。雄之書。非擬聖而作也。玄之似易也。法言之似論語也。是其迹之病也。而非其用心之本然也。不病其迹。而推其用心。則玄有功于易者也。非易之贅也。有太極而後有陰陽。故易以陰陽而明理。有陰陽而後有五行。故洪範以五行而明治道。陰陽五行之變。可窮而不可盡也。而學者猶有遺思焉。則雄之因數明理也。是其時之不可已。而事之不得不然者也。起於冬至。而環一歲。以應事物之方來而未已。是其時之可見者也。始於一。而終於八十一。以錯綜無窮之筭。是其數之可知者也。從三方之筭。而九之。并書於夜。爲二百四十有三日。三分其方。而以一爲三州。三分其州。而以一爲三部。三分其部。而以一爲三家。以該括天地之變。是其事之可究者也。其時之可見者如此。其數之可知者如此。其事之可究者又如此。而雄爲首爲表。爲贊爲測。深入黃泉。高出蒼天。大含元氣。纖入無倫。文義繁衍。枝葉扶疎。雖一時一日一分一筭之間。莫不有至隨之理。無

窮之用。開啟思慮。發揮事業。通此心於天地萬物。而錯綜闔闢。無不自我。性命道德之理。乃於時日分數而盡得之。此豈爲太初歷者之所能知哉。此其爲書。必待雄而後具者也。天下而未明乎玄也。則時日分數之理。無往而能得其用。將何以應事物之變。而通天地之心。是雄之書。雖人道之所不可少。而猶有待於後之君子也。當時之不知。可也。後世之不知。亦可也。桓譚知之。可也。班固知之。亦可也。天下而可以無此書。則雄實病之。天下果不可以無此書。則千載之下。雄之心。猶一日也。法言之書。所以講論古今。掇拾人物。以旁通其義者也。玄尙不知。雖知法言。猶不知也。因數以明理。是雄之所以自通於聖人者也。安得而不度越諸子哉。世無皇極之君。以大其用。又無道德之望。以發越其旨。則桓譚之言。亦姑以致其意而已。豈敢自謂有補於雄哉。嗚呼。天地萬物之理。未嘗不昭然也。更聖越賢。苟可以互明其理者。無所不用其極。而天下之人。猶未盡賴其用。則諸子之讒譏。真可謂候蟲之自鳴自止者也。故曰。天下不可以無此人。亦不可以無此書。而後足以當君子之論。

勉彊行道大有功

天下豈有道外之事哉。而人心之危。不可一息而不操也。不操其心。而從容乎聲色貨利之境。以泛應乎一日萬幾之繁。而責事之不效。亦可謂失其本矣。此儒者之所大懼也。夫道非出於形氣之表。而常行於事物之間者也。人主以一身而據崇高之勢。其於聲色貨利。必用吾力焉。而不敢安也。其於一日萬幾。必盡吾心焉。而不敢忽也。惟理之徇。惟是之從。以求盡天下賢者之心。遂一世人物之生。其功非不大。而不

假於外求。天下固無道外之事也。不恃吾天資之高。而勉彊於其所當行而已。漢武帝好大喜功。而董仲舒言之曰。勉彊行道大有功。可謂責難於君者矣。請試申之。昔者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彼皆大聖人也。安行利行。何所不可。又復何求於天地之間。而若此其切哉。蓋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出此入彼。間不容髮。是不可一息而已也。夫喜怒哀樂愛惡欲之所以受形於天地。而被色而生者也。六者得其正。則爲道。失其正。則爲欲。而況人君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目與物接。心與事俱。其所以取吾之喜怒哀樂愛惡者。不一端也。安能保事事物物之得其正哉。一息不操。則其心放矣。放而不知求。則惟聖罔念之勢也。夫道豈有他物哉。喜怒哀樂愛惡得其正而已。行道豈有他事哉。審喜怒哀樂愛惡之端而已。不敢以一息而不用吾力。不盡吾心。則彊勉之實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而無一民之不安。無一物之不養。則大有功之驗也。天祐下民。而作之君。豈使之自縱其欲哉。雖聖人不敢不念。固其理也。武帝雄材大略。傑視前古。其天資非不高也。上嘉唐虞。下樂商周。其立志非不大也。念典禮之漂墜。傷六經之散落。其意亦非止於求功夷狄。以快吾心而已。固將求功於聖人之典。以與三代比隆。而爲不世出之主也。而不知喜怒哀樂愛惡一失其正。則天下之盛舉。皆一人之欲心也。而去道遠矣。有功亦止於美觀耳。堯舜之都俞。堯舜之喜也。一喜而天下之賢智悉用也。湯武之誥誓。湯武之怒也。一怒而天下之暴亂悉除矣。此其所以爲行道之功也。經典之悉上送官。非武帝之私喜也。用爲私喜。則真僞混淆。徒爲虛文耳。夷狄之侵侮。漢家非武帝之私怒也。用爲私怒。則人不聊生。徒爲世戒耳。使武帝知彊勉行道。以正用之。則表章而聖

人之道明。必非爲虛文也。誅討而夷夏之勢定。必不爲世戒也。其功豈可勝計哉。武帝奮其雄材大略。而從容於聲色貨利之境。以泛應乎一日萬幾之繁。而不知警懼焉。何往而非患也。說者以爲武帝好大喜功。而不知彊勉學問。正心誠意。以從事乎形器之表。溥博淵泉。而後出之。故仲舒欲以淵源正大之理。而易其膠膠擾擾之心。如柄鑿之不相入。此武帝所以終棄之諸侯也。夫淵源正大之理。不於事物而達之。則孔孟之學。真迂闊矣。非時君不用之罪也。齊宣王之好色好貨好勇。皆害道之事也。孟子乃欲進而擴充之。好色人心之所同。達之於民無怨曠。則彊勉行道。以達其同心。而好色必不至於溺。而非道之害也。好貨人心之所同。而達之於民無凍餒。則彊勉行道。以達其同心。而好貨必不至於陷。而非道之害也。人誰不好勇。而獨患其不大耳。人心之所無。雖孟子亦不能以順而誘之也。不忍一牛之心。孟子欲其擴充之。以至於五十之食肉。六十之衣帛。八口之無饑。而謂之王道。孟子之言王道。豈爲不切於事情。梁惠王問利國。未爲戾於道也。移民移粟。未爲無意於民也。孟子皆不然之。而力以仁義爲言。蓋計較利害。非本心之所宜有。其極可以至於忘親後君。而無可達於事物之理。非好貨好色之比。而況不忍一牛之心乎。聖賢之所謂道。非後世之所謂道也。爲人上者。知聲色貨利之易溺。而一日萬幾之可畏。彊勉於其所當行。則庶幾仲舒之意矣。夫天下豈有道外之事哉。

龍川文集卷之十

經書發題

書經

昔者聖人以道揆古今之變。取其槩於道者百篇。而垂萬世之訓。其文理密察。本末具舉。蓋有待於後之君子。而經生分篇析句之學。其何足以知此哉。亮也何人而敢議此。蓋將與諸君共舉焉。夫盈宇宙者無非物。日用之間無非事。古之帝王。獨明於事物之故。發言立政。順民之心。因時之宜。處其常而不惰。遇其變而天下安之。今載之書者皆是也。要之文理密察之功用。至堯而後無慊。諸聖人之心。是以斷諸堯典而無疑。繇是言之。刪書者非聖人之意也。天下之公也。

詩經

道之在天下。平施於日用之間。得其性情之正者。彼固有以知之矣。當先王時。天下之人。其發乎情。止乎禮義。蓋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先王既遠。民情之流也久矣。而所謂平施於日用之間者。與生俱生。固不可得而離也。是以既流之情。易發之言。而天下亦不自知其何若。而聖人於其間有取焉。抑不獨先王之澤也。聖人之於詩。固將使天下復性情之正。而得其平施於日用之間者。乃區區於章句訓詁之末。豈聖人之心也哉。孔子曰。興於詩。章句訓詁。亦足以興乎。願與諸君求其所以興者。

周禮

周禮一書。先王之遺制具在。吾夫子蓋嘆其郁郁之文。而知天地之功。莫備於此。後有聖人。不能加毫末於此矣。世儒之論。以爲治至於周公。而術已窮。窮則不可以復。繼周之後。必爲秦。吾夫子蓋逆知之。而不言也。嗚呼。果其窮也。則周公之志荒矣。自伏羲神農黃帝以來。順風氣之宜。而因時制法。凡所以爲人道立極。而非有私天下之心也。蓋至於周公。集百聖之大成。文理密察。纍纍乎如貫珠。井井乎如畫棋局。曲而當。盡而不污。無復一毫之間。而人道備矣。人道備。則足以周天下之理。而通天下之變。變通之理具在。周公之道。蓋至此而與天地同流。而憂其窮哉。夫周家之制。既定而上下維持。至於八百餘年。諸侯旣已擅立。周之王徒擁其虛器。轟然立於諸侯之上。諸侯皆相顧而莫之或廢。彼獨何畏而未忍哉。豈非周公之制。有以維持其不忍之心。雖顛倒錯亂。而猶未亡也。當是之時。周雖自絕於天。有能變通周公之制而行之。天下不必周。而周公之術。蓋未始窮也。秦徒見其得天下之難。以爲周公之制。蓋非其所便。併與夫僅存者而盡棄之。而不知周家之制。旣盡而秦亦亡矣。人道廢。則其君豈能獨存哉。始夫子之言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蓋以爲後之王者。必因周而損益焉。自是變通。至於百世而不窮。而豈知其至此極也。漢高祖崛起草莽。而得天下。知天下厭秦之苛。思有息肩之所。故其君臣。相與因陋就簡。存寬大之意。而爲漢家之制。民亦以是安之。而漢祚靈長。絕而復續者。幾與夏商等。自是功利苟且之政。習以爲常。先王不易之制。棄而不講。人極之不忘者。幾希矣。此有志之士。所以抱遺書而興百世之嘆。反覆推究。而

冀其復見天地之大全也。然自秦火之餘，此書已非其全，而駁亂不經之言，蓋如黑白之不相入，尙可攷而知也。雖然，文武之政，布在方冊，其人存，則其政舉，自周之衰，以迄于今，蓋千五百餘年矣。天獨未厭於斯乎？故將與諸君參攷同異，有以待焉。

春秋

聖人之於天下也，未嘗作也，而有述焉。近世儒者有言，述之者天也，作之者人也。詩、書、禮、樂，吾夫子之所以述也。至於春秋，其文則魯史之舊，其詳則天子諸侯之行事，其義則天子之所以奉若天道者，而孔子何作焉？孟子之所謂作者，猶曰整齊其文云耳。世儒遂以爲春秋孔子所自作，筆則筆，削則削，雖游夏不能贊一辭於其間，言其義聖人之所獨得也。信斯言也，則春秋其孔氏之書乎？夫春秋，天子之事也。聖人以匹夫而與天子之事，此王法之所當正也，不能自逃於王法，而能正人乎？亂臣賊子，其有辭矣。夫賞天命，罰天討也。天子奉天而行者也，賞罰而一毫不得其當，是慢天也。慢而至於顛倒錯亂，則天道滅矣。滅天道則爲自絕於天，夫子周之民也，傷周之自絕於天，而不忍文，武之業遂墜於地也。取魯史之舊文，因天子諸侯之行事而一正之，賞不違乎天命，罰不違乎天討，猶曰此周天子之所以奉乎天者也。或去天稱王，或幸以名見，猶曰此周天子之所以自贖乎天者也。天之道不亡，則周不爲自絕於天，周不爲自絕於天，則天下猶有王也。天下有王，而亂臣賊子安得不懼乎？然則春秋者，周天子之書也，而夫子何與焉？或曰：春秋而繫之以魯，何也？曰：天下有王，凡諸侯之國之所記載，獨非天子之事乎？而況魯，周之宗國，其

事可得而詳也。夫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此夫子之志。春秋之所繇作也。是以盡事物之情，達時措之宜，正以等之，恕以通之，直而行之，曲而暢之，其名是也。其實非也。則文與而實不與，其心然也。其事異也。則誅其事而達其心，微顯闡幽，謹嚴寬裕，如天之稱物平施，如陰陽之並行不悖。文武周公之政，所以曲當乎人心者也。而謂春秋孔子之所自作，宜非亮之所敢知也。春秋所書，無往而非天。學者以人而視春秋，而謂有得於聖人之意者，非也。故將與諸君以天下之公而觀之，毋以一人之私而觀之。辭達而義暢，庶乎可以窺天道之全也。

禮記

禮者天則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周旋上下，曲折備具。此非聖人之所能爲也。禮記一書，或雜出於漢儒之手。今取曲禮若內則、少儀諸篇，羣而讀之，其所載不過日用飲食洒埽應對之事要。聖人之極致安在。然讀之，使人心愜意滿，雖欲以意增減，而輒不合。返觀吾一日之間，悚然有隱於中，是孰使之然哉。今而後知三百三千之儀，無非吾心之所流通也。心不至焉，而禮亦去之。盡吾之心，則動容周旋，無往而不中矣。故世之謂繁文末節，聖人之所以窮神知化者也。夫禮者學之實地也。繇敬而後可以學禮。學禮而後有所據依。三百三千而一毫之不准，皆敬之不至，而吾之心不盡也。一毫之不盡，則其運用變化之際，必有肆而不約者矣。繇此言之，禮者天則也。果非聖人之所能爲也。

論語

論語一書。無非下學之事也。學者求其上達之說而不得。則取其言之若微妙者玩而索之。意生見長。又從而爲之辭。曰此精也。彼特其粗耳。嗚呼。此其所以終身讀之。而墮於榛莽之中。而猶自謂其有得也。夫道之在天下。無本末。無內外。聖人之言。烏有舉其一而遺其一者乎。舉其一而遺其一。則是聖人猶與道爲二也。然則論語之書。若之何而讀之。曰用明於內。汲汲於下學。而求其心之所同然者。功深力到。則他日之上達。無非今日之下學也。於是而讀論語之書。必知通體而好之矣。亮於此書。固終身之所願學也。方將與諸君商榷其所向而戒塗焉。

孟子

昔先儒有言。公則一。私則萬殊。人心不同。如其面焉。此私心也。嗚呼。私心一萌。而吾不知其所終窮矣。先王之時。禮達分定。而心有所止。故天下之人。各識其本心。親其親而親人之親。子其子而子人之子。其本心未嘗不同也。周道衰而王澤竭。利害興而人心動。計較作於中。思慮營於外。其始將計其便安。而其終至於爭奪誅殺。毒流四方而未已。孟子生於是時。憫天下之至此極。謂其流不可勝救。惟人心一正。則各循其本而天下定矣。況其勢已窮而將變。變而通之。何啻反掌之易。孟子知其理之甚速。而時君方以爲迂。吾是以知非斯道之難行。而人心之難正也。故善觀孟子之書者。當知其主於正人心。而求正人心之說者。當知其嚴義利之辨於毫釐之際。嘗試與諸君共之。

箴銘贊

上光宗皇帝鑒成箴

五閩失馭。僞主僭竊。綱常絲棼。宇縣瓜裂。干戈日尋。湯沸火熱。元元憔悴。無所存活。藝祖勃興。天爲民設。受命之日。兵刃不血。痛茲版圖。尙爾割截。丙夜不安。往就普說。獨立門外。衝冒風雪。謀定戈指。莫我敢遏。首征揚州。重進誅亟。旋征澤潞。李筠就殺。復掩湖南。保權力屈。爰取荆南。繼冲悚懼。一鼓孟昶。蜀城斯拔。徂征嶺南。劉鋹面縛。馳使江南。李煜踟躕。傳檄吳越。錢俶納國。十餘年閒。憂慮危懼。頭若蓬葆。雨沐風櫛。東征西伐。天下始一。解兵脩貢。降王在列。施袴麻鞵。綠布衣褐。訓練六軍。法度陞級。太宗繼之。乾乾夕惕。親征河東。督勵士卒。人百其勇。城無全堞。下詔寬赦。繼元乃伏。收復漳泉。洪進屏息。眞宗嗣之。二祖是法。契丹來寇。人心業業。決意親征。俯從準策。親御鞍馬。躬秉黃鉞。白旄一麾。王師奮發。我氣旣盈。虜氣斯竭。稽首請和。干戈載戢。譬以禍福。實賴臣弼。於皇仁祖。善繼善述。未幾元昊。在西復悖。謀臣勇將。連年討伐。邊民旣困。國用亦乏。厥後智高。忽爾猖獗。南嶺東西。擾擾數月。以時討平。狄青之力。靖康之難。言之汗浹。二帝北巡。狼巢熊窟。沙漠萬里。風霜冽冽。胡塵撲面。驚弦慘骨。國祚若旒。誰任其責。賴有高宗。克紹前烈。匆遽渡江。心膽欲折。皇天降監。風濤安帖。所至成市。暫都於浙。奪亮凶餘。震撼六合。投筆采石。意謂無越。幸而倒戈。自取夷滅。壽皇履位。求賢如渴。崇事高宗。孝心尤切。二十八載。終始無缺。高宗上僊。哀號哽咽。四方來觀。其容慘怛。王業艱難。坦然明白。今王嗣位。祖宗是則。無灑于酒。無沈于色。色能荒人之心。酒能敗人之德。以宰相爲腹心。以臺諫爲耳目。以將帥爲爪牙。以尙書爲喉舌。登崇俊良。斥退姦桀。勿謂天高。

常若對越。勿謂民弱。實關治忽。勿俾禍起於蕭牆。勿使患生於倉卒。勿私賞以格公議。勿私刑以虧國律。勿侮老成之人。勿貴無益之物。勿妄費生靈之財。勿妄興土木之役。勿謂嘖笑之微而莫我知。勿謂號令之嚴而莫我逆。盡孝乃明主之治。論相乃人主之職。聖言不可侮。人心不可拂。傾耳乎公卿之言。游心乎帝王之術。勿謂和議已成而不慮乎遠圖。勿謂大位已得而不恤乎小失。當效禹王寸陰是惜。當效文王日昃不食。勿效夏桀瑤臺瓊室。勿效商紂靳涉剖直。如履薄冰。深虞沒溺。如馭六馬。切虞奔軼。勿謂微過。當絕芽蘖。勿謂小患。當窒孔穴。左右前後。當用賢哲。王維戒茲。民罔不悅。草茅作箴。敢告司闕。

耘齋銘

爲剡中任氏兄弟作

人生而靜。動則有遷。非物使之。人心則然。耳目鼻口。實動之權。聖踐而聖。賢治而賢。槁木不生。死灰不然。甚活者人。鳶魚天淵。敬而無失。奉以周旋。喜怒哀樂。又何惡焉。士之於學。農之於田。朝斯夕斯。舍是奚安。去其害苗。則心之偏。耘之又耘。嘉種易捐。不計其收。懼其不虔。不虔不力。誤我豐年。工貴其久。業貴其專。凡爾君子。相與勉旃。

力齋銘

爲何晦之作

厥初生民。必完其力。力完於心。乃見天則。形顧分之。與物交役。若忘若遺。弗覺弗克。語汝力乎。明以內飭。惡也則臭。善如好色。下學之功。舉用其極。此顏子所以欲罷不能。而樊遲所以先難而後獲也。

妥齋銘

往則俱往。來則俱來。義苟精矣。動靜必偕。心之廣矣。亦可懼哉。天下雖大。吾安厥齋。

朱晦庵畫像贊

體備陽剛之純。氣含喜怒之正。睟面盎背。吾不知其何樂。端居深念。吾不知其何病。置之釣臺。捺不住。寫之雲臺。捉不定。天下之生久矣。以聽上帝之正命。

辛稼軒畫像贊

眼光有稜。足以照映一世之豪。背胛有負。足以荷載四國之重。出其毫末。翻然震動。不知鬚鬢之既斑。庶幾膽力之無恐。呼而來。麾而去。無所逃天地之間。撓弗濁。澄弗清。豈自爲將相之種。故曰。真鼠枉用。真虎可以不用。而用也者。所以爲天寵也。

龍川文集卷之十一

策

廷對

朕以涼菲承壽皇付託之重。夙夜祇翼。思所以遵慈謨。蹈明憲者。甚切至也。臨政五年于茲。而治不加進。澤不加廣。豈教化之實未著。而號令之意未孚耶。士大夫風俗之倡也。朕所以勸勵其志者。不爲不勤。而偷惰之習。猶未盡革。獄民之大命也。朕所以選任其官者。不爲不謹。而冤濫之弊。或未盡除。意者狃於常情。則難變。玩於虛文。則弗畏乎。且帝者之世。賢和於朝。物和於野。俗固美矣。然讒說殄行。迺以爲慮。晝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刑。旣措矣。然怙終賊刑。必使加審。何也得非薰陶訓厲。自有旨歟。今欲爲士者精白承德。而趨向一於正。爲民者遷善遠臯。而訟訴歸於平。名實於實。而是非不能文其僞。私滅於公。而愛惡莫可容其情。節儉正直之誼。興行於庶位。哀矜審克之惠。周浹於四方。果何道以臻此。子大夫待問久矣。咸造在庭。其爲朕稽古今之宜。推治化之本。凡可以同風俗。清刑罰。成泰和之效者。悉意而條陳之。朕將親覽。

臣對。臣聞人主以厚處其身。而未嘗以薄待天下之人。故人皆可以爲堯舜。而昔人謂其以己而觀之者。天地之性本同也。夫天祐下民。而作之君。作之師。禮樂刑政。所以董正天下而君之也。仁義孝悌。所以率

先天下而爲之師也。二者交脩而並用。則人心有正而無邪。民命有直而無枉。治亂安危之所由以分也。堯舜三代之治。所以獨出於前者。君道師道無一之或闕也。後世之所謂明君賢主。於君道容有未盡。而師道則遂廢矣。夫天下之事。孰有大於人心之與民命者乎。而其要則在夫一人之心也。人心無所一。民命無所措。而欲論古今沿革之宜。究兵財出入之數。以求盡治亂安危之變。是無其地而求種藝之必生也。天下安有是理哉。臣恭惟皇帝陛下。謙恭求治。常若不及。深念夫人心之不易正。而民命之未易生全也。進臣等布衣於廷。而賜以聖問。曰。朕以涼菲。承壽皇付託之重。夙夜祇翼。思所以遵慈謨。蹈明憲者。甚切至也。臣竊嘆陛下之於壽皇。蒞政二十有八年之間。寧有一政一事之不在聖懷。而問安視寢之餘。所以察詞而觀色。因此而得彼者。其端甚衆。亦既得其機要。而見諸施行矣。豈徒一月四朝。而以爲京邑之美觀也哉。而聖問又曰。臨政五年于茲。而政不加進。澤不加廣。豈教化之實未著。而號令之意未孚耶。臣於是知陛下求治若不及之心。如天之運而不已也。臣聞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推其本原。則曰克儉克勤。不自滿假而已。今時和歲豐。邊鄙不聳。亦幾古之所謂小康者。陛下猶察其治之不加進。澤之不加廣。而欲求其所謂教化之實。號令之意者。蓋深知人心之未易正。民命之未易生全也。臣請爲陛下誦君道師道。以副陛下求始不已之心焉。夫所謂教化之實。則不可以頰舌而動之矣。仁義孝悌。以盡人君之所謂師道。可也。所謂號令之意。則不可以權力而驅之矣。禮樂刑政。以盡人君之所謂君道。可也。夫天下之學。不能以相一。而一道德以同風俗者。乃五皇極之事也。極曰皇。而皇居五者。非九五之位。則不能

以建極也。以大公至正之道。而察天下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者。悉比而同之。此豈一人之私意小智乎。無偏無黨。無反無側。以會天下於有極而已。吾夫子列四科。而剛德行於言語。政事。文學者。天下之長。俱得而自進於極也。然而德行先之者。天下之學。固由是以出也。周官之儒。以道得民。師以賢得民。亦以當得民之二條耳。而二十年來。道德性命之學。一興。而文章政事。幾於盡廢。其說既偏。而有志之士。蓋嘗患苦之矣。十年之間。羣起而沮抑之。未能止其偏。去其僞。而天下之賢者。先廢而不用。旁觀者亦爲之發憤。以昌言。則人心何繇而正乎。臣願陛下明師道。以臨天下。仁義孝悌。交發而示之。盡收天下之人材。長短小大。各見諸用。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無一之或廢。而德行常居其先。蕩蕩乎與天下共繇於斯道。則聖問所謂士大夫風俗之倡也。朕所以勸勵其志者。不爲不勤。而偷惰猶未盡革。殆將不足憂矣。若使以皇極爲名。而取其偷惰者而用之。以陰消天下之賢者。則風俗日以偷。而天下之事去矣。夫天下之情。不能以自盡。而執八柄以馭臣民者。乃六三德之事也。強弱異勢。而隨時弛張者。人主所以獨運陶鈞。而退藏於密者也。用玉食不可同之勢。而察威福之有害於家凶於國者。悉取而執之。此豈臣下之所得而襲用乎。沈潛剛克。高明柔克。以明刑法之適平而已。吾夫子爲魯司寇。民有犯孝道者。不忍置諸刑。其說以爲教之不至。則未庸以殺。而少正卯則七日而誅之。蓋動搖吾民。不可一朝居也。周官之刑。平國用中典。蓋不欲自爲輕重耳。而二三十年來。罪至死者。不問其情。而皆附法以讞。往往多至於幸生。其事既偏。而平心之人。皆不以爲然矣。數年以來。典刑之官。遂以殺爲能。雖可生者。亦傳以死。而廟堂或以爲公而盡從之。

使奏讞之典。反以濟一時之私意。而民命何從而全乎。臣願陛下盡君道以宰天下。禮樂刑政並出而用之。凡天下奏讞之事。長案碎款。盡使上諸刑寺。其情之疑輕者。駁就寬典。至其無可出而後就極刑。皆據案以折之。不得自爲輕重。則聖問所謂獄民之大命也。朕所以選任其官者。不爲不謹。而冤濫之弊。或未盡除。殆將不足憂矣。若使以福威在己。而欲一日盡去其冤濫人之私意。固不可信。而吾能自保其無私乎。不如付之有司。猶有準繩也。聖問又曰。意者狃於常情。則難變。玩於虛文。則弗畏乎。臣願陛下明師道君道。厚處其身。而未嘗以薄待天下之人。安有吾身之既至。而天下之終不可化者乎。臣願陛下明師道君道。以先之而已。此所謂教化之實。號令之意者也。臣伏讀聖策曰。且帝者之世。賢和於朝。物和於野。俗固美矣。然讒說殄行。迺以爲慮。臣有以見陛下深知人心之未易正也。昔者堯舜以師道臨天下。苟可以救之者。無所不用其至矣。而說之橫入於人心者。謂之讒說。行之高出於人心者。謂之殄行。人心之危。說有以橫入之。則受矣。行有以高出之。則伏矣。此所謂震驚而堯舜之所憂也。故必有納言之官。使王命民言。交出迭入。而得以同歸於道。而天下之學一矣。及周之衰。天下之學。爭起肆出。不能相下。而向之所謂讒說殄行者。一變而爲鄉原。務以浸潤於人心。自納於流俗。天下之學。既不能以相一。而其勢不屈而自歸。孔孟蓋深畏之。以其非復堯舜之時所嘗有也。願陛下畏鄉原甚於堯舜之畏讒說殄行。則人心之正。有日矣。臣伏謂聖策曰。晝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刑。旣措矣。然怙終賊刑。必使加審。何也。臣有以見陛下深知民命之未易生全也。方堯舜以君道宰天下。禹平水土。稷降播種。民固已樂其有生矣。而臯陶明刑以示

之塞其不可由之塗。使得優游於契之教。伯夷之禮。天下之人。皆知禹、夷、稷、契之功。而皐陶之所以入於人心者。隱然而不可誣也。後世之爲天下者。刑一事而已矣。寬簡之勝於微密也。溫厚之勝於嚴厲也。其功皆可言。而皐陶不言之功。則旣廢矣。夫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笞災肆赦。怙終賊刑。官刑旣如彼。教刑又如此。情之輕者釋以財。情之誤者釋以令。凡可出者。悉皆出之矣。其所謂怙終賊刑者。蓋其不可出者也。天下之當刑者能幾人。後世之輕刑。未有如堯、舜之世者也。願陛下考堯、舜之所以輕刑之繇。則民命之全可必矣。而聖策又曰。得非皐陶訓厲自有旨歟。臣之所以反覆爲陛下言之者。苟盡師道。則薰陶在其中。苟盡君道。則訓厲不足言矣。堯、舜之所以治天下者。豈能出吾道之外哉。仁義孝悌。禮樂刑政。皆其物也。臣伏讀聖策曰。今欲爲士者精白承德。而趨向一歸於正。爲民者遷善遠罪。而訟訴歸於平。臣有以見陛下之未嘗以薄待天下之人也。彼亦何忍以異類自爲哉。而聖策又曰。名賓於實。而是非不能文其僞。私滅於公。而愛惡莫可容其情。則聖意不免於小疑矣。然而天下之學貴乎正。天下之情貴乎平。其終固未嘗不歸於厚也。夫今日之患。正在夫名實是非之未辯。公私愛惡之未明。其極至於君子小人之分。猶未定也。伊尹論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其說近矣。而漢之谷永。其言未嘗不逆。唐之李泌。其言未嘗不順。則人心庸有定乎。孟子論國人皆曰賢。必察見其賢而後用之。國人皆曰可殺。必察見其可殺而後殺之。其說密於伊尹矣。然爲人上者。何從而得國人之論也。凡今之進言於陛下之前者。孰不自以爲是。而自以爲公哉。陛下亦嘗察輿論之曰。賢者而用之矣。然而人之分。

量有限。其心未能盡平也。未能舉無私也。小人乘間而肆言以爲公。力抵以爲直。陛下亦不能不惑之矣。遂欲兩存之。以爲平。薰蕕決無同器之理也。名實是非。當日以淆。而公私愛惡。未知所定。何望夫風俗之正。而刑罰之清哉。陛下見其賢而用之。舉動之小偏。則勿行而已耳。君臣固當相與如一體也。何至有肆讒之人。以恐懼其心志。而徊徨其進退哉。陛下苟能明辯名實是非之所在。公私愛惡之所歸。則治亂安危。於是乎分。而天下之大計。略定矣。風俗固不期而正。刑罰固不期而清也。清白承德。遷善遠罪。直其細耳。而聖策又曰。節儉正直之誼。興行於庶位。哀矜審克之惠。周浹於四方。果何道以臻此。其要在於辯名實是非之所在。公私愛惡之所歸。其道則以厚處其身。而未嘗以薄待天下之人而已。陛下三載一策多士。宜若以踵故事也。宜若以爲文具也。草茅亦以故事視之。以文具應之。過此一節。則異時高爵重祿。陛下不得而靳之矣。陛下圖其名。而草茅取其實。此豈國家之所便哉。正人心以立國本。活民命以壽國脉。二帝三王之所急先務也。陛下用以策士。則既不鄙夷之矣。於其末又復策臣等曰。子大夫待問久矣。咸造在廷。其爲朕稽古今之宜。推治化之本。凡可以同風俗。清刑罰。成泰和之效者。悉意而條陳之。朕將親覽。臣有以見陛下必欲正人心。全民命。以盡君師之道。而自達於二帝三王之治而後已。顧臣何人。豈足以奉大對。臣竊觀陛下以厚處其身。而未嘗薄待天下之人。旣得正人心。全民命之本矣。而猶欲臣稽古今之宜。推治化之本。夫以厚處身之道。豈有窮哉。使天下無一人之有疑焉可也。陛下之聖孝。雖曾閔不過。而定省之小奪於事。則人得以疑之矣。陛下之卽日如故。而疑者不愧。其望陛下之以厚自處爲無已。

也。陛下之英斷自天。不借左右以辭色。而廢置予奪之不當。則人得以疑之矣。陛下之終無所假。而疑者亦不愧。其望陛下之以厚自處爲無已也。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而九五之需于飲食者。待時以有爲。當於此乎需也。豈以陛下之聖明而有樂於此哉。然而人心不能無疑也。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四方。而六五之出涕沱若。戚嗟若。兩明相照。撫心自失。而不敢以敵體也。豈以陛下之英武。而肯鬱鬱於此哉。然而人心不能無疑也。臣願聖孝日加於一日。英斷事踰於一事。奮精明於宴安之間。起心志於謙抑之際。使天下無一人之有疑。而陛下終爲壽皇繼志而述事。則古今之宜。莫便於此。治化之本。莫越於此。同風俗以正人心。清刑罰以全民命。而明效大驗。可以爲萬世無窮之法。其本則止於厚處其身而已。詩不云乎。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文王之德之純。而子思亦曰。純亦不已。夫以厚處其身。豈有窮哉。臣昧死謹上愚對。

國子

國家之本末源流。大臣之所講畫。而士大夫之所共守也。公卿大夫之本末源流。子弟之所習聞。而建官設學之所教詔也。夫天下之賢才。豈固不若公卿大夫之子弟哉。國中之學。不以及天下之士者。國家之本末源流。非可以人人而告語之也。集天下之士而會之京師。非所以養其重厚質實之意也。以天下之學。養天下之士。爲之規矩準繩。命有司而賓興之。豈將以銷天下豪傑之心哉。天下而有豪傑特立之士。卓然不待教詔而知國家之本末源流者。彼固不能自揜於賓興之際矣。猶將養其望實。以待天下之既

乎。然後舉而加諸上位。先王之所以處天下之士。固已無負矣。而公卿大夫之子弟。近在王朝之左右者。吾既尊禮其父兄。而衆庶共見矣。其子弟猶吾之子弟也。使之共處而教之。大司樂與其屬以樂而和平其心。是成德達財之道也。師氏天子之所以長善而教失者。則又以中失之事。而語國之子弟。其於國家之本末源流。固已如身嘗而親歷之矣。故其適子往往可以繼世爲卿。而諸子之官。又集其庶子。而教之以道德。肅之以戒令。平居則考其藝能。緩急則部以軍法。凡在王朝之左右者。無非可用之才也。教其子弟。而吾自用之。非若漢法待其父兄任以爲郎也。雖重嫡以節其餘。又豈能禁其異時不舉任之哉。東漢之置五經師以教四姓小侯。唐分四學以官品而教其子弟。蓋亦足以加惠於公卿士大夫矣。教養之無法。而時變之易移。終亦不免假四方游士以爲盛也。東漢之衰。不足道矣。而唐之盛時已如此。奈之何其變之不亟哉。本朝監學之法。雖參以天下之士。而於國子加厚矣。蓋愛禮存羊。以有待也。呂汲公號爲傑然有識之士。不知舉先王教養國子之法。而欲於階官加左右二字。以勉厲之。不究其本。而齊其末。徒以啟後來之紛紛也。今朝廷之選用。固已無間於文武若奏補矣。因其父兄之所任。冀其自學而任使之。而教學之法。闕然不聞。故雖不學而從政者。舉世安之。而不以爲異。尙烏望其習熟國家之本末源流哉。然國子猶置博士正錄。則其文之一二猶存也。今以場屋一時之弊。將使國子若待補者。試之別頭。則其文從此盡廢矣。況未能復其實。而忍棄其文乎。上方以山林之士。不能習知國家之本末。徒爲紛紛以亂人聽。而有意於國之子弟。於斯時也。而舉先王教養國子之法。奚患不行。況其一二之遺文。豈可以其一時

之弊而遂廢之哉。士大夫之囑託其子弟。太祖皇帝之所以警陶穀者。尙可覆也。何至倉卒變法。而類若亡其乎。集天下之士而養之京師。非良法也。人情之既安者。未可改也。太學之加厚於國子。猶美意也。天理之不可無者。獨可輕變乎。草茅之論。不敢以私而害公。執事不可以公而自嫌於私也。其爲今日卒言之。

傳注

昔者孔子適周而觀禮。上世帝王之書。蓋亦無所不睹矣。包羲氏、神農氏、黃帝氏始開天地而建人極。其大者固已爲百王之所不可廢。而風俗之尙朴。法度之尙簡也。故其書不可存。而存其大者。易所載十三卦。聖人是也。而易之書。則天地古今之變備矣。帝王始因時立制。可以爲萬世法程。而百王之綱理世變者。自是而愈詳。故裁而爲書。三代損益之變。後世聖人將有考焉。而夏商之書。杞宋特不足證。於是始定周禮。又參考周家風俗之盛衰。與其列國離合之變。刪而爲詩。其於周可謂詳矣。又取累聖之所以宣天地之和者。列爲樂書。而又傷春秋之變。遂不可爲也。齊威、管文之伯。首變三代之故。而天地之大經。從此廢矣。聖人之所以通百代之變者。一切著之春秋。六經作。而天人之際。其始終可考矣。此聖人之志也。而王仲淹實知之。九師三傳。齊、韓、毛、鄭、大戴、小戴。與夫伏生、孔安國之徒。其於六經之文。窮年累歲。不遺餘力矣。師友相傳。考訂是非。不任胸臆矣。而聖人作經之大旨。則非數子之所能知也。天下而未有豪傑特起之士。則世之言經者。豈能出數子之外哉。出數子之外者。任胸臆而侮聖言者也。彼其說之有源流也。

歷盛衰之變也。合前後之智也。於聖人之大者。猶有遺也。納天下之學者於規矩之內。吾未見其舍注疏而遽能使其心術之有所止也。當漢唐之盛時。學者皆重厚質實。而不爲浮躁儇淺之行。彼其源流有自來矣。祖宗之初。不以文字卑陋爲當變。而以人心無所底止爲可憂。故天下之士。惟知誦先儒之說以爲據依。而不自知其文之陋也。是以重厚質實之風。往往或過於漢唐盛時。其後景祐慶歷之間。歐陽公首變五代卑陋之文。奮然有獨抱遺經以究終始之意。終不敢捨先儒之說。而猶惓惓於正義。蓋其源流未遠也。嘉祐以後。文日盛。而此風少衰矣。極而至於熙豐之尙。同猶未若今日之放意肆志。以侮玩聖言也。聖人作經之大旨。非豪傑特立之士不能知。而纖悉曲折之際。則注疏亦詳矣。何所見而忽略其源流。而不論乎。無怪乎人心之日偷。而風俗之日薄也。然考之三朝。未嘗立法也。而天下之學者。知以注疏爲重。則人心之向背。顧上之人如何耳。夫取果於未熟。與取之於既熟。相去旬日之間。而其味遠矣。將以厚天下學者之心術。而先啟其紛紛。則又執事之所當慮也。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豈忠厚者之論乎。盍亦思所以先之。

江、河、淮、汴

自鴻荒以至於堯。天下之水。未有所歸也。故洪水之患特甚。堯獨有憂之。當是時。天下之善治水者。未有過於鯀者也。四嶽舉之。堯不敢以其方命圯族而置之。昔者三載嘗考績矣。其導一水。築一渠。蓋亦未嘗不得其便利也。惟其不能以公天下之心。觀天下之大勢。合天下之水。而相其所趨。故雖有一水一渠之

功而三載之間。會衆流以課之。則終於無成而已。故曰。鯀湮洪水。汨陳其五行。及禹以公天下之心。而觀天下之大勢。合天下之水。而相其所趨。水之大者。莫如河。使天下之水有所歸。而河亦安流而入於海。其導河之功力爲不少矣。大要行其所無事也。故歷三代而河不爲患。自齊威公利河之地以居民。而強其國。而河始失其故道矣。禹於滎澤之下。嘗引河流以注東南。而通淮。泗。蓋其肢脉猶未盛也。自秦決浚儀以灌大梁。而并天下。而河汴始分流矣。漢承齊秦之後。而受河之患爲尤劇。蓋必有禹之遺智。而後可以治當時之水。然其議臣之講求。若東流北流之說。賈生韓生之論。雖或足以爲一時之便利。揆之古義。是皆汨陳其五行者也。烏足以動天而回河乎。及永平之間。河流旣塞。始築汴渠。而又脩浚儀渠焉。其後隋大業中。大開通濟之渠。而河汴達於淮。泗者。始安流而無礙。是以東南轉輸。相繼而上。本朝都陳。而宿重兵以爲固。其資東南之粟者。不知其幾千萬石。故置發運使以漕之。而浚渠之功。爲不細矣。故本朝受河之患。無以異於漢。而受汴渠之利。則自漢以來。未之有也。豈水無常勢。而亦因時以爲利害乎。今汴渠已塞矣。異時版圖之復。其言河者。豈可復以往事論。其亦以公天下之心。而觀天下之大勢。合天下之水。以相其所趨。則必有以處之矣。

量度權衡

昔伏羲氏始畫八卦。因象以明理。雖天地之正數。而未嘗以語人也。制器者尙其象。而豈數之云乎。象一示。而數存乎其間矣。當是時。風氣未開。人物尙朴。觀象之妙。蓋不必推數而後知也。故言數者。歸之律歷。

之學而更閱羣聖。皆以觀象爲窮天地之蘊。雖孔子既知之矣。而不以爲常言也。漢至建元。元狩之間。而數家之學始盛。其說以爲數始於一。成於三。三而積之得八十一。而黃鍾之律生焉。度起於黃鍾之長者也。量起於黃鍾之侖者也。權起於黃鍾之重者也。演而爲歷。推而尙象。合而爲春秋三統四時。列而爲皇極三德五事。以五乘十而爲大衍之數。道數之宗也。而道據其一。所以別道於數也。數固四者之宗也。而列而爲五。所以偶數於器也。苟非道以主之。則天下之數。何能生生而不窮。天下之器。何能分別而爲用。言數而不知道者。眞星官歷翁之學耳。寸極於九。以爲黃鍾之管。三微成著。以別度之分。上三下二。以示量之狀。寸爲十八。以極權之數。是皆數也。而有理焉。數可演而理亦可闡也。洛下閎諸人推其數。揚子雲獨因其數而闡其理。顏師古之釋。釋其數耳。不明其理。而釋其數。庸詎知其數之果不悖乎。學者當於太玄而求之。先儒以爲五十有五。乃天地之正數。陰無一。陽無十。陰縮陽贏。或乘或除以盡數之變。故參天兩地而倚數。是非數之正。而所以盡其變也。律生而爲度量權衡。制器以盡天下之變。是豈可以常法而論其相生相成之義乎。姑以謝明問而已。

銓選資格

有察舉而後有銓選。有銓選而後有資格。天下之變日趨於下。而天下之法日趨於詳也。方漢魏之察舉也。豈以銓選爲可行哉。察舉之不免於私。則本嚴其課試之法而已矣。課試之有法。而其變未已。由是而加詳焉。則銓選之歸於吏部。固其勢之所必至也。及隋唐之銓選也。豈以資格爲可用哉。銓選之不免於

弊則亦謹其注授之時而已矣。注授之有時，而其變未已。由是而加詳焉，則銓曹之有資格，亦其勢之所必至也。然銓選既行，而人往往以察舉爲無用之虛名。今人浸不如古，故銓選猶不堪其弊，而欲慕無用之虛名，以求合於古，而冀得人之盛，是導之使爲私耳。向也爲漢魏之良法，而今爲虛名。銓選有定制，則其說豈易入乎。然魏元同、沈既濟之徒，思救銓選之弊，則惓惓於郡縣之察舉，奏疏論之，以幸一旦之可復。天下方病銓選之不定，而將趨於資格，亦何有於察舉哉。論雖不行，而識者高之。蓋天下之變，可回而不可徇也。及資格既用，而人往往以銓選爲難守之弊法。今人浸不如古，故資格不能以盡防，而欲舉難守之弊法，以漸復前代，而謂古道之有望，是開之使無法耳。向也爲隋唐之盛典，而今爲弊法。資格有定守，則其說豈易入乎。然慶歷間范富諸公，思救磨勘薦舉之弊，欲去舊例，以不次用人，而案百吏之情。天下方病資格之未詳，而將趨於成例，亦何有於銓選哉。事雖隨廢，而論者惜之，亦以天下之變，可回而不可徇也。然則銓曹資格之弊，自慶歷以來，固已患之矣。其後熙寧間，神宗皇帝思立法度，以宰天下。按唐六典而大正天下之官，其循名責實，固已光乎祖宗，而元祐諸臣之所不敢輕動也。然而資格尙仍祖宗之舊，而加詳焉。及夫循名責實之意既衰，而資格之弊如故。凡其大臣之所講畫，議臣之所論奏，往往因弊變法，而未必盡究其立法之初意。法愈詳而弊愈極，積而至於今日，而銓曹資格之法，其弊不可勝言矣。此所以上勤聖天子宵旰之慮，而執事亦將進諸生而教之也。夫人情不易盡，而法之不足恃也久矣。然上下之間，每以法爲恃者，樂其有準繩也，以名譽取人，或以虛誕應之，而薦舉直以文移爲據耳。天

下寧困於薦舉。而終以爲名譽之風不可長者。所恃在法也。以績效取人。人或以浮僞應之。而年勞直以日月爲功耳。天下寧困於年勞。而終以爲績效之實不可信者。所恃在法也。天下方以法爲恃。而欲委法以任人。此雖堯舜不能一日而移天下之心也。將一意而求之於法。則今日之法亦詳矣。聖上循名責實。常以清光照臨羣下。留意民事。尤以郡縣爲重。而其弊猶若此。則人情果不易盡。而法果不足恃矣。方慶歷嘉祐世之名士。常患法之不變也。及熙寧元豐之際。則又以變法爲患。雖如兩蘇兄弟之習於論事。亦不過勇果於嘉祐之制策。而持重於熙寧之奏議。轉手之間。而兩論立焉。雖自以爲善事兩朝。將使其君何所執以爲據。依哉。獨張安道始終以藝祖舊事爲言。不以兩朝而易其心。使人主能講求其立法之初意。則必因時而知所處矣。藝祖承五代藩鎮之禍。能使之拱手以趨約束。故列郡以京官權知。三年一易。財歸於漕司。兵各歸於郡。而士自一命以上。雖郡縣管庫之微職。必命於朝廷。而天下之勢始一矣。此其圖回天下之大略。而非專恃資格以爲重也。當是時。宰相得以進退百官。而吏部尚以身言書判爲試。則猶仍銓選之舊也。取人猶採名望。而薦舉任用。磨勘遷轉。猶未有定法。凡欲使天下之勢在我而已。故朝廷尊嚴。大臣鎮重。而天下之士。不以進取爲能。不以利口爲賢。歷三朝。而士之善論時政。是非利害者。百不一二也。豈不盛哉。今吏部之資格日繁。而銓選之爲虛文久矣。廟堂方以資格從事。下人輕上爵。小臣與大計。則其徇徇苟求。浮僞偷惰之風。不當尙求之法也。愚不敏。不敢輒論時政。顧方居今而思藝祖當資格之時。而謂銓選之可復。亦徒以謝明問而已。

四弊

古者官民一家也。農商一事也。上下相恤。有無相通。民病則求之官。國病則資諸民。商藉農而立。農賴商而行。求以相補。而非求以相病。則良法美意。何嘗一日不行於天下哉。周官以司稼出斂法。旅師頒興積。廩人數邦用。合方通財利。此其事甚切。而其職甚微。所宜曲爲之防。而周家則一切付之。使得以行其意。而舉其職。展布四體。通其有無。官民農商。各安其所。而樂其生。夫是以爲至治之極。而非徒恃法以爲防也。後世官與民不復相知。農與商不復相資。以爲用。求以自利。而不恤其相病。故官常以民爲難治。民常以官爲厲己。農商盼盼相視。以虞其龍斷而已。利之所在。何往而不可爲哉。故朝廷立法。日以密。而士大夫論其利害。日以詳。然終無補於事者。上下不復相恤也。嗟夫。此其來豈一日之積哉。郡縣困匱。而其弊日又甚矣。租入加耗之無算。義倉支移之不時。利和糴之贏。取力勝之利。法禁非不嚴。議論非不切。而郡縣恬若不聞。而行之若當然者。天下之官。豈無一人有志於民哉。聖天子宵旰仄席。憂勤於上。夫亦何忍爲此。而郡縣之用。賴此僅足枝梧。夫使官兵一切不論。而獨存大信於斯民。自大賢猶或難之。而況其官民農商盼盼相視之時乎。夫亦正其本而已矣。郡縣略就從容。而後示以官民相恤之義。不待夫事爲之法。而猶可濟也。不然。則上有其意。下無其實。回環四顧。網如凝脂。終於相蒙。而又何尤焉。雖然。善言弊事者。未有詳於今世者也。而治道之不知。時變之不究。其說雖若可聽。其事雖若可行。原始要終。而卒歸於無用。譬如枝撐弊屋。而不救於一日之摧。不獨於四者之弊爲然也。財利之本源。法制之根柢。增損盈虛。

之變。先後參酌之宜。講究而推行之。使天下之財日以裕。郡縣之用日以足。則區區四弊。一郡官之責耳。何足以煩議臣之講論推究。與夫朝廷之文書約束。而明問復以下詢哉。張文定公以爲祥符以來。萬事墮弛。務爲姑息。漸失祖宗之舊。取士任子。磨勘遷補之法。旣壞。而任將養兵。皆非舊律。國用旣窘。而政出一切。大商姦民。乘時射利。而茶鹽香礬之法。亂矣。其後神宗皇帝。獨畱意於租賦之入。郡縣之藏。而常平義倉之法。尤爲詳備。元符以後。支移借用。不復舊典。而神宗之法。又壞矣。渡江以來。於財計之遠者大者。猶有遺恨。士大夫置而不攷。而獨四弊之足言乎。方將從執事問其本末。而未暇也。

變文法

古人重變法。而變文猶非變法所當先也。天下之士。豈不欲自爲文哉。舉天下之文。而皆指其不然。則人各有心。未必以吾言爲然也。然不然之言。交發並至。而論者始紛紛矣。紛紛之論旣興。則一人之力。決不能以勝衆多之口。此古人所以重變法。而尤重於變文也。然則文之弊。終不可變乎。均是變也。審所先後而已矣。夫文弊之極。自古豈有踰於五代之際哉。卑陋萎弱。其可厭甚矣。藝祖一興。而恢廓磊落。不事文墨。以振起天下之士氣。而科舉之文。一切聽其所自爲。有司以一時尺度律而取之。未嘗變其格也。其後柳仲塗以當世大儒。從事古學。卒不能麾天下以從己。及楊大年。劉子儀。因其格而加以瑰奇精巧。則天下靡然從之。謂之崑體。穆脩。張景。專以古文相高。而不爲駢儷之語。則亦不過與蘇子美兄弟唱和於寂寞之濱而已。故天聖間。朝廷蓋知厭之。而天下之士。亦終未能從也。其後歐陽公與尹師魯之徒。古學旣

盛。祖宗之涵養天下。至是蓋七八十年矣。故慶歷間。天子慨然下詔書。風厲學者以近古。天下之士亦翕然不變。以稱上意。於是胡翼之、孫復、石介以經術來居太學。而李泰伯、梅堯臣輩。又以文墨議論游泳於其中。而士始得師矣。當是時。學校未有課試之法也。士之來者。至接屋以居而不倦。太學之盛。蓋極於此矣。乘士氣方奮之際。雖取三代兩漢之文。立爲科舉取士之格。奚患其不從。此則變文之時也。藝祖固已逆知其如此矣。然當時諸公。變其體而不變其格。出入乎文史。而不本之以經術。學校課士之法。又往往失之太略。此王文公所以得乘間而行其說於熙寧也。經術造士之意。非不美。而新學字說。何爲者哉。學校課試之法。非不善。而月書季考。何爲者哉。當是時。士之通於經術者。神宗作成之功。而非盡出於法也。及司馬溫公起相元祐。盡復祖宗之故。而不能參以熙寧經術造士之意。取其學校課試之大略。徒取快於一時而已。則夫士之工於詞章者。皆祖宗涵養之餘。而非必盡出於法也。紹聖、元符以後。號爲紹述。熙豐亦非復其舊矣。士皆膚淺於經。而爛熟於文。其間可勝道哉。中興以來。參以詩賦經術。以涵養天下之士氣。又立太學。以聳動四方之觀聽。故士之有文章者。德行者。深於經理者。明於古今者。莫不各得以自奮。蓋亦可謂盛矣。然心志旣舒。則易以縱弛。議論無擇。則易以浮淺。凡其弊有如明問所云者。固其勢之所必至也。議者思所以變之。其意非不美矣。而其事則藝祖之所難。而嘉祐之所未及也。夫三年課試之文。四方場屋之所係。此豈可以一朝而變乎。然學校之士。於經則敢爲異說。而不疑於文。則肆爲浮論。而不顧其源漸不可長。此則長貳之責。而主文衡者當示以好惡。而不在法也。昔慶歷有胡翼之學法。熙寧

有王文公學法。元祐有程正叔學法。今當請諸朝廷。參取而用之。不專於月書季考。以作成大學之士。以爲四方之表儀。則祖宗之舊。可以漸復。豈必遽變其文格。以驚動之哉。古人重變法。而尤重於變文。則必有深意矣。不識執事以爲如何。

制舉

設科以取士。而制舉所以待非常之才也。夫決科之士滿天下。豈必皆常才。而非常之士。亦或在其中矣。獨制舉得以擅其名者。豈古之賢君。其待天下之士。如是之薄哉。彼其以一身臨王公士民之上。其於天下之故。常懼其有闕也。自公卿等而下之。以至於郡縣之小官。科目之一士。莫不各得以其言自通。然猶懼其有懷之不盡也。故設爲制舉。以詔山林朴直之士。使之極言當世之故。而期之以非常之才。彼其受是名也。宜何以自異於等夷。則亦將盡吐其蘊。凡天下之所不敢言者。一切爲吾君言之。以報其非常之知焉。然後人主可以盡聞其所不聞。恐懼脩省。以無負天下之望。則古之賢君。爲是設科。以待非常之才者。其求言之意。可謂切矣。豈徒爲是區別而已哉。五季之際。天下乏才甚矣。藝祖一興。而設制科。以待來者。至使草澤得以自舉。而不中第者。猶命之以官。以藝祖之規模恢廓。固非飾法度。以事美觀。誠得夫古者設制科之本意。而求言之心。不勝其汲汲也。雖當時才智之士。其所見不能有補於聖明。歷太宗。真宗。而涵養天下之日既久。及天聖間。仁宗再復制科。而富韓公首應焉。其後異人輩出。仁宗既用以自輔。而其餘者。猶爲三代子孫之用。及熙寧之初。孔文仲。呂陶猶能極論新法。以伸天下敢言之氣。雖制科卒以

此罷藝祖之規模宏廓其所庇賴後人多矣而仁宗實當其盛時也元祐既復之而紹聖以後又罷之及上皇中興首設制舉以行藝祖之志而士病於記問莫有應者肆我主上切於求言而略其記問士始奮然以應上之求其於國家之大略當世之大計人之所不敢言而上之虛佇以待者固將無所不聞矣而執事方以董仲舒劉蕡所對之緩急而論者皆有遺憾發於問目豈將酌其中以警夫非常之士邪夫言之難也久矣要之以其君爲心則其言之緩急無不當於時也漢武帝英明願治之主也負其雄才大略欲挈還三代之盛而漢家制度之變亦其時矣仲舒以爲漢雜伯道以維持未安之天下天下既安而教化猶未純也勸帝以更化而更革之際豈可任意而爲之哉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故緩其言使武帝舒徐容與因天下所同欲而更其所當先者豈敢以一毫奮厲之氣而激武帝之雄心哉仲舒之言雖緩而實切於時者以武帝爲心也夫豈計其合不合哉異時固已甘心於膠西矣唐文宗恭儉少決之主也乘主威不振之後欲有所爲而輒復畏縮而北司之患至是蓋亦極矣蕡以爲肅宗代宗德宗失柄於北司元和之痛臣子不可一朝安也勸帝聲其罪而討之而斷決之際豈可以陰謀而自陷於不直哉社稷之大計非小故故蕡急其言使文宗奮厲果敢因天下所同欲而易致如反手豈敢徐步搔溺以待文宗之自悟哉蕡之言雖急而實審於時者以文宗爲心也夫豈計其第不第哉彼其見黜固宜矣而恨文宗之不一見也論者病仲舒之不切而咎蕡之疏直是殆未知其心耳夫當世之務亦多矣必其以君爲心然後其言之緩急當於時言之緩急當於時而後不負於國家非常之求哉

子房、賈生、孔明、魏徵何以學異端

異端之學。何所從起乎。起於上古之闕略。而成於春秋戰國之君子。傷周制之過詳。憂世變之難揅。各以己見。而求聖人之道。得其一說。附之古。而崛起於今者也。老莊爲黃帝之道。許行爲神農之言。墨氏祖於禹。而申韓又祖於道德。其初豈自以爲異端之學哉。原始要終。而卒背於聖人之道。故名曰異端。而不可學也。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天資既高。目力自異。得一書而讀之。其脫穎獨見之地。不能逃。而背戾之所。亦不能以惑我也。得其穎脫。而不惑乎背戾。一旦出而見於設施。如兔之脫。如鶻之擊。成天下之駿功。而莫能禦之者。此豈有得於異端之學哉。其說有以觸吾之機耳。使聖人之道未散。而六經之學尙明。極其天資目力之所至。伏而讀其書。以與一世共之。當掩後世之名臣。而奪之氣。而與三代之賢比隆矣。子房、孔明。蓋庶幾乎此者也。賈生不得自盡於漢。而魏徵有以自見於唐。亦惟其所遭耳。子房爲高帝謀臣。從容一發。動中機會。而嘗超然於事物之外。此豈圯下兵法之所有哉。孔明苟全於危世。不求聞達。三顧後起。而惓惓漢事。每以天人之際爲難知。管樂功利之學。蓋未能造此室也。天資之高。目力之異。卓然有會於胸中。必有因而發耳。賈生於漢道初成之際。經營講畫。不遺餘慮。推而達之於仁義禮樂。無所不可。申韓之書。直發其經世之志耳。魏徵於太宗求治如不及之時。從容議論。有過必救。有善必達。雖禮樂之未暇。而治體蓋亦略盡。縱橫之學。直發其遇合之機耳。豪傑之士。天資之高。目力之異。未可以一書而掩之也。嗟夫。使聖人之道未散。六經之學尙明。而皆得以馳騁於孔氏之門。由賜游夏。不足進也。昔者聖

人歷觀上古之書。商周之典禮。斷自唐虞以下。訖於周。歎其前之不足爲法。而傷其後之不可復知。所以塞異端之原。而使其流之無以復開也。而春秋戰國之君子。卒取唐虞以上不足存之說。以馳騖於世。則孔子之慮誠遠矣。然而詩書執禮。乃孔子之所雅言。日與羣弟子共之者。而易春秋不與焉。何以發豪傑不羣之志哉。子路以爲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則深排而力斥之。以爲非教人之常也。宜其律天下豪傑於規矩準繩之中。而乃上許管仲以一正天下之仁。下許顏子以四代之禮樂。是殆其他未有以當孔氏之心耳。賈生魏徵可也。吾是以三歎於子房孔明焉。

蕭曹丙魏房杜姚宋何以獨名於漢唐

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聖賢之生。亦有定理。而君臣相遭。亦有定數乎。夫是以知天人之難合也。蓋至於吾夫子。有扶天下之道。有正四代禮樂之志。而時君方驚於功利。有道不合。有志不遭。而徒能歡鳳鳥之不至。周公之不復夢見。而定理之不應。定數之不驗。孟子所以復歎其未有疏於此時。而傷其數之過。知天下息肩之日尙遠。而聖賢相遭之期猶未也。時日愈疏。世變愈下。使其相遭。則君非昔者之君。臣非昔者之臣。徒以當方來之數。而無復三代之盛矣。孟子之嘆。蓋嘆此也。自漢而言之。則蕭曹之遇高祖。丙魏之遇宣帝。蓋可謂漢家遇合之盛矣。自唐而言之。則房杜之遇太宗。姚宋之遇明皇。亦可謂唐家遇合之盛矣。其一時君臣之遇合。足以扶斯世而蘇生民。貽謀方來。而光映前古。其所謀謨成就。後世皆莫之先也。而卒有愧於三代。豈其期運不接。源流不繼。而天人之際。至難合歟。何治道之遂疎闊。

也。周室之衰，以迄于秦，天下之亂極矣。斯民不知有生之爲樂，而急於一日之安也。高祖君臣獨知之，三章之約，以與天下更始。禁網疎闊，使當時之人，闊步高談，無危懼之心。雖禮文多闕，而德在生民矣。曹參以清淨而繼畫一之歌，此其君臣遇合之盛，無一念之不在斯民也。魏相之奉天時，行故事，丙吉之不務苛碎，不求快意，以供奉宣帝寬大之政，亦不負君臣之遇合矣。唐承隋舊，其去隋文安平之日未遠，天下不能無望於紀綱制度之舉，而致治之隆也。太宗君臣獨知之，與仆植僵，以六典正官，以進士取人，以租庸調任民，以府衛立兵，雖禮樂未講，而天下之廢略舉矣。房、杜謀斷相先，而卒與共濟斯美，此其君臣遇合之盛，亦無一念之不在斯民也。姚崇之遇事立斷，宋璟之守正不阿，以共成明皇開元之治，亦不負君臣之遇合矣。自漢、唐以來，雖聖人不作，而賢豪接踵於世，有如賈生之通達國體，董生之淵源王道，欲揭其君於三代之隆，其君亦既知之，而卒於不遇，而第五倫、李固之徒，亦班班自見於東都，而無復君臣遇合之盛，亦可爲漢家天時人事之難矣。有如陸贄之論諫仁義，李泌之惓惓古制，欲使其君爲不世出之主，其君亦嘗用之，而終於不盡，而杜黃裳、裴度之徒，亦各有以自見於世，而無復君臣遇合之盛，亦可爲唐家天時人事之難矣。夫君臣之相遭，蓋天人之相合，而一代之盛際也，此豈可常之事哉。盍於易否、泰之象而玩之乎。

龍川文集卷之十二

三國紀年

序

自書契之興。代有注記。後聖有作。而言動之記分矣。自當時之諸侯。國各有史。一言一動。罔不畢載。故四方之志。外史掌之。天子之言動。天下之幾也。諸侯之言動。一國之幾也。合諸侯之言動。亦足以觀天下之變焉。有源有流。不可遺也。昔者孔子適周。觀禮。晚而有述焉。上古之初。不可詳已。著其變之大者。易所載十三卦。聖人是也。至於書。斷自唐虞。定其深切著明者爲百篇。蓋嘗欲備三代損益之禮。以待後聖。是故之杞之宋。而典禮無復存者。故孔子屢歎之。周封二王之後。使各脩先王之禮物。庶幾後世有攷焉。夫豈知其至此極哉。於是始定周禮。又刪取周家之詩。以具其興亡。而列國之風化繫焉。然後古詩之存者。無所復用矣。初周室東遷。而霸道興。當孔子時。天下邦君。猶知有王。而弗克事也。故孔子有東周之志焉。魯周之宗國也。孔子嘗三得其幾矣。魯用天子之禮樂。非周公之心也。蓋孔子欲舉而還周而不克。三都之不便於魯久矣。大夫僭則家臣竊。故樂與三家共墮之。孟氏之不墮。非孔子之憂也。孔子之用。奈何其不終哉。陳恆弑其君。告諸天子。以及方伯而討之。可以震動天下矣。魯君不之聽。孔子傷其變之不可爲也。舉其意而寓之春秋。春秋事幾之衡石。世變之砥柱也。故春秋易之著者也。百王於是取則焉。漢興九十

餘載。司馬遷世爲史官。定論述之體。爲司馬氏史記。其所存高矣。出意任情。不可法也。史氏之失其源流。自遷始矣。故自麟趾以來。上下千五六百年。其變何可勝道。散諸天地之間。學者自爲紛紛矣。夫善可爲法。惡可爲戒。文足以發其君子小人疑似之情。治亂興衰之迹。使來者有稽焉。愈於無史矣。豈可謂史法具於此哉。先主君臣惓惓漢事之心。庸可沒乎。魏氏之代漢也。得其幾而不以其道。變之大者也。孫氏偏強江左。自爲一時之雄。於是乎魏不足以正天下矣。陳壽之志何取焉。漢實有紀。其體如傳。條章不爲書也。詔疏不爲志也。志曰漢略。悲其君臣之志也。魏實代漢。吾以法紀之。魏之條章法度。晉承之以有天下。於是乎有書。其詔若疏。也有志。其臣若子也。吳與漢同。彼是不嫌同體也。志曰吳略。著其自立也。合漢魏吳而附之。天下不可無正也。魏終不足以正天下。於是爲三國紀。年終焉。嗚呼。漢之有魏。魏之有晉。晉之有五胡。讀吾書者。可以知之矣。

宗室 外戚 名儒 文士 近臣 刺史 守令 名將 猛將 高士 列女

漢昭烈皇帝

陳子曰。諸葛亮言。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其君臣反復。於天意人事之際。亦可悲哉。方漢帝以山陽公賓於魏。或曰崩。昭烈撫膺大慟。始議舉大號。尙書令劉巴。主簿雅茂。皆以爲示天下不廣。前部司馬費詩爭之尤切。其略曰。殿下以曹操父子。偪主篡位。故羈旅萬

里糾合士衆。將以討賊。今大敵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易疑。昔高祖與楚約。先破秦者王。及已入關。猶遂巡不敢當。況今殿下未出門庭耶。昭烈以爲非。是左遷詩部永昌從事。

漢後主

陳子曰。以後主之庸。而處陰疑於陽之際。泰然安之而不疑。雖諸葛亮之足任。要豈後世之所謂庸主哉。亮死。漢事不可爲矣。蔣琬。費禕。亦相繼殞謝。漢氏之區區遺文。猶不使之自託地上耶。天命果可畏哉。

諸葛亮

陳子曰。初漢置御史大夫。下丞相一等。其後有侍中。中書令。尚書令。往往以宦者爲之。成帝時。始更用士人。中興雖置三公。而臺閣實專國命矣。昭烈在蜀。以國政歸丞相。其侍中。中書令。尚書令。有所謂僕射。黃門侍郎者。更爲輔導天子之官。諸葛亮以大公之道。一整綱紀。明白洞達。民用其情。方連歲出征。而平世之文。未遑具舉。是以條章多闕。非獨注記之失也。論者稱其兵出之日。天下震動。而人心不憂。死生成敗。要何足論。王者之不作。天猶以爲未疏哉。

龐統法正

陳子曰。天下方亂。劉表以同姓坐觀非望。如惓惓漢事者。取以駐足。何名非義。而況於劉璋乎。當此時。曹氏代漢之形成矣。不取。是厚其資也。武王之代商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統。正策士也。發揚蹈厲之志。非太公孰當之哉。

關羽

陳子曰。余論次羽事。至于禁等七軍之沒。未嘗不痛恨於呂蒙也。當是時。羽威震華夏。許下之民。負擔而立。使羽捨樊。襄陽。乘銳兵徑進。雖以曹公之雄。豈能禁方張之勢哉。兵挫堅城之下。而徐晃得行其志矣。諸葛亮不可出蜀。龐統。法正之死。天真無意於漢哉。

魏武帝

陳子曰。東漢之衰。賢人君子。相繼就戮。桓靈於是乎不君矣。魏武猶藉漢以令天下。豈高。光遺澤。猶有存者耶。法令不必盡酌之古。要以必行。蓋當時苦於無政久矣。漢雖終禪。而剪除異己。不亦勞乎。其子文帝。有言舜禹之事。吾知之矣。參之是時。非過論也。

魏文帝

陳子曰。世以文帝論漢孝文爲過。賈誼。非其失君人之度。余讀其論。至於欲使當時累息之民。得闊步高談。無危懼之心。未嘗不爲之三復也。於是時。吳蜀爭帝。中國庶幾乎息肩矣。是以在位七年。而諡曰文也。

魏明帝

陳子白。帝生數歲。武帝甚異之。曰。我基於爾三世矣。好學多識。特留意法理。口吃少言。未嘗接識朝士。卽位之數日。獨與侍中劉曄終日款語。曄出。語人曰。秦始皇。漢孝武之儔。才具微不及耳。其東西征伐。大營宮室之意壯矣。要亦何嘗拒高堂生諸人之諫哉。

齊王 高貴鄉公 常道鄉公 陳留王

陳子曰。余論次魏之本紀。睹其維持王室之計矣。曹爽顧足以當斯時乎。王凌以齊王受制於司馬懿。欲更立長君。其子廣獨曰。凡舉大事。應本人情。曹爽以驕奢失民。何晏虛華不治。丁、畢、桓、鄧。雖並有宿望。皆專競於世。加變易朝典。政令數改。所存雖高。事不下接。民習於舊。而莫之從。故雖勢震天下。同日斬戮。名士減半。而百姓安之。失民故也。今懿情雖難量。事未有逆。而擢用賢能。廣植勝已。脩先朝之政令。以恤民爲先。父子兄弟。並握兵柄。未易亡也。魏於是不可爲矣。

荀彧

陳子曰。曹公有言。若天命在吾。吾爲周文王矣。使充此言。不亦文若之心。而天命將安所歸乎。不待其定。而開數百年盜賊之謀。死固有輕於鴻毛者。何至不容文若一言乎。齊威之心。暴白於葵丘之會。賴限於周制之不易裂耳。其初管仲豈不知之。而不忍天下之爲夷也。余論次文若事。具有本末。蓋明於天下之大勢。而通古今之變者也。世徒以智計歸之。豈其然哉。豈其然哉。

荀攸

陳子曰。攸隱於智者也。可以爲智矣。攸不能安董卓之禍。漢、魏之際。豈其心哉。以文若之力。因事以導之。而卒不能正也。攸於是。以智隱矣。

賈詡、程昱、郭嘉、董昭

陳子曰：漢室再亂於賈詡，終於董昭。至於左右前後以成魏之霸業者，豈嘉之謀爲多，而曹公尤痛惜嘉之死也。

始詡察孝廉爲郎，以病免。還至汧，道遇叛氐，同行數十人皆已就執。詡曰：我段公外孫也。我死，汝別埋我。我家必厚贖我。氐盡殺餘人而釋詡。時太尉段熲威震西土，而詡非其外孫也。詡之智大抵如此。

鍾繇、華歆、王朗

陳子曰：當曹公之末年，天下無復爲異者矣。及文帝山陽之際，雖朗等皆以爲魏真受命也。是以甘心相之，而無愧色。不然，身爲一時儒宗，豈其無恥至此乎。然則吳之自立，其亦差強人意也哉。

陳登、田疇

陳子曰：登非自屈於曹公者，其心直以爲爲漢耳。疇卒以志義自免，使登及疇時，又將安所出乎。以如是之資，而使志士思避就之計，豈不甚可惜哉。

崔琰、毛玠

陳子曰：天下之厭亂久矣，故曹公之興，士無巨細咸起而附之，使其聽天命之所歸。二子之所以重魏者，顧不多哉。

袁渙

陳子曰：此皆漢末守志行義之儒也，而盡爲曹公用，彼其心豈有所利哉。始渙嘗慨然歎曰：漢室陵遲，亂無日矣。苟天下擾攘，逃將安之。若天未喪道，民以義存，惟彊而有禮，可以庇身乎。凡諸儒之所以自處者

審矣。而曹公亦可謂盛哉。

劉曄、蔣濟、劉放、孫資

陳子曰：以陳平之智，高祖猶憂其詳於避就，而緩急不知所仗也。放、資遂以社稷輸人，尙何疑乎？濟徒知專任之非，而不知後日之至此。及當其禍，卒亦不能有所爲也。曄於其間，最號爲智，而竟以智窮，智其足恃乎？

夏侯玄、季豐、張緝

陳子曰：夏侯太初處死生禍福之際而不動，名不虛得也。而遇非其時矣。二子之死義，乃與太初同命，尙何憾乎？

王凌、令狐愚、毋丘儉、諸葛誕

陳子曰：司馬氏之禍，舉天下皆安之。四子者，獨以義死，豈惟魏之純臣哉？至其發，不待事，奮不及機，遂巡就圍，以冀天下之有變。此所謂有忠憤而無遠略，明於義而不知其變者也。而王廣亦與此禍，何其悲哉！

嵇康、阮籍

陳子曰：司馬氏非有大功於魏也。乘斯人望安之久，而竊其機耳。籍、康以英特之資，心事犖犖，宜其所甚恥也。而羽翼已成，雖孔、孟能動之乎？死生避就之際，固二子之所不屑也。

司馬懿、司馬昭、司馬師

陳子曰。以余論次司馬氏之事。魏之天下。非司馬氏不能安也。民心要何常哉。飽食以嬉。不知堂厦之爲適。負戴而疲勞。望婆娑之木而憇焉。往往忘去。木固不可以久也。又將安所底止乎。余爲之掩涕。而魏書終焉。

吳武烈皇帝 長沙桓王

陳子曰。武烈自奮於小吏。竟摧董卓。以彼忠憤。何乃進退俯仰於袁術之手。漢末愚儒守文之弊。蓋成風矣。亦所以啟桓王之翩然翺翔者哉。諸葛亮稱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然自古英豪。非履險知難。往往不能濟。要之成敗禍福。亦相生於無窮哉。

吳大皇帝

陳子曰。初大皇不直魏武。破之赤壁。末年始上書稱說天命。魏武笑曰。是兒欲頓吾爐火上耶。然自是與之通矣。文帝樂其稱臣而遂安之。故坐取荊州。而植功於魏。有事秭歸。而無後憂。及吳蜀之勢儼然矣。於是通好而絕魏。大皇之稱號也。漢衛尉陳震實來。大皇與震歃血壇上。交分天下。以徐豫幽青屬吳。兗冀并梁屬之漢。其司州之土。以函谷關爲界。

會稽王 景皇帝 歸命侯

陳子曰。大皇之立國。豈有中國之志哉。君臣上下。畫江之慮精矣。其流風遺澤。固足以後亡也。雖微歸命

侯之唐，寧能更長乎？是以君子從其自立，以著其興廢焉。

張昭、周瑜

陳子曰：昔吳起與田文論功，至主少國疑，大臣未親，百姓未附之際，吳起屈焉，桓王屬大皇於張昭，更以周瑜遺之，後瑜驅馳於顛危之際，昭遂廢不用，何哉？江東雖定而國輕矣，余論次其行事，使善觀國者有考焉。

建安七子 孔融 陳琳 王粲 徐幹 阮瑀 應瑒 劉楨

漢興文章渾厚典雅，最爲近古。武昭以後衰矣，獨劉向、揚雄爲能自拔也。中興、班、張、崔、蔡相望於百七八十年之間，寧獨其氣格之非是，然其辭意終不近也。至若建安七子之風槩似矣，又爭效其長於曹父子，天固將以文其業耶？及漢、魏之際，非復數子之所能文也。曹公亦何便於此哉？

鄧禹、耿弇附錄

初劉伯升死，光武於漢事惓惓也，持節北渡河，鄧禹首建大策，遂參密議，連兵西征，關河響動，當此之時，其威略至無前也。赤眉、延岑、獨足嬰其鋒，帝勅使進兵，連輒敗，禹念專任之不稱，以疲卒微戰不已，帝賜詔曰：赤眉無穀，自當來東，吾折箠笞之，非諸將憂也。馮異趣往代之，禹自來歸，絕口不道兵事。王郎之亂，及更始有詔罷兵，微耿弇不決，帝獨兒蓄之耳。及平齊，無一不如其言，意始壯之，而從諸將驅馳，常出其後。天下既定，帝方偃武脩文，膠東、高密並敦儒學，弇故一將也，於是自高帝以來，光武最爲善保功臣。

者。

諸葛亮附錄

曹操以漢天子之令征伐四出。爲漢功臣。孫權秉義稱藩。當是時。心雖不可量。曹逆節未暴於天下也。如孔明言。荆蜀之勢成。操之逆心或折。不可折則可圖。及吳詐取關羽。秭歸又以敗。孔明甚恨恨也。不旣已。易姓。元德中道而殞。屬大事於孔明。而及其子焉。孔明懼奉先帝遺詔不謹。義不敢卽安。是以兵出之日。天下震動。而人心不憂。末年渭濱之師。其規爲志意遠矣。惓惓漢事之心。對越天地。鼎足之計。非孔明本指也。年踰五十而死。豈非天哉。初孔明之游學也。潁川石廣元。徐元直。孟公威等。往往務精熟。孔明獨觀其大略。及耕隆中。而龐德公在焉。司馬德操。兄事龐公。孔明每至龐公家。獨拜龐公床下。龐公不爲止。孔明爲丞相時。許靖爲太傅。靖在中州有英偉稱。兄事潁川陳紀。與陳羣。袁渙。平原華歆。東海王朗等善。於是靖老矣。愛樂人物。風流藹然。孔明親爲之拜。元德嘗爲孔明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啟告治亂之道甚悉。其君臣之間。始終可攷者如此。

曹植附錄

曹操取天下於羣盜之手。可以爲能矣。要何嘗不藉漢以爲名也。得間遂取之。是猶謂之天乎。固植之所不能安也。況使之嗣事哉。力不足以周旋於其間。苟安而成之。若表而去之。皆非其心也。自放法度之外。於事何所堪。立嫡以長。所從來舊矣。乃足煩經營邪。大業旣已濟。困頓廢辱。蓋亦安之而不悔。然猶惓惓

累疏求一出其力自效。抑所謂其兄關弓射之。則涕泣而道之者邪。三代衰。孔氏之學又泯沒而無傳。其於君臣父子兄弟之間。失其本心者多矣。若植者。蓋孔子之謂仁者也。

呂東萊答書

某還舍。近半月。適此酷暑。疲頓猶未甚蘇。此月二十五日。劉國華葬。須往泉溪會之。因畱明招數日。聞月交乃爲入城之行。若路過內白。幸遣一介至明招。問某所止。庶不參差也。三國紀年序引及諸贊。累日已詳看。用意高深處。亦或得其一二。但大綱體製。猶有未曉處。序云。漢曰略。魏曰書。吳曰略。又云。魏終不足以正天下。於是爲三國紀年終焉。不知漢略與紀年。是一書爲復是兩書。觀三國諸君贊。卻似遷固史法。每君爲紀。而系贊於後者。而三國紀年。冠以甲子。而並列漢魏吳。則又似合三國爲一者。所謂漢昭烈魏武以下諸贊。必不可系於此。既並列三國之年。必是通書三國事。今每君爲贊。必知不系於此後。不知系於何處。豈三國紀年之外。復敍每君之本末。而系以贊耶。此皆未曉之大者也。漢昭烈贊。論其君臣反復於天意人事之際。所謂妙體本心。但費詩之議。卻似不達時變。漢統既絕。昭烈安得不承之。非高祖時比也。後主蓋亦甚庸。所以安之不疑者。乃諸葛公工夫耳。武侯贊。論以國政歸丞相。甚善。但謂漢侍中中書令。尚書令皆宦者爲之。考之漢書。亦不皆如此。篇末王者之不作。天猶以爲未疏哉。感慨之意甚長。但不若後主贊所謂天命果可畏。辭嚴而義正也。魏武贊。述來歷甚當。但其未舜禹之事兩語未曉。魏文帝兩贊。深味辭意。予奪甚有味。但文帝贊意頗晦。又文帝三駕伐吳。謂中國庶

幾息肩。亦未協。吳武烈贊論漢末守文之弊。及啟桓王之翱翔。甚妙。下三贊亦然。鄙意竊謂吳四贊尤能盡其規摹之所止。殆無遺憾也。龐統贊論兼弱之義甚正。關羽贊亦穩。但來教謂司馬子長雖高不欲學。而諸贊命意及筆勢。而往往似之。何耶。因便並望見教。朱元晦工夫。亦謂大槩如此耳。吳益恭昨日得桂陽書云。見今攝郡。卻不云攝何郡也。某近日思得著書。大是難事。方將一意玩索完養。深求其所未至。雖高明之資。與駑鈍者不同。然考之前作者。亦須待經歷之久。歲月之晚。然後下筆。今及此暇時。序次哀集。固亦無害。然亦不可不思有餘不敢盡之語也。人回略此上布。餘悉俟續稟。

龍川文集卷之十三

史傳序

高士傳序

三代尙矣。士之生乎其時者。習有常業。仕有定時。利不能更其所守。而不以名汨其真。養性以安命。脩道以成德。教化之漸使然也。卽不類不齒。詩序曰。人人有士君子之行。當此之時。士亦烏知其爲高哉。周澤旣衰。異端並起。所以賊其良心者。厥端非一。士之能固其所守。艱矣。然顏閔之徒。終身陋巷。朝不及夕。蔬食以自如。鼓琴以自娛。視天下之樂。舉無以易此者。或曰。貧則無用。無用則無累。無累則樂。余以爲二子者。豈誠有樂於貧賤哉。繇其道。雖富貴可也。彼其所樂者。在此而不在彼也。貧賤者。人之所惡。二子何好焉。而富貴又何累。故曰。窮亦樂。通亦樂。又曰。無入而不自得。繇此言之。彼其心。豈有徇於外。亦豈必後世之知我哉。惟其屹然立於頽波靡俗之中。可以爲高矣。故世之言二子者。往往尊於王公。而于公亦榮於見齒。則夫苟一時者。是果何得哉。故自顏閔以來。若四皓。嚴光。黃憲。徐穉之流。皆其信道之至者也。平時不言而人化之。雖不遇。猶玉之在山。其光輝已不可掩。迫之而小應。已與夫汲汲然願爲之者異矣。令其遇時行道。以正風俗。豈不猶反手哉。余歷觀諸史。見若此者。竊有慕焉。而恨當時之自闕於山林者。史不得而盡載也。幸其猶或載也。總而爲高士傳。以備日覽。諺曰。非爾之高。我之下也。將與學者盡心焉。

忠臣傳序

余讀書至武庚之事。何嘗不爲之流涕哉。嗟夫。忠孝者。立身之大節。爲臣而洗君之恥。父讎而子復之。人之至情也。度不可爲。不顧而爲之者。抑吾之情不可不伸也。逆計而不爲。人烏知吾心。生猶愧耳。況卒不免於死。則將藉口謂何哉。夫武王之伐紂也。以至仁順天命。以大義拯斯民。然君父不以無道貶尊。則武庚視太白之旗。必有大不忍於此者。然而未卽死者。猶有待也。及武王旣立而沒。嗣子幼。君臣兄弟之間。疑間方興。故將挾管。蔡之隙。以起義。成敗之不問。姑明吾心。奮而爲之。是以殞首而不顧。余以爲武庚者。古之忠臣孝子也。世例是非於成敗。故無褒。而孔氏又諱。而不道。然則武庚之死。越二千載。日未之瞑也。雖然。武庚受之嫡嗣。處義之必不可已。而非有深計於後世也。若翟義。王陵。母丘儉。諸葛誕之徒。非清議之所必責。俛首相隨。屬未過也。而數子者。忠膽憤發。視其國之傾。身之危。不啻不暇熟權其力。趣起扶之。意雖不就。此其心可誣也哉。作史者謂宜大書以示勸。迺惟旅次之。然且不免不量之譏。甚遂傳之叛臣。語曰。蓋棺論乃定。是可信乎。昔者貫高有言。人情豈不各愛其父母妻子乎。今吾三族皆已論死。顧豈以王易吾親哉。然則數子之心。壯矣。迺其冤有甚於武庚者。余悲之。故列爲忠臣傳。信千古以興頹俗。聖人懲勸之法也。

義士傳序

昔三代之王也。賢聖之君。商爲多。敷政出令。不拂民欲。惇德行化。以固民心。雖紂之暴。而民未厭商也。故文王抑畏。以全至德。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豈不大哉。至武王。不忍天下之亂。而卒廢之。雖

違商而周者十室而八。然商之餘民。瞻念先王之舊澤。執義以自守。雖諱復喻之。囂乎其不肯順從也。而周家卒不敢以刑罰驅之。不惟不敢。亦其心有所愧而不忍。故惟遵商之舊政。以漸服其心。歷三世而後。帖然從周。推此之時。稚者已壯。壯者已老。老者已死。耆舊強壯之民。卒不肯從。而從之者。皆生長於周之民也。可不謂義乎。然猶見稱頑民。則周人之言也。於商義矣。夫伯夷、叔齊、孔子以爲義而許之。而商民之事。亦詳見於書。夷、齊是。則商民不非矣。夫夷、齊非以一死爲足以存商。明君臣之義。雖有聖者。不可易也。商民非以不肯順從爲足以拒周。顧先王之德澤。有以使之而弗克自己也。夫義者。立人之大節。而愛生憚死。人之情也。其不以此而易彼者。誠知所處矣。繇商而降。惟東漢之治。惇節義。尙廉退。有商之遺風。故其亡也。義士亦略如之。然亦可以爲流涕也已。若夫王蠋、申包胥之倫。皆非有所激而興。故特行其志。而從之者不衆也。然使夫人氣沮而膽褻。則其功效豈少哉。嗟夫。商遠矣。其民之姓氏不得詳也。故序存之。而傳夷、齊以爲義士首。於東漢之士加詳焉。其他時起者附之。庶乎有聞風而興者。豈徒補觀覽而已哉。

謀臣傳序

昔堯、舜之際。專尙德化。三代之王以仁政。伯國以謀。戰國以力。治亂之不同。所從來異矣。繇漢迄今。有國家者。始兼而用之。然德化之與仁義。皆人主之躬行者也。至於排難解紛。則豈可不以謀。而力烏用哉。此權智之士所以爲可貴也。雖然。權智可貴矣。行之以譎。則事以辦。亦或以否。否必不可繼也。故君子行權於正。用智以理。若庖丁之解牛。是以智不勞而事迎解。功已成而無後患。蓋五常之用。智爲難。仁義禮信。

過則近厚。過於智賊矣。故凡列國之策士。皆行穿窬而衣人之衣。以自齒於編民者也。此不足論。論漢以來智而不賊者。然亦無幾。故身名俱全。惟張子房。他皆不逮已。要以排難解紛。故不得而舉少之。雖然。事固有幸不幸。遇左馬之筆。則片謀寸長。聲迹焜灼。史筆中絕。雖有奇謀。至計類鬱而弗耀。余甚慨焉。故將章列其行事。以備謀國者之覽。乃取太史遷之所嘗載者。若張陳之徒。標於卷首。其他刪次論列。惟意之從。合而曰謀臣傳。其奇而資以集事。其賊可以戒。不爲無取云耳。

辯士傳序

古者兵興。使在其間。夫使也者。所以通兩國之情。釋仇而約。易憾而歡者也。彼古人之用兵。非以爲得已也。使而不失辭。兩國之民實賴之。顧亦何惡哉。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蓋曲盡人情者。莫如詩。達乎詩。而使。則道之以義。開之以理。廣譬而約喻。用能曲盡人情。事無有不集者矣。然則古者之使。本乎曲盡人情。紛拏之辯。不貴也。及至列國之際。強弱之相形。衆寡之相傾。一時鮮廉寡恥之徒。往來乎其間。搖吻鼓舌。劫之以勢。誘之以利。怒之以其所甚辱。趨之以其所甚欲。掉闔而鉗制之。以苟一時之成事者。此無異於白晝而攫者也。蓋其原起於鬼谷子。而成於儀秦。當是時也。相帥成風。其習已膠而不可解。世之所謂有道之士。若孟荀莊周。其立言論事。猶時有辯士之風。要其歸以正。是以無譏焉。漢興。酈陸侯隨輩。皆以辯聞。然嗜利無恥。不問道理之習。亦少衰矣。以比古之賢使。誠爲有間。至其辯析利害。切見事情。彼烏可廢哉。繇數子以降。士之肆偉辯以濟人之事者。不可勝數。厥跡之著。闕然有

愧史氏之罪也。故余錄其可采者，爲辯士傳。又爲敘古今使者之所以異而首之，俾奉命以行者有考焉。

英豪錄序

今天子卽位之初，虜再犯邊，君憂臣勞，兵民死之，而財用匱焉。距靖康之禍，於是四十載矣。雖中間嘗息於和，而養安之患滋大，踵而爲之，患猶昔也。起而決之，則又憚乎力之不足。嗟夫，事勢之極，其難處非一日也。蔡謨有言，創業之事，苟非上聖，必繇英豪。今上旣聖矣，而英豪之士，闕乎未有聞也。余甚惑焉。夫天下有大變，功名之機也。撫其機而不有人以制之，豈大變終已不得乎乎。此非天意也。顧天實生之，而人不知所用耳。彼英豪者，非卽人以求用者也。寧不用死耳，而少貶焉不可也。故饑寒迫於身，視天下猶吾事也。見易於庸人，謂強敵可勦也。信口而言，惟意之爲，禮法之不可羈也。死生禍福之不能懼也。一有事焉，君子小人一見而得其情，是非利害之間，一言而決。理繁劇則庖丁之解牛也，處危疑則匠石之斲鼻也。蓋其才智過人者遠矣。然而旅出旅處，而混於不可知之間，媚之者謂狂，而實狂者又偶似之。將特自標樹，則夫虛張以求買者，又得而誤之矣。此英豪之所以困而不達，而謂無人焉者非也。嗟夫，承平之時，展才無所不用，職也。而困於艱難之際者，獨何歟。且上之人亦過矣，獨不可策之以言，而試之以事乎。雖商周之於伊呂，不廢也。廢之而不務，而憂無人焉者，亦非也。抑余聞之，昔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不得，則以五百金買其骨焉。不踰朞而千里馬至者三，何則，趨其所好，人之情也。不得於生者，見其骨猶貴之，可謂誠好之矣。生者之思奮固也。故余備錄古之英豪之行事，以當千里馬之骨，誠想其遺風以求之。

今未必不有得也。顧其誠好否耳。蓋晉武帝稱安得諸葛亮者而與之共治。正使九原可作。蓋亦思所以用之。凡余所以區區於此錄者。夫豈徒哉。夫豈徒哉。

中興遺傳序

初龍可伯康游京師。輩飲市肆。方叫呼大噓。趙九齡次張旁行過之。雅與伯康不相識。俄追止次張。牽其臂。迫與共飲。次張之父時守官河東。方以疾聞。次張以實告。伯康曰。毋苦。乃翁疾行瘳矣。子可人意者。爲我姑少留。次張不得已從之。箕踞笑歌。恢諧縱譎。旁若無人。次張固已心異。一日行城外。過麻村。觀大閱之所。伯康淳然曰。子亦喜射乎。次張曰。頗亦好之。而不能精也。伯康曰。姑試之。次張從旁取弓挾矢以興。十發而貼中者六七。次張心頗自喜。伯康拾矢而射。一發中的。矢矢相屬。十發亡一差者。次張驚曰。子射至此乎。伯康曰。此亦何足道。千軍萬馬。頭目轉動不常。意之所指。猶望必中。況此定的。又何怪乎。次張吐其舌不能收。俄指其地而謂次張曰。後三年。此間皆胡人。子姑識之。火龍騎曰。飛雪滿天。此京城破日之兆。因嘻吁長嘆。不能自禁。後三年。京城失守。其言皆驗。中原流離。伯康自是不復見矣。豈喪亂之際。或死於兵。抑有所奮而不能成也。次張每念其人。言則嘆惜。紹興初。韓世忠拒虜於淮西。力頗不敵。次張獻言。乞決淮西之水。以灌虜營。朝廷易其言而不之信。已而虜師俄退。世忠力請留戰。虜酋使謂曰。聞南朝欲決水以灌我營。我豈能落人計中。次張言雖不用。猶足以攻敵人之心者類如此。次張嘗爲李丞相所辟。得承務郎。督府罷。次張亦徑歸。大駕南渡。次張僑居陽羨。故將岳飛嘗隸丞相軍中。次張識其人於行伍。

言之丞相。給帖補軍校。後爲統制。遇大駕巡永嘉。與諸將彷徨江上。莫知攸適。又乏糧。將謀抄掠。次張聞而竟往。說飛移軍陽羨。州給之食。飛得無他。而州境賴焉。人有言次張生平於趙丞相者。丞相喜。欲用之。復有譖者曰。此人心志不可保。使其得志。必爲曹操。丞相疑沮而止。次張度時不用。屏居不出。竟死。昔參政周公葵屢爲余言其人。且曰。我嘗薦之朝廷。諸公皆詰我。子端人正士。胡爲喜言此等狂生。我因告之曰。吾儕平居譚王道。說詩書。一日得用。從容廟朝。執持紀綱。可也。至於排難解紛。倉卒萬變。此等殆不可少。吾儕旣不能辦。而惡他人之能辦。是誣天下以無士。而期國事之必不成也。是烏可哉。余嘗大周公之言。異二生之爲人。而惜其屈。嘗欲傳其事而不能詳。因嘆曰。世之豪偉倜儻之士。沈沒於困窮。不能自奮。以爲世用。欲用而卒沮於疑忌。如二生者。寧有限哉。然自古亂離戰爭之際。往往奇才輩出。蘄然自赴功名之會。如建炎紹興之間。誠亦不少。雖或屈而不用。用不大。大或不終。未四十年。已有不能道其姓字者。記事之文。可少乎哉。自是始欲纂集異聞。爲中興遺傳。然猶恨聞見單寡。欲從先生故老。詳求其事。故先爲之纂例。而以漸足之。其一曰大臣。若李綱。宗澤。呂頤浩。趙鼎。張浚。其二曰大將。若种師道。岳飛。韓世忠。吳玠。吳玠。其三曰死節。若李若水。劉韜。孫傅。霍安國。楊邦乂。其四曰死事。若种師中。王稟。張叔夜。何處。劉澔。徐徽言。其五曰能臣。若陳則。程昌禹。鄭剛中。其六曰能將。若曲端。姚端。王勝。劉光世。劉銳。其七曰直士。若陳東。歐陽澈。吳若。其八曰俠士。若王友。張所。劉位。其九曰辯士。若邵公序。祝子權。汪若海。其十曰義勇。若孫韓。葛進。石鎡。其十一曰羣盜。若李勝。楊進。丁進。其十二曰賊臣。若徐秉哲。王時雍。范瓊。合十二門而

分傳之。總目曰中興遺傳。聊以發其行事。而致吾之意。然其端則起於惜二生之失其傳。故序首及之。昔司馬子長周游四方。纂集舊聞。爲史記一百三十篇。其文馳騁萬變。使觀者壯心駭目。顧余何人。豈能使入喜觀吾文如子長哉。方將旁求廣集。以備史氏之闕遺云耳。

二列女傳

列女杜氏。永康大姓女也。生而端莊且麗。宣和庚子冬。妖臘起。所在嘯聚相剽殺。里有悍賊輩謁杜氏門。大言曰。以女遺我。卽不肯。今族汝矣。其家驚泣。欲與則不忍。不與禍且及。言於女。女曰。無恐。以一女易一家。曷爲不可。待我浴而出。趣具湯。其家以告。賊相與譁笑以俟。旣浴。取鏡抹朱粉。具衫衣盡飾。俄登几而立。繫帛於梁而圜其下。度不容冠。抽之。籠其首。整髮復冠。迺死。其家遑遽號噉。賊聞亦驚捨去。嗚呼。學士大夫遭難不屈者。萬或一見焉。而謂女子能之乎。方杜氏之不屈以死。猶未足難也。獨其雍容處死而不亂。無異乎子路之結纓。是其難也。不可及已。陳子曰。余世家永康。去杜氏不十里許。余雖不及目其事。大父母屢爲余言如此。雖古之列女。何以進焉。余旣傳其事。以示余友。應仲實。仲實因爲余言。宣和辛丑。官軍分捕賊。所過乘勢抄掠。道永康。將之縉雲。及境。富民陳氏二女并爲執。植其刃於旁。曰。從我。我婦之否者死。長女不爲動。掠髮伸頸請受刃。官軍斫之。次女竟汚焉。後有諗之曰。若獨不能爲姊所爲乎。次女慘然連言曰。難。難。世之喜斥人者。必曰兒女態。陳杜之態。亦兒女乎。人之落患難而兒女者。事已卽縱辭自解。昂然有得色。視陳氏次女已愧。他又何說。仲實得之胡先生。經仲二君。謹言君子也。余是以志之。

龍川文集卷之十四

序說引

伊洛正源書序

濂溪周先生奮乎百世之下。窮太極之蘊。以見聖人之心。蓋天民之先覺也。手爲太極圖。以授二程先生。前輩以爲二程之學。後更光大。而所從來不誣矣。橫渠張先生崛起關西。究心於龍德正中之地。深思力行而自得之。視二程爲外兄弟之子。而相與講切。無所不盡。世以孟子比橫渠。而謂二程爲顏子。其學問之淵源。顧豈苟然者。西銘之書。明道以爲某得此意。要非子厚筆力不能成也。伊川之敍易。春秋。蓋其晚歲之立言。以垂後者。間常謂其學者。張繹曰。我昔狀明道之行。我之道蓋與明道同。異時欲知我者。求之於此文可也。其源流之可考者如此。集爲之書。以備日覽。目曰伊洛正源書。

伊洛禮書補亡序

吾友陳傅良君舉爲余言。薛季宣士隆嘗從湖。襄間所謂袁道潔者游。道潔蓋及事伊川。自言得伊洛禮書。欲至蜀以授士隆。士隆往候於蜀。而道潔不果來。道潔死無子。不知其書今在何許。伊川嘗言。舊脩六禮。已及七分。及被召乃止。今更一二年可成。則信有其書矣。道潔之所藏近是。惜其書之散亡而不可見也。因集其遺言中凡參考禮儀而是正其可行與不可行者。以爲伊洛禮書補亡。庶幾遺意之未泯。而或

者其書之尙可訪也。

三先生論事錄序

昔顧子敦嘗爲人言。欲就山間與程正叔讀通典十年。世之以是病先生之學者。蓋不獨今日也。夫法度不正。則人極不立。人極不立。則仁義禮樂無所措。仁義禮樂無所措。則聖人之用息矣。先生之學。固非求子敦之知者。而爲先生之徒者。吾懼子敦之言。遂得行乎其間。因取先生兄弟與橫渠相與講明法度者。錄之篇首。而集其平居議論附之。目曰三先生論事錄。夫豈以爲有補於先生之學。顧其自警者不得不然耳。

楊龜山中庸解序

世所傳有伊川先生易傳、楊龜山中庸義、謝上蔡論語解、尹和靖孟子說、胡文定春秋傳、謝氏之書。學者知誦習之矣。尹氏之書。簡淡不足以入世好。至於是三書。則非習見是經以志乎舉選者。蓋未之讀也。世之儒者。揭易傳以與學者共之。於是靡然始知所向。然予以謂不繇大學論語及孟子。中庸以達乎春秋之用。宜於易未有用心之地也。今語孟精義既出。而謝氏尹氏之書具在。楊氏中庸及胡氏春秋世尙多有之。而終病其未廣。別刊爲小本。以與易傳並行。觀者宜有取焉。

春秋比事序

春秋繼四代而作者也。聖人經世之志。寓於屬辭比事之間。而讀書者每患其難通。其善讀則曰。以傳考

經之事迹。以經考傳之真僞。如此則經果不可以無傳矣。游夏之徒。胡爲而不能措一辭也。余嘗欲卽經以類次其事之始末。攷其事以論其時。庶幾抱遺經以見聖人之志。客有遺余以春秋總論者。曰。是習春秋者之秘書也。余讀之。灑然有當於余心。雖其論未能一一中的。而卽經類事。以見其始末。使聖人之志。可以捨傳而獨攷。此其爲志亦大矣。惜其爲此書之勤。而卒不見其名也。或曰。是沈文伯之所爲也。文伯名某。湖州人。嘗爲婺之校官。以文字稱。而不聞以經稱也。使其非文伯也。此書可不傳乎。使其果文伯也。人固不可以淺料也。因爲易其名曰春秋比事。鈐諸木。以與同志者共之。

胡仁仲遺文序

五峯胡宏仁仲。故寶文閣直學士諡文定。名安國。字康侯之季子也。文定嘗以春秋一經侍太上皇帝於講筵。又嘗爲之訓傳。其學問所繇來可考矣。聞之諸公長者。以爲五峯實傳文定之學。比得其傳文觀之。見其辯析精微。力扶正道。惓惓斯世。如有隱憂。發憤至於忘食。而出處之義終不苟。可爲自盡於仁者矣。其教學者以求仁終篇之中。未嘗不致意焉。推其文以與學者共之。因文以達其意。庶幾五峯之志未泯也。

鄭景望書說序

余聞諸張橫渠曰。尙書最難看。蓋難得胸臆如此之大。若祇解文義。則不難。自孔安國以下。爲之解者。殆百餘家。隨文釋義。人有取焉。凡帝王之所以綱理世變者。蓋未知其何如也。永嘉鄭公景望與其徒讀書

之餘。因爲之說。其亦異乎諸儒之說矣。至其胸臆之大。則公之所自知。與明目者之所能知。而余則姑與從事乎科舉者誦之而已。

鄭景望雜著序

尚書郎鄭公景望。永嘉道德之望也。朋友間有得其平時所與其徒考論古今之文。見其議論宏博。讀之窮日夜不厭。又欲鋟木。以與從事於科舉者共之。余因語之曰。公之行己。以呂申公、范淳夫爲法。論事以賈誼、陸贄爲準。而惓惓斯世。若有隱憂。則又學乎孔孟者也。是直其譚論之餘。或昔然而今不盡然者。毋乃反以累公乎。其人曰。苟足以移科舉骯骯之文。不根之論。是某等之心。而識者豈必以是而盡求公哉。余不能禁。乃取今上卽位之初。其所上陳丞相書以附於後。余永康陳亮也。

桑澤卿詩集序

予平生不能詩。亦莫能識其淺深高下。然嘗聞韓退之之論文曰。紆餘爲妍。卓犖爲傑。黃魯直論長短句。以爲抑揚頓挫。能動搖人心。合是二者。於詩其庶幾乎。至於立意精穩。造語平熟。始不刺人眼目。自餘皆不足以言詩也。桑澤卿爲詩百篇。無一句一字刺人眼。可謂用功於斯術者矣。劉牢之大小百戰。方爲名將。何無忌從容坐談。而靈寶以爲酷似其舅。一戰而勝。亦略似之。然終非真也。澤卿試問之渭陽。李靖之兵法。旣盡乎骨肉之間。有留行。則人將議其慘矣。

西銘說

伊川先生曰。西銘之爲書。推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分殊之蔽。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無義。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別而迷兼愛。至於無父之極。義之賊也。又曰。西銘仁孝之道備矣。須臾而不於此。是不仁不孝也。西銘之書。先生之言。昭如日星。而世之學者。窮究其理。淺則失體。深則無用。是何也。是未嘗以身體之也。今之言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彼以其分之次第。自取爾。非吾心之異也。取之雖異。而吾心則一。故曰。理一而分殊。以是爲言。則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直應之云耳。而吾心未始有憂喜也。能好人。能惡人。直應之云耳。而吾心未始有好惡也。如鏡納萬象。過而不留者。蓋止於此。而釋氏以萬法爲幻化。未爲盡不然也。將以一之。而終不免於二。將黜異端。而終流於異端。是未嘗以身而體之也。嘗試觀諸其身。耳目鼻口。肢體脈絡。森然有成列而不亂。定其分於一體也。一處有闕。豈惟失其用。而體固不完矣。是理一而分殊之說也。是推理存義之實也。西銘之爲書也。乾爲父。坤爲母。塞天地者。吾之體也。帥天地者。吾之性也。民爲同胞。而物則吾與也。大君爲宗子。而大臣爲家相也。聖其合德。而賢則其秀也。老者視吾之親。幼者視吾之子。鰥寡孤獨者。視吾無告之兄弟。此之謂定分。定其分於一體也。一物而有闕。豈惟不比乎義。而理固不完矣。故理一所以爲分殊也。非理一而分則殊也。苟能使吾生之所固有者。各當其定分而不亂。是之所以爲理一也。至於此。則慄慄危懼而已爾。心廣體胖而已爾。慄慄危懼。畏天也。敬親也。心廣體胖。樂天也。寧親也。違義者自絕也。害仁者自喪也。濟惡者自暴也。惟踐形者爲能盡其道也。

察萬化之所由往。能曲折以述事也。窮至神之所自來。能卓然以繼志也。隱顯如一。可以爲無忝矣。自強不息。可以爲匪懈矣。寡欲所以敬身也。養善所以廣孝也。自盡而有所感通。則生足爲法。不通而無所自盡。則死可無憾。完其固有而歸。則不失其所受。順其正命而行。則不失其所從。達以自遂。窮以自脩。存以自盡。沒以自安。是其心無造次之不存。無毫釐之不體。周流乎定分。而完具乎一理。鳶飛魚躍。卓然不可揜。於勿忘勿助長之間。而仁孝之道。平施於日用矣。極吾之力。至於無所用吾力。然後知西銘之書。先生之言。昭乎其如日星也。

類次文中子引

初文中子講道河汾。門人咸有記焉。其高弟若董常、程元、仇璋。蓋嘗參取之矣。薛收、姚義始綴而名之曰中說。凡一百餘紙。無篇目卷第。藏王氏家。文中子亞弟凝晚始以授福郊。福時遂次爲十篇。各舉其端二字。以冠篇首。又爲之敘篇焉。惟阮逸所注本有之。至龔鼎臣得唐本於齊州李冠家。則以甲乙冠篇。而分篇始末皆不同。又本文多與逸異。然則分篇敘篇。未必皆福郊。福時之舊也。昔者孔氏之遺言。蓋集而爲論語。其一多論學。其二多論政。其三多論禮樂。自記載之書。未嘗不以類相從也。此書類次無條目。故讀者多厭倦。余以暇日參取阮氏、龔氏本。正其本文。以類相從。次爲十六篇。其無條目可入。與凡可略者。往往不錄。以爲王氏正書。蓋文中子沒於隋大業十三年五月。是歲十一月唐公入關。可後攀龍附鳳。以翼成三百載之基業者。大略嘗往來河汾矣。雖受經未必盡如所傳。而講論不可謂無也。然智不足以盡知。

其道而師友之義未成。故朝論有所不及。不然。諸公豈遂忘其師者哉。及陸龜蒙、司空圖、皮日休諸人。始知好其書。至本朝阮氏、瞿氏。遂各以其所得本爲之訓義。考其始末。要皆不足以知之也。獨伊川程氏以爲隱君子。稱其書勝荀、揚、荀、揚非其倫也。仲淹豈隱者哉。猶未爲盡。仲淹者。自周室之東。諸侯散而不一。大抵用智於尋常。爭利於毫末。其事微淺而不足論。齊威一正天下之功大矣。而功利之習。君子羞道焉。及周道既窮。吳越乃始稱伯於中國。春秋天子之事。聖人蓋有不得已焉者。戰國之禍慘矣。保民之論。反本之策。君民輕重之分。仁義爵祿之辯。豈其樂與聖人異哉。此孟子所以通春秋之用者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孟子固知夫事變之極。仁義之驟用。而效見之易必也。紀綱之略備。而民心之易安也。漢高帝之寬簡。而人紀賴以再立。魏武之機巧。而天地爲之分裂者。十數世。此其用具之春秋。著之孟子。而世之君子不能通之耳。故夫功用之淺深。三才之去就。變故之相生。理數之相乘。其事有不可不載。其變有不可不備者。往往汨於記注之書。天地之經。紛紛然不可以復正。文中子始正之。續經之作。孔氏之志也。世胡足以知之哉。經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傳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是以類次中說而竊有感焉。淳熙乙巳十一月既望。永康陳亮書。

龍川文集卷之十五

序

送韓子師侍郎序

祕閣脩撰韓公知婺之明年。以恣行酷政。民冤無告。劾去。去之日。百姓遮府門。願留者。頃刻合數千人。手持牒以告。攝郡事。攝郡事。振手止之。輒直前不顧。則受其牒。不敢以聞。明日出府。相與擁車下。道中至不可頓足。則冒禁行城上。纍纍不絕。拜且泣下。至有鎖其喉。自誓於公之前者。里巷小兒。數十百輩。羅馬前。且泣下。君爲之收淚。告以君命。決不應留。輒柴其關。如不聞。日且暮。度不可止。則奪刺史車。置道傍。以民間小輿。舁至梵嚴精舍。燃火風雪中圍守之。其挾舟。走行闕。告丞相御史者。蓋千數百人而未止。又明日。回泊通波亭。乘間欲以舟去。百姓又相與擁之。不置。溪流亦復堰斷。不可通。鄉士大夫。懼螻蟻之微。不足以回天聽。委曲諭之。且卻且前。久乃曰。願公徐行。天子且有詔矣。公首肯之。道稍開。公疾馳徑去。後來者。咎其徒之不合。舍去。責謂怒罵。不啻仇敵。嗚呼。大官所尊也。民所信也。所尊之劾如彼。而所信之情如此。吾亦不知公之政何如也。將從智者而問之。

送丘秀州宗卿序

嘉禾於今爲輔郡。德意間弗克盡乎。地遠且若何。使君之此行也。於是乎不苟矣。財有隱漏。遺之民斯用。

裕乃欲以括隱漏爲功。使及先王時將安處。吾於使君之行於是乎有感矣。古者用民。歲不過三日。十一而稅。不立意以罔民利。不喜察以導民爭。上下有制。末作有禁。兵不吾蝕。緇黃不吾蠹。使之各力其力。以業其業。休戚相同。有無相通。無告者得伸。而況力能自達者乎。草木不戕其生。而況具耳目鼻口與吾無間者乎。民是用寧。禮義是用興。嘉禾之民。獨不得與於斯時乎。吾於使君之行於是乎有感矣。用裕於上下交窘之時。布信於法禁之所不及。獨無其道歟。於是乎歌以送使君焉。歌曰。父兮母兮。獨古有兮。

送諸生赴補序

今年夏進士旣題名。於是成均闕弟子員。有司將羣四方之士。而擇其可者。而從余游。告余以行者四人耳。問其不行者。則曰。度無道以得之。往將何濟。問其行者。則曰。心知其不可得。直未能免俗耳。余以爲不然。古之君子。盡其在我者。以聽其在命者。得失非吾事也。然旣已應之矣。而謂無心於得。亦豈情也哉。居者勉吾學。而非以畏失也。失亦何害。而吾則未至也。行者竭吾力。而非以志得也。得之固佳。而吾不敢必也。如是而居。如是而行。吾無憾矣。皆曰不敢不勉。已而行者曰。行非居比也。行都英俊之藪。無非可舉事者。有如其不得其門。則終日枵然。誰實食之。其何以自視於居者。余曰。四方之英。余不得而究識者。有爲臨安校官石夫子者。吾友也。子往拜之。虛往實歸。吾待子於此矣。謂盧子曰。子以通爽往。謂陳子曰。子以悃謹往。謂何子曰。子以開警往。此子之資。而非學也。求學於夫子。而不子告者。他日吾將問之。小何子徐而進。曰。準獨遺矣。余笑曰。彼苟不遺。夫二三子者。子則何憂。并以吾之所常言者。而問其當否焉。彼如唯唯。

則告之曰。先生謂我。不得一言。則勿已。五月之朔。書於安齋。

送徐子才赴富陽序

漢法嘗選所表循吏以爲公卿。故郡縣稱治。然其立朝。往往多不稱在郡縣時。豈國家固自有大體。而治道果不可以吏道辦耶。龐士元、蔣公琬不屑意於郡。而謀國有稱焉。當時以爲非百里才。雖諸葛孔明之論亦如此。然則吏道又有出於治道之外者耶。亮自十八九歲。獲從故老鄉人游。故老鄉人莫余知也。而陳聖嘉、應仲實、徐子才獨以爲可。聖嘉之與人交。仲實之自處。子才之特立。皆余之所願學也。晚與一世豪傑上下其論。而三人者。每每不能去心。非直以交舊之情而已。子才又其高明奇偉者。小試輒有聲。諸公爭知之。得邑輦轂下。蓋何足以展其游刃哉。然士之侈然矜奮於一邑者。非有餘也。技窮於此矣。置不復論。則志浮於事。不足法也。事之至者。盡吾心焉。事已而無留吝之意。處小存大。大則不遺於小。此所以隨所遇而嘗有餘。夫治道之與吏道。又焉有二物哉。今天下郡縣固不可爲。而附輦之邑。尤不易爲也。無名難辦之費。巧以取之。民則將誰欺。倚公而豪取之。則民復何罪。況上之人常不自任其責。而責辦於我。民一有言焉。則又委罪於我。而彼若不與知者。子才宜何以處此。楚、漢相距。滎陽、成臯間。蕭何至遣老弱未傅者悉詣軍。可謂無策矣。而高帝稱其有鎮國家撫百姓之功。此果何說哉。平時所以爲民慮者甚周。緩急不時之須。亦爲民計而已矣。未嘗爲民慮也。而行一切之政。以趣辦。民之不戢刃於其胸者。直須時耳。若曰。吾不忍民之至此。或高舉而避之。或閉目搖首。以聽其自作自止。徒以張夫一切趣辦者之勢。則

其罪等耳。此古之君子所以嘗盡心於不可爲之地也。子羔爲費宰。而夫子以責子路者。憂其少未堪事耳。子路乃以爲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此後世英雄豪傑之所以因事增智。諸儒嘗若瞠乎其後。而夫子平時教詔中人以上之辭也。豈所以施之子羔哉。徒禦人以口給而已矣。因吏道之曲折。而得治道之大體。吾獨有望於子才耳。能使亮自是常不去心。則不必歲晏而後論定也。

送吳恭父知縣序

亮兒時聞行。都有所謂太學者。四方之英大抵萃焉。於是新安二吳以文墨妙天下。而季吳獨好使酒任氣。空所有當擲菹一擲。不爲後擲計。而勝負往來。輒達旦未已。遇其倦時。間引惡色自汗。不揖客徑寢。有兒撫一世之心。然而月輒從儕輩較一日短長。儕輩往往口誦心惟。吟哦上下。記憶不少休。試之夕。睫不得交。黎明。裹飯叢入。坐定。心搖搖特未寧。吏持題置之廊柱間。羣起就視。相顧無人色。君獨凝然遙問。儕輩題謂何。已則不復佇思。開卷徑書。筆不留行。率至日中輒辦。出則歌呼如平時。更數日掛名。舉眼皆驚。曰。果吳儕也。爲首選者。他日又曰。復吳儕也。儕輩率畏服之。然嫉之者。至於以爲可殺。而皆不顧計也。久之。得第。尉鄞江。鄞瀕海。海盜出沒。鬼神不可蹤跡。間來掠民家。輒去。朝廷雖宿兵不能禁。君於是微布耳目。盜所至輒知之。單馬徑造。捕者踵至。盜驚謂神。咸拱手疊足死不恨。論功至不可計。君不以屑意。猶得京秩。授饒之安仁。安仁故號冷邑。至則肅吏厚民。薄征緩賦。庫不留一錢。遇有急須。片紙立辦。民熙熙田里間。而商賈之至者如歸。江東壯縣。或愧焉。會旁境大旱。饑民什百爲羣。攫食偷活。惡少年乘之爲盜。勢

駭駭且犯境。州以爲憂。遣兵數百戍之。富民或勸君挈家就避。君奮然曰。吾爲令。顧委命若等。是謂草間求活。吾寧與賊死。況不必死乎。籍丁壯閱之。君馳馬橫槊於其間。聲勢張甚。邑無賴有襲旁境所爲者。法外出新意。殺之以令。皆恐懼縮頸。盜不敢犯。事已則自劾不報。不便者從而媒孽之。部使者一二攜撫出條目以詰君。君慨然曰。吾所爲固自不應法。吾不勝法吏矣。方急時。吾寧能計此耶。今鼎鑊實甘。吏從旁爲答之。持法者猶欲掇拾其不合以罪焉。龍川陳亮曰。成周議能之法。於是不可行矣。犬羊小醜。孩弄中國。如無人。天子赫然不欲赦之。未有以屬也。於是且十年矣。顧不能爲一壯士道地耶。人之有氣力者。亦可嘆也已。余以積憂多畏之餘。遇君爲之捉手起立於其別也。舉酒相屬。嘆離合之不常。而毀譽之相尋而未已也。已而開口大笑曰。是亦何足計較哉。遂行。

送叔祖主筠州高安簿序

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自聖人常本諸人情而爲是言矣。其後始有爲貧之說。仕至於爲貧。而吾道奈何哉。自科舉之興。世之爲士者。往往困於一日之程文。甚至於老死而或不遇。義不能以自行。貧不能以自爲。於其間得尺寸之便。則亦甘心俛首而屑爲之。誠知夫義之所在。而貧或迫其後也。昔者吾之先祖。蓋嘗一躓於科舉。終其身以爲不足復事。而自肆於杯酒之間。而其仲氏。則以爲吾兄之志。是或一道也。屢挫屢奮。窮且老。而其志不休。晚從恩科得一官。冒寒爲數千百里之行。而無懟辭怨色。蓋昔者伯夷羞與鄉人處。而柳下惠至不以袒裼裸裎爲浼。事固有大異不然者。各從其心之所安也。夫天與人每不相值。

參差不齊。苟非得之所以然。能無幾微見於顏面乎。此行亦足以觀公之賢矣。公少而力學。壯而有聞於學校間。計其所得乃如此。又足以見公之心固有所存。而不計其得之如何也。某聞尚書郎芮公。劉公。方將漕江外。芮公固研席之舊。而劉公則素厚某者。大帥龔公之賢。宇內所聞。當不以貴賤尊卑窮達而相忘。而某之師友永嘉鄭公。朝暮來總風憲。曩固嘗加惠於公矣。四公天下賢者。而邑僚則又有劉君子澄。聞其賢舊矣。而張、呂二君子交口而譽道之。往拜四公。退與君上下其論。人生贏糧千里。求天下之賢者。與處而或不遂。此行況味良不惡。度公之志可以少伸。而某方謀葬公之兄。不及從公以行。書以寄劉公。使知天下之士其窮而可嘆者。至於如此。而部使者之權。足以爲時重。殆不可以一律而觀士也。不違故舊。則民不偷。公見芮公。倘或可以出此乎。相對道舊。能不慨然。鄭公之行。徐當寄書。爲某寄聲。劉君。聲求氣應。何以教我。

送巖起叔之官序

陳氏以財豪於鄉舊矣。甫五世而子孫散落。往往失其所庇依。其盛衰相尋於無窮。豈必其人之罪哉。吾叔巖起以未冠之年。慨然有狹鄉閭之志。奮臂出游。往來於江淮之東西。而定居於臨安者。大較餘三十年。諸公貴人。其未達而旅處者。巖起或出力以自效。或終日相與嬉游。不問其官崇卑。一接以恩意。蓋既貴而能相記憶。雖相忘而不見及者。皆所不較也。亮以是知士非有俠氣者。豈能奮空拳以自託其身於一世哉。晚得一官。將就食於廣東部使者之麾下。冒寒挈妻子而行。問其行裝。則曰。我固素手自奮者也。

然世態日異。此行雖我亦憂之。子嘗論交於四方。其何以爲我道地乎。亮因告之曰。四方之豪俊。不鄙而辱與之游者。不知其幾人矣。然自索居以來。黜陟不知。書問斷絕。將何所指名而告語之。亮又力不足者。徒能淳然興懷。姑次第其語。以爲送行序。道逢其與亮游者。出示之。其藐然而無意者。必非與亮游者也。吾叔其勉之。堂堂大國。一行數千里。豈無一英特知義之人乎。使壯士困於泥塗。則其恥有歸矣。淳熙六載冬十月朔。永康陳亮書於恕齋。

送王仲德序

昔祖宗盛時。天下之士。各以其所能自效。而不暇及乎其他。自後世觀之。而往往以爲朴陋。而不知此盛之極也。其後文華日滋。道德日茂。議論日高。政事日新。而天下之士。已不安於平素矣。衆賢角立。互相是非。家家各稱孔孟。人人自爲稷契。立黨相攻。以求其說之勝。最後章蔡諸人。以王氏之說一之。而天下靡然。一望如黃茅白葦之連錯矣。至渡江以來。天下之士。始各出其所能。雖更秦氏之尙同。能同其諛。而不能同其說也。二十年之間。道德性命之說。一興。迭相唱和。不知其所從來。後生小子。讀書未成句讀。執筆未免手顫者。已能拾其遺說。高自譽道。非議前輩。以爲不足學矣。世之爲高者。得其機而乘之。以聖人之道爲盡在我。以天下之事無所不能。能麾其後生。以自爲高。而本無有者。使惟己之向。而後欲盡天下之說。一取而教之。頑然以人師自命。雖聖天子建極於上。天下之士。猶知所守。吾深感夫治世之安有此事乎。而終懼其流之未易禁也。王仲德於亮爲鄰人。少有俊才。不自滿足。翻然往從葉正則學問。盡交永嘉

之俊造。而猶未以爲足也。又將從正。則於吳門。以畢其業。蓋其學日進而未可量。其所成就。夫豈獨異於後生之爲高者。雖頑然以人師自命者。不能銜之而使移也。亮老矣。將賴其鄰以自強於其行也。爲說以先之。其歸也。必有以復我。

送吳允成運幹序

往三十年時。亮初有識知。猶記爲士者。必以文章行義自名。居官者。必以政事書判自顯。各務其實。而極其所至。人各有能有不能。卒亦不敢強也。自道德性命之說一興。而尋常爛熟無所能解之人。自託於其間。以端慤靜深爲體。以徐行緩語爲用。務爲不可窮測。以蓋其所無。一藝一能。皆以爲不足。自通於聖人之道也。於是天下之士。始喪其所有。而不知適從矣。爲士者。恥言文章行義。而曰盡心知性。居官者。恥言政事書判。而曰學道愛人。相蒙相欺。以盡廢天下之實。則亦終於百事不理而已。及其徒旣衰。而異時熟視不平者。合力共攻之。無鬚之禍。濫及平人。固其所自取者。而出反之慘。乃至此乎。三山吳允成。少以氣自豪。出手取科目。隨輒得之。來尉永康。遇事風生。一日。枉車過余。講客主之禮。若見所畏。且語余。子所交皆一世老蒼。至等輩。已第三四行人。葉同年爲我言如此。我家世以官爲家者也。我父自力於官事。而與世爲忤。子盍爲我誦數前聞。而言其所以致此者。余惘然失嘆。意以爲雖知所從來。而不敢言也。自是相與往來如舊故。縱諛其所長。以暴白於一時。雖老於吏道者。亦知敬其人。文章行義。政事書判。並舉兼能。而不可掩。而道德性命之說。政自不相妨也。於其中間。余受無鬚之禍尤慘。而允成亦深察余心。左右

扶持。雖慘不至於極。以此猶相歡而無間也。及其去永康。余將敝其本末。以累其行李。而多病因循。念之耿耿。後三年始克爲之。蓋新天子龍飛之十二月九日也。而允成方俛首於將漕糟丘之職。若新爲吏者。其志嚮豈有窮哉。

贈武川陳童子序

童子以記誦爲能。少壯以學識爲本。老成以德業爲重。年運而往。則所該愈廣。所求愈衆。窮天地之運。極古今之變。無非吾身不可闕之事也。故君子之道。不以其所已能者爲足。而嘗以其未能者爲歉。一日課一日之功。月異而歲不同。孜孜矻矻。死而後已。自古聖人及若後世之賢智君子。騷人墨客。凡所以告語童子者。辭雖各出其所長。而大槩不過此矣。若余少而昏蒙。長不知勉。未老而頽惰。如七八十歲人者。此天地之棄物。而何以語童子哉。童子之資稟特異。而猶記疇昔之所聞所見其略之可言者。蓋闕黨童子。聖人旣與之周旋矣。以其求速自見者。而有疑於異時之遠到。故孺悲則辭而不見。將以警策之也。後世諸賢。其於童子。豈能有此財成輔相之道哉。而況若余者乎。童子行矣。奇妙英發。不極其所到。未可止也。落華收實。異時相與誦之。

贈樓應元序

往二十五年時。余方學爲語言。求以自見於世。凡世人之文章。無巨細必求觀之。嘗得詩文數紙。清麗不凡。近而所以鳴其窮者亦甚至。曰是樓君民範之所作也。已而又識其人於路西陳氏。端愿自戢斂。若不

與一世較是非長短者。余心念之。其後二十年。有衰經而奉書過余於蕭寺。發而讀之。善自道說其所能。亶亶然將爭長於士林中。則曰。是民範之子也。民範今死矣。嗟乎。仲民範之屈者。其殆是乎。留與共學者。一年而後去。三四年間。時節必一來。出其文。方進而未已者也。且言身窮不足恤。有母無以爲養。則不如無生矣。況欲卒業以終父之志乎。余悲之。夫一有一無。天之所爲也。哀多增寡。人道之所以成乎天也。聖人之惓惓於仁義云者。又從而疏其義曰。若何而爲仁。若何而爲義。非以空言動人也。人道固如此耳。余每爲人言之。而吾友戴溪少望獨以爲財者人之命。而欲以空言劫取之。其道爲甚左。余又悲之而不能解也。雖然。少望之言。真切而近人情。然而期人者。未免乎薄也。若余之所以爲樓子計者。非不知少望之言爲可畏。亦期人以厚而已矣。

贈術者宣顛序

宣顛論命多奇中。而不出於鄉閭。彼初不知當今公卿之爲何人。執政侍從之爲何官。人之善惡。時之向背。皆所不知也。余聞其論余命之禍福多矣。而不識其人。一日款門。謂余命來年當稍異於舊。余因以朝之貴人及平生故舊之命俾推之。言其禍福多與吾儕之私意合。獨論羅春伯。章德懋。葉正則必作宰相。彼未識宰相之爲何官。而其言若此。亦異矣。中不中皆未可知。而天運果能與人意合乎。又自言歲之十月必死。不死亦止活五年。俾其子持以爲驗。余爲書之。而葉正則偶然過門。一見而笑曰。世寧有是事。而子信之乎。余以爲人自分必死。而獨斬於一言。亦大非人情矣。

贈術者戴生序

括蒼劉夢求未嘗得邵氏先天數。而知人休咎。如數一二。說人冥昧中事。如燭照而面詰也。或曰。有術。或曰。是有神焉。余皆不得而知。要之先事者。獨得無感於此乎。劉術行於三衢。今遂爲衢人。士大夫之過衢者。以不問夢求易卦爲恨。余聞有戴姓。童姓之在衢者。得夢求之術而精焉。戴生挾其術寓於外家。余與鄭景元招而問之。其言目前事。殊駭人聽。至論其遠者。多爲余言禹。孟子事。夫大禹之功。孟子之德業。余平生之夢寐在焉。而恨其身之不可企也。神以是而戲我乎。亦戴生竊有聞焉。而見戲乎。一家小大皆欲從生問禍福。而生乃欲與余論一紀事。恐其見戲之過。則余無以堪也。姑以余字先焉。士大夫之欲從而問一紀半紀者。皆當留字於此以爲信。

後杜應氏宗譜序

應自周武王之子封於應。以國爲氏。其子孫散處。殺函。瀍洛。世業有光。漢有曰曜。隱淮南山。時稱商山四皓。不如淮陽一老。曰邵。篤學博覽。著漢官儀。刪定律命。獻帝朝。拜太尉。魏有曰瑒。瑒。昆季並以文學貴顯。三入承明。宋有曰文臣。任中散大夫。右文殿脩撰。隨高宗南渡。占籍永康。遂爲永康人。子子和。登孝宗淳熙中進士第。題詩有三紅之句。時號三紅秀才。刺郡至觀察使。掌中軍都督府事。其子贅居東陽。葛府傳二世。至大六諱莊同。兄大五諱書。始自葛府復永康。大五居縣西三里頭。大六督居後杜。杜氏生三子。文中文正。行曾。曾傳端。端傳昌。派自中散東遷。凡七世。士珪則端行。字德璋。登宋咸淳中解榜。官至廣東廉

訪司副。以才名著稱。嘗勸其先世汴譜無聞。且懼來裔迷厥所出。乃肇自中散至大六。凡五世。又斷自大六爲後杜始祖。至昌一。凡若干世。定爲一帙。本末源流。鑿鑿不紊。可謂尊祖烈矣。問徵余序其首簡。余惟世系之不明久矣。昔唐貞觀中。詔溫彥博等撰氏族。首皇族。次外戚。而黃門侍郎崔氏幹爲第三。凡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九十一家。降及五季。舊本殘缺。雖有譜猶無也。世之愚不肖。昧其先世。往往妄引貴族名賢以爲之宗。生悖其親。死誣其祖。良可悲夫。今應氏之譜。尊卑奠昭穆明。簪紱光聯。克稱厥後。所載者皆耳目親擊。豈以杜正倫。郭崇韜。前車之覆。當戒耶。有裨益於名教尙矣。夫表功德。厚親族。制婚姻。明人倫。皆譜乎寓。其可輕而忽之哉。余故序之。匪徒爲士珪告。且以爲應氏後人式云。

龍川文集卷之十六

記

笏記

寤寐英賢。帝心如渴。僥覩富貴。士氣若登。冀十五之得人。而千一之遇主。叨逢則幸。報稱謂何。恭惟皇帝陛下。日照天臨。海涵地負。朋來濟濟。各自奮於明時。網設恢恢。不遐遺於片善。矧咸奔走。翕受敷施。臣等牽連得書。徒採語言之小異。次第就役。孰輸筋力之小勞。仰戴深仁。俯慚微分。

信州永豐縣社壇記

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境內。名山大川。故郊者天子之所專。而社則達於侯國。無問國之大小。雖附庸亦莫不有社。示有所尊也。知所尊。則知所敬。知所敬。則仁愛惻怛之心油然而生矣。南面以臨其民。而無仁愛惻怛之心。是尙可以爲國哉。罷侯置守。則郡邑之有社。固守令之所以起仁敬者也。壇壝苟具。而心不加焉。則民失所依矣。吾友潘友文。文叔之始作永豐也。謁社而壇幾於圯。其旁之屋廢不復構。無以共祀事。顧瞻不寧。卽命工役。整治其壇。一如法式。而爲屋若干楹於其旁。高明邃密。嚴飭備具。是真知所尊矣。稼軒辛幼安以爲文叔愛其民如古循吏。而諸公猶詰其驗。幼安以爲役法之弊。民不肯受役。至破家而不顧。永豐之民。往往乞及今。令在時就役。是執使之然哉。文叔故中書舍人諱良貴之諸孫。少從張南軒。呂

東萊學步趨必則焉。而又方卒業於朱晦庵。是世所謂三君子者。臨民而有父母之心。固其家法當如此。余過永豐道上。行數十里而民無異詞。及見文叔。則歎然自道。說其不能。民與文叔皆可無憾矣。謂余爲三君子所厚。當得文以記脩社之本末。余誠有愧世之務趣辦以爲能者。故道郡邑之所以有社。而文叔之起其誠愛如此。并以諗當塗之有力者云。

義烏縣減酒額記

義烏尉趙君師日以書來曰。邑之課額。惟酒爲重。歲之二月至於八月。養酒以四百石爲率。爲緡錢八千六百有奇。餘爲清酒。猶四千八百緡。乾道初。有宰驅八鄉牙櫃。列之市肆。商賈爭來。醢酤倍入。旣貢其餘於郡。又增歲額一百石。及市易者交病。而官聽其便。獨酒額如故。逋負歲積。以至於不可計。官不得脫。而吏就黥者相望。淳熙十有二載。今資政殿大學士李公之鎮是邦也。究心民隱。諸邑之利病。莫不畢達。師日實具本末以告。公惻然曰。民何以堪乎。吾嘗備數政地。日接玉音。未嘗一日不在民也。使一縣至此而若不聞。吾爲負其上矣。立命減養酒額一百石。每石爲減舊額一緡。清酒月減二百緡。又蠲其舊逋幾萬緡。一邑自是獲蘇。官逃其責而民安焉。酒額歲不虧一錢。而郡縣交便之。公之盛德在民爲甚深。邑民將立公生祠於星祠之東。而朝暮奉事。師日在邑僚之底。而獲於大惠。不勒其事於石。烏保異時之額不增。非所以自我公之惠於無窮也。願屬筆於吾子。以諗來者。亮竊嘆醢酤之興。本以佐軍旅之用。而其實則使民不得自便於酒。猶未戾於古者禁民飲之義也。其後設計巧取。而始專於利矣。今郡縣之利。括之殆

盡能者無所用其力。惟酒爲可措手。而一縣之計實在焉。又從而括之。則縣不可爲矣。剝床及膚。其憂豈不在民乎。今天子之於民。獨公爲深知之。而吾州最爲受其賜。獨諸邑之逋。吝公帑之出。而一以與民。凡民苗米之不及斗。帛不及尺。綿不及兩者。悉代輸之。仁聲載路。是固所以宣天子之德意。而入民之骨髓也。寧酒而已乎。上方圖任舊德。與之共政。卽日旋歸。吾州不得久私其惠矣。雖使世之名能文者。不能執筆以盡公之美也。願以屬諸陸沈無所比數之人。顛倒脫落。無以滿邑民之望。不將歸其咎於君乎。師曰。不然。吾二人皆將牽連託公以自見者也。亮又笑辭。

普明寺置田記

永康接台處之衝。而婺之屬邑也。繇縣治東北行。滿五十里。衆山回環。若蹲若伏。其名曰龍窟。疑取象於山以名也。然其西三數里。有所謂龍鬪坑者。龍真有窟於此乎。商周而上。其地未通於中國。宜亦何所不有。事不經見者。有無皆不可以意斷也。陳氏之居。在龍窟之南五里。耳目所及。蓋八九世矣。自吾祖始徙居龍窟。徙未十年而生余。余家之西北。有寺曰普明者。實據其地之勝處。余少長。往往多讀書山中。訪寺之始末。以爲興於梁大同間。而不能詳也。然田無三十畝。余猶及見其有僧四五十人。其役稱是。則藉丐施以活。其來非一日矣。爲釋之徒。丐施固其職也。然環寺之居民。歲以供寺者。自昔不知其幾。而僧之歲幹寺事者。偶失支梧。至無椽瓦。以自庇。僧與民豈不兩病乎。余以爲使一僧有田十畝。彼固不能耕也。歲藉一夫耕之。則一夫反資僧以活。計田之所出。猶足以及僧之所役。是一僧不復爲居民之費。而三夫共

飽於十畝也。使天下之僧皆如此。雖不耕而民瘳矣。王政既已廢壞。釋老之徒。固不必盡惡也。豈惟罪不在彼。而天下之人。豈皆自耕而食乎。始余所見寺僧四五十人。今其存者七八人耳。合新度者不及三十人。有田三百畝。則可以安坐而自遵其教矣。因與僧如靖。允禧。謀撥捨寺之遺餘。漸置田以百畝爲準。他日當有嗣其事者。不必盡出於我也。靖以醫游井邑間。甚有恩意。又甚盡心於此寺。鄉之長者。以其名聞之縣。使爲寺主首。未三年間。已有田二十畝。而靖死。今計寺之所有。又足以得三十畝。而庸僧無遠慮。人自爲說。未幾。禧又死。余將使之以東。如瑋之微。時濟。懷順者。合辦之。故具記其事。使知自宇宙而有茲山。自梁而有茲寺。自余而後有田。經始於靖與禧。而叶成於此五人者。亦以見買田之議。非溺於因果。而出於天下之公心也。田畝以次列之碑陰。與凡割施者。悉附見其姓字云。

普明寺長生穀記

昔者先王居民之制。固使之交相養。而非欲其截然而各立也。井邑之間。有無相通。緩急相救。是以疾病死喪。民無遺憾。鰥寡孤獨。天有全功。此治道之極。而聖人之所以贊天地之化育者也。及至後世。於民之中。又有爲釋老之徒者。壞形惡服。不耕不蠶。以自枯槁於山林。而求識其所謂心性之本根者。故其勢不能自衣食。而衣食於人人。亦樂衣食之而不厭。而釋氏於衣食之餘。尤好窮其侈心。以致其莊嚴之說。儒者因是而力排之。以爲斯民之蠹。至欲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以行吾聖人之常道。不獨其徒之不可化。而斯人常有不忍之心焉。溺於其說者。因以爲其道當與吾聖人並行。雖有識者。亦以爲並行而不悖也。

彼其乘王政之廢壞。而駕其說於中國。使其徒出入於井邑之間者。蓋千有餘年於此矣。一日斥而去之。於人情固有所不忍。而四民之中。莫貴於士。自後世之爲士者。百家衆說。猶或雜出於其間。則亦何惡於釋老之徒也。使夫有無相通。緩急相救。苟不至於窮其侈心者。豈不足以自附於先王井邑之義乎。始普明方創議買田。僧允禧復爲如靖謀。從富人乞穀三百石。貸之下戶。量取其息。以爲其徒目前之供。而鄉之長者黃君處仁。胡君勳。汀州戶曹胡君樟。呂君師愈。慨然捐穀若干。以倡其餘。而余亦與焉。事方就緒。而黃君與靖相繼下世。黃君之子浦城主簿公槐。與其弟某實成君意。曰。吾不欲死其先人也。夫乞穀於富人。而取息於下戶。以供其山林之枯槁者。則三者各得其稱。是真有先王井邑之遺意。而又欲執王政之詳。一二以律之。徒以起斯人不忍其廢壞之心。吾未見其有補於吾道也。四君與凡捐穀之姓字。與其穀出入之約束。具列之碑陰。姑道余之所以相此寺之本意。以發千載之一嘆而已。

重建紫霄觀記

道家有所謂洞天福地者。其說不知所從起。往往所在而有。然余觀世人之奔馳於耳目口腹之欲。而顛倒於是。非得喪利害榮辱之塗。大之爲天下。淺至於鐮銖。率若蟻鬪於穴中。生死而不自覺。宜其必有超世而絕去者。當於何所居之。則洞天福地。亦理之所宜有。大較清邃窈深。與人異趣。非可驟至而卒究。故君子常置而弗論。余居之南凡二十五里。而得洞靈源福地焉。川壑平衍。居民錯雜。又近在驛道之旁。非有所謂窈深不可尋究者。中有觀曰紫霄。茂林脩竹。大抵皆道士手植。以自蔽。亦非其地本然也。考其圖

志皆缺裂不全。其說以爲梁氏望此山有王氣。掘其地。蓋雙鶴騰飛而去。山川深長。袤遠猶懼其氣之不足。王是區區者。亦足以勞有國者之思慮乎。又言其傍有僊人煉丹之所。大同間始爲觀。依焉。而錢氏有國時。嘗崇奉而脩起之。水部員外郎陳矩記其事曰。清泰三年。後唐廢帝之年號也。五代之際。天下分裂。錢氏據兩浙。自王。然猶倚中國以爲重。當是時。貨財干戈。一日不自整齊。則四鄰爭得窺伺其國。兩浙本非寬廣閒暇。而道家方脩土木之工於其間。晏然無異於平時。豈真有所謂靈異足以動人耶。何其地之不稱也。本朝混一區宇。是觀因以不廢。而焚毀於宣和庚子。微細之盜。盜平無尺椽片瓦。可爲庇依。道士結茅以居。相與儉三門於其前。使人有所觀仰。而三清未有殿也。知觀事劉居靖。自初得度時。以殿之役爲最大。而經始焉。其後乃建堂說法。爲殿以崇奉聖祖。翼以兩廡。而齋堂庫宇。鐘臺藏室。庖福之所。及若道家所宜有者。無不略備。殿之西偏。則有明牕淨几。以自啓處。道經儒書。更閱不休。而文墨琴棋。皆所不廢。客至。蕭然終日。忘其爲驛道居民之爲可厭也。方山川未通。居民未多。林木陰翳。禽獸麋鹿。出沒於其間之時。其靜深。當不止今日。而超世絕去者。豈必其不樂此。所謂洞靈源者。其幾耶。地之變遷。觀之興廢。與其人之勤勞相望。居靖願得文以紀。而余不足賴也。

北山普濟院記

金華固多佳山水。而游者往往依浮屠老子之宮。以窮其足力之所至。其所不能至者。宜其遂爲樵夫牧子所私。高人逸士。因得以自混於其間。而天巧有非人力之所能盡發者。梁劉孝標以不合當世。棄官居

金華北山。今其故居。是爲清脩院。蓋嘗遡流緣磴。欲以盡發山水之奇。結廬紫微巖。吳會人士多從之。學巖有石室。因以爲講書之堂。所謂劉先生講堂是也。至今其山號講堂原。而陳隋及唐泯然置之不問。周顯德二年。吳越王始建寺於巖麓。曰九龍。本朝慶歷六年。郡守關公嘗命河南許歸以氈筆書紫微巖巨字。鑊之石。治平二年。又改賜普濟院額。山之僧因陋就簡。日底於廢。參知政事蕭公燧繇從橐來爲此邦。以僧奉欽爲才。命往主之。奉欽能銖積寸累。服勤不懈。佛殿法堂。建如程式。敞二門於前。而翼以兩廡。庫堂藏室。罔不略備。翰林學士洪公邁還其甲乙住持之舊。免其諸般科買之擾。以厲其成焉。今太守秘閣殿撰趙公師揆染寺額以張大之。然後此山之勝。不復爲樵夫牧子所私。而劉氏講堂。亦因寺以著。愛金華山水者。於是可無遺恨矣。以奉欽一力。而能有功於幽勝如此。天下而各用其力。則事功寧有旣耶。奉欽以寺記爲請。聳然爲書以授之。

元寶觀重建大殿記

東陽縣之南四十里。有觀曰元寶。世傳齊人陳元寶捨宅爲之。因以名云。宣和劇盜之火。觀爲煨燼。則其里陳君嚴始建。所謂北極殿者。大夫徐君端記其事頗異。大夫名下一字。實吾先祖之諱。今不復具。嚴弟仕澄。字彥清。自力家事。積貲殆且巨萬。志不在於積也。而洩之里閭親舊之惠爲未足。乃泄之觀焉。三清有殿。殿有廡。合以三門。而觀儼然矣。皆彥清之爲。而紹興之二十一年也。未幾。殿盡於蟻。彥清之子德佐過而動心焉。思與諸弟協力成之。使其父之志與殿俱存。而主觀事葛元度併以風其諸子曰。先志今何

如欣然捐金合百萬先之。元度先建道藏一所。爲民祈福。禱請如響。其積亦頗夥。并傾私囊。募衆緣以建其事。殿未成而元度死。其徒胡大雲繼之。猶藉德佐之弟德先。德高以自助。用財合一千萬。役人之力凡萬五千。經始於淳熙辛丑之春。落成於甲辰之冬。宏壯偉麗。一切視彥清在時。遠近合觀。起敬增嘆。道家之有殿以奉三清。其教然也。三教之興廢有時。而本末宏闊。源流深長。非百世聖人不能定。則脩舊起廢。固其徒之事也。彥清兄弟皆有財力。可以自馳騁於世。而本朝出仕惟兩塗。故其才獨自豪於鄉。其明效大驗。亦不遺餘力。而乃見所謂兩殿者。殿之隨廢。又藉元度以起之。亦可歎也已。元度善自興其教者。而敢愛其力而自納於廢棄。殿成而胡大雲亦死。相與成就其殿之凡役。彥清幼子疆亦從而相之。旁觀多陳氏。其詳雖不可攷。宜其爲元寶不可知。孫子一念之烈。泄於七八百年之後者。猶如此。天下事其有不成於志念之烈者乎。疆與道士合辭以記爲請。諾之。閱二年矣。因以寓余之所感云。

題跋

書類次文中子後

以中說方論語。以董常比顏子。與門人言。而名朝之執政者。與老儒老將言。而斥之無婉辭。此讀中說者之所同病也。今按阮氏本。則曰嚴子陵釣於湍石。爾朱榮控勒天下。故君子不貴得位。龔氏本則曰嚴子陵釣於湍石。民到于今稱之。爾朱榮控勒天下。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故模倣論語者。門人弟子之過也。龔氏本曰。出而不聲。隱而不沒。用之則成。舍之則全。阮氏本則因董常而言。終之曰。吾與爾有矣。故比方

顏子之迹。往往過多。內史薛公使遺書於予。予再拜而受之。推此心以往。其肯退而名楊素諸公哉。薛公謂予曰。吾文章可謂淫溺矣。予離席而拜曰。敢賀丈人之知過也。謂其斥劉炫。賀若弼而不婉者。過矣。至於以佛爲聖人。以無至無迹爲道。以五典潛五禮錯爲至治。此皆撰集中說者抄入之。將以張大其師。而不知反以爲累。然仲淹之學。如日星炳然。豈累不累之足云乎。姑以明予類次之意如此。

書文中子附錄後

文中子世家。阮氏本以爲杜淹撰。龔氏本則曰福獎。福獎。福郊也。今雖不可考。而世家不可不錄。故存其錄而去其人。房。魏論禮樂事。出於福時所錄。雖其間語言不能無飾。然參考太宗與諸公經營當時之事。宜必有此。今備存之。重去其舊也。以余觀之。魏徵。杜淹之於文中子。蓋嘗有師友之義矣。如房。杜直往來耳。故嘗事文中子於河汾者。一切抄之曰門人弟子。其家子弟見諸公之盛也。又從而實之。夫文中子之道。豈待諸公而後重哉。可謂不知其師其父者也。關子明之筮。同州府君實書而藏之。備其本末者。亦福時也。世往往以其筮爲怪。易有理有數。數出於理者也。得其理。足以知百世之變。明其數。足以計將來之事。而又何怪焉。如子明之論人謀天命。有後世儒生之所不及知者。文中子家世之明王道。子明蓋有助焉。龔氏安得以私意易之哉。故存此三書。曰文中子附錄。

書伊洛遺禮後

伊洛遺禮。其可見者。惟婚與喪祭。僅存其一。二。今以附諸補亡之後。夫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補

亡所集。集其義也。苟精其義。則當時之所參定者。尙可考。而缺裂不全之制。豈必以是爲尊哉。記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存其可見者。以惜其不可見者而已。

書伊川先生春秋傳後

伊川先生之序此書也。蓋年七十有一矣。四年而先生沒。今其書之可見者。纔二十年。世咸惜其缺也。余以爲不然。先生嘗稱杜預之言曰。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壓而飭之。使自趨之。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先生於是二十年之間。其義甚精。其例類博矣。學者苟精攷其書。優柔壓飭。自得於言意之外。而達之其餘。則精義之功在我矣。較之終日讀其全書。而於我無與者。其得失何如也。

書歐陽文粹後

右歐陽文忠公文粹一百三十篇。公之文。根乎仁義。而達之政理。蓋所以翼六經而載之萬世者也。雖片言半簡。猶宜存而弗削。顧猶有所去取於其間。毋乃誦公之文。而不知其旨。敢於犯是不韙。而不疑也。初天聖。明道之間。太祖。太宗。眞宗。以深仁厚澤。涵養天下。蓋七十年。百姓能自衣食。以樂生送死。而戴白之老。安坐以嬉。童兒幼稚。什伯爲羣。相與鼓舞於里巷之間。仁宗恭己無爲於其上。太母制政房闈。而執政大臣。實得以參可否。晏然無以異於漢文。景之平時。民生及識。五代之亂離者。蓋於是與世相忘久矣。而學士大夫。其文猶襲五代之卑陋。中經一二大儒起而麾之。而學者未知所向。是以斯文獨有愧於古。天子慨然下詔書。以古道飭天下之學者。而公之文遂爲一代師法。未幾而科舉祿利之文。非兩漢不道於

是本朝之盛極矣。公於是時獨以先王之法度未盡施於今，以爲大闕。其策學者之辭，懇懇切至。問以古今繁簡淺深之宜，與夫周禮之可行與不可行，而一時習見百年之治，若無所事乎此者，使公之志弗克遂伸，而荆國王文公得乘其間而執之。神宗皇帝方銳意於三代之治，荆公以霸者功利之說，飾以三代之文，正百官，定職業，脩民兵，制國用，興學校，以養天下之才，是皆神宗皇帝聖慮之所及者。嘗試行之，尋察其有管晏之所不道，改作之意，蓋見於未命，而天下已紛然趨於功利而不可禁。學者又習於當時之所謂經義者，剝裂牽綴，氣日以卑。公之文雖在，而天下不復道矣。此子瞻之所爲深悲而屢嘆也。元祐間始以未命從事，學者復知誦公之文，未及十年，浸復荆公之舊。迄於宣政之末，而五季之文靡然遂行於世。然其間可勝道哉！二聖相承，又四十餘年，天下之治大略舉矣，而科舉之文猶未還嘉祐之盛。蓋非獨學者不能上承聖意，而科制已非祖宗之舊，而況上論三代，始以公之文。學者雖私誦習之，而未以爲急也。故予姑掇其通於時文者，以與朋友共之。繇是而不止，則不獨盡究公之文，而三代兩漢之書，蓋將自求之，而不可禦矣。先王之法度，猶將望之，而況於文乎？則其犯是不臧，得罪於世之君子而不辭也。雖然，公之文雍容典雅，紆餘寬平，反覆以達其意，無復毫髮之遺，而其味常深長於意言之外，使人讀之藹然，足以得祖宗致治之盛，其關世教豈不大哉！初，呂文靖公范文正公以議論不合，黨與遂分，而公實與焉。其後西師旣興，呂公首薦范富、韓三公，以靖天下之難。文正以書自咎，歎然與呂公戮力，而富公獨念之不置。夫左右相仇，非國家之福，而內外相關而不相沮，蓋治道之基也。公與范公之意，蓋如此。當是時，雖

范忠宣猶有疑於其間。則其用心於聖賢之學。而成祖宗致治之美者。所從來遠矣。退之有言。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故予論其文。推其心存至公。而學本乎先王。庶乎讀是編者。其知所趨矣。

書家譜石刻後

陳氏得姓。所繇來甚詳。今不復載。自太丘長以來。遠既渡江。其後中微。霸先用以爲陳。歷歷可考。及唐末五代。比於皇朝之初。陳氏散落爲民。譜不可繫。今斷自我七世祖始。從所逮聞也。自我皇祖若諸從兄弟。歲時祭祀。有所謂軍陣者。次尹兒時不得問。今莫可質。猶記湖州尙書一人。以待博聞者參考。

書職事題名後

賤奏一局之具眼。掌計一局之司命。題名小錄。利害通涉始末。而司膳雖若碎煩。亦有關係。蒙恩來此。蓋久而後知之。四海九州之人。邂逅而爲同年。士大夫薦吾所不知者。亦當分其能品。以爲言。庶幾各識其職云耳。

書趙永豐訓之行錄後

太史公論婢妾之引決。出於計畫無理之甚。而英雄俯仰以全一死者。將以有爲也。而孟子論義有重於死。雖聖賢不得而避。人固難於一死。而一死之難。又如此。國家遭陽九之厄。能以死拒虜者。固自有數。而禁卒內潰。人不知義極矣。身爲宗室。以當百里之寄。不愛一死。以明大義。此聖賢所不得而避者。其死豈不壯哉。方天下太平。天子有事邊功。使守在四夷。而公獨知其爲禍亂之萌。及金虜剪中國如枯槁。公又

欲率義師以沮遏其鋒。推公之志而揆公之才。固非自分於一死者。義之所在。不約而自隱。其中之所存耳。此天下之所知。而人之所以向其子孫者也。張巡之死。義豈不明甚。而猶有待於韓、李之秉筆者。朝廷之旌死節不踰時。豈待人言而後明哉。殆未請耳。天人報應。尙墮渺茫。上下融合。實關激勸。天下士固不少爲趙公設也。公之孫彥櫛出其始末以示亮。因書以歸之。新天子龍飛之十日也。

書林勳本政書後

右林勳本政書一十卷。比較二卷。徐宗武得之鞏氏家。勳嘗游宦廣中。蓋紹興初容州所刊本也。勳爲此書勳矣。攷古驗今。思慮周密。世之爲井牧之學。所見未有能易勳者。顧其間將使隸農耕良農之田。納租視其俗之故。經賦出於良農。而隸農出軍賦。疑非隸農所利。又使他人得以告地之可闢者。而受其賞焉。有趨利起爭之漸。疑非王政所當出者。一人之智。而思慮小小不中。不足怪。大要歸於可行。則補其不及。行之者之責也。顧余有所甚疑者。古者王畿千里。定爲六鄉六遂。而祿地公邑所占之地。宜倍千里之間。開方計之地。所未盡者。宜尙多有。蓋王政寬大。納民於其間。不用一律以齊之。則制度雖密。人不思裂去。法可長守。而經數嘗齊矣。漢之民田。固已無制。大略計之。邑居道路。山林川澤。羣不可墾。蓋居三分之一。又有所謂可墾不可墾者。居其四分之一。而定墾田直十五分之一耳。蓋雖漢法。不能盡數以齊之也。今勳欲舉天下而用一律以齊之。無乃非聖人寬洪廣大之意乎。疑亦非民之所甚便也。今宜於山林川澤。邑居道路之外。以三分計之。定其一以爲經數。起貢起役起兵簡教之法。悉如勳所定。以其二爲餘。夫

間田及士工賈所受田。凡朝廷郡縣之官。皆使有田。參定其法。別立一官掌之。并使其屬以掌山林川澤。大爲之制。使民得盡力於其間。而收其貢賦。以佐國用。以蘇疲民。則經數常齊矣。立政以公。而示天下以廣。則民不駭。而政易行。然後勸所定之制。可以一定而不易。庶幾勸之志也。雖然。事不習熟。則人之視聽。易以驚動。驟而行之。非成順致利之道也。勸之書至矣。要豈人之視聽所常習者乎。非其所常習。雖用勸。三年頒降之說。猶恐不能無動也。夫成順致利之道。易所載十三卦。聖人蓋用此道以開天地而立人極者。自漢以來。英雄特起之君。亦必用是以有爲。惟其一變之餘。安之而不思其所以善其後。此後世之所以治亂不常。而古道卒不可復也。勸之書。可用於一變之後。安得其人以開其先者乎。要非察古今之變。識聖人之用。而得成順致利之道者。不能知也。然則余之刊勸書。所望於世之君子。蓋甚厚。

題喻季直文編

烏傷固多士。而稱雄於其間者。余熟其四人焉。蓋非特烏傷之雄也。喻叔奇於人。煦煦有恩意。能使人別去。三日念之。輒不釋。其爲文。精深簡雅。讀之愈久而意若新。何茂恭目空四海。獨能降意於一世豪傑。而士亦樂親之。其文奇壯精緻。反覆開闔。而卒能自闡其意者。陳德先舉。一世不足以當其意。而人亦不願從之游。然其文清新勁麗。要不可少。喻季直遇人無親疎貴賤。皆與之盡。而於余尤好。其文蔚茂馳騁。蓋將包羅衆體。而一字不苟。讀之。響響而無厭也。而四君子者。尤工於詩。余病未能學也。然皆喜爲余出。余亦能爲之擊節。余窮滋日甚。索居無賴。時一作念。顧茂恭之骨已冷。而三山相去踰千里。德先季直雖宿

春可從其游。而出門輒若有繫其足者。喻行之。牧之出季直舊文一編示余。益然觀之。如得所未嘗。茂恭死。其文益可貴重。而子弟亦珍惜之。欲求一字不可得。得吾季直之文。便如茂恭在日。昔余嘗讀茂恭之文。而面歎曰。九原不可作。歐蘇姑置勿論。如世所謂六君子者。公將何愧。茂恭油然而笑。蓋以爲能知我者。幽明異道。每念此意。爲之索然。今將求厭足於季直耳。

跋焦伯強帖

寶元、康定之間。本朝極盛之時也。諸公巨人。踵武相接。天下毫髮絲粟之才。皆得以牽連成就。況若伯強之卓然能自見者乎。其於骨肉書翰之間。恩意藹然。蓋非其異行也。魯多君子。而宓子賤稱焉。事衰世之大夫。友薄俗之士。雖豪傑拔出之才。猶懼其不免。是以君子論其世也。

跋米元章帖

本朝詩文字畫之盛。到元祐更無着手處。元章以晚輩。一旦馳驟諸公間。聲光燁然。此帖亦可窺一斑乎。淳熙己亥四月之晦。龍川陳亮爲先友之子王晦叔書之。

跋朱晦庵送寫照郭秀才序後

往時廣漢張敬夫、東萊呂伯恭。於天下之義理。自謂極其精微。而世亦以是推之。雖前一輩亦心知其莫能先也。余猶及見二人者。聽其講論。亦稍詳其精深紆餘。若於物情無所不致其盡。而世所謂陰陽卜筮。書畫伎術。及凡世間可動心娛目之事。皆斥去弗顧。若將浼我者。晚得從新安朱元晦游。見其論古聖賢。

之用心平易簡直。欲盡擺後世講師相授流俗相傳。既已入於人心而未易解之說。以徑趨聖賢心地。而發揮其妙。以與一人共之。其不得見於世。則聖賢之命脉猶在。而人心終有時而開明也。其於經文。稍不平易簡直。則置而不論。以爲是非聖賢之本旨。若欲刊而去之者。余爲之感慨於天地之大義。而抱大不滿於秦漢以來諸君子。思欲解其沈痼。以從新安之志。而未能也。然而於陰陽卜筮書畫伎術。凡世所有而未易去者。皆存而信之。乃與張呂異。其於郭叔瞻之能。尤愛而喜之。不厭。豈悅物而不留於物者。固若此乎。抑世所謂畫師之能。皆未能窺叔瞻之心地。而不可棄乎。故余於叔瞻無舊故。而爲諸公道其所長。不容已。亦因以見秦漢以來諸君子。猶煩新安之刮剔。而後聖賢之心事可得。而盡白也。叔瞻力求余跋。因敘其本末如此。試以呈似新安云。

書作論法後意與理勝

大凡論不必作好語言。意與理勝。則文字自然超乘。故大手之文。不爲詭異之體。而自然宏富。不爲險怪之辭。而自然典麗。奇寓於純粹之中。巧藏於和易之內。不善學文者。不求高於理與意。而務求於文彩辭句之間。則亦陋矣。故杜牧之云。意全勝者。辭愈樸而文愈高。意不勝者。辭愈華而文愈鄙。昔黃山谷云。好作奇語。自是文章一病。但當以理爲主。理得而辭順。文章自然出羣拔萃。